

現代創作文庫序

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自從「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創作雖已奠定了它的基礎，但它的讀者至今還被限制在所謂小知識份子羣裏。一般遺老遺少固然不屑看它，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却也「不能」看到它。

這一個事實遂使新文學創作物的發行可憐到平均每種印不過三千，而封神榜，三國志却印行不衰，江湖奇俠傳，啼笑姻緣也都賣到若干萬部！——我們大多數讀者就沉醉在這里面！

把文學送到整個大眾的腦子裏去，這是大眾文學的整個問題。把已經讀封神三國以及「奇俠」，「姻緣」之類的讀者奪取過來，這問題的一半固然還在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上，而那一半，却未始不是出版上的問題了。前邊說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之「不能」看到新文學的創作者，也就有一半是他們根本接受它不到手。

舉例說：一個內地小城市的店員，可以在賣百家姓的書店里買到趙五娘琵琶記，也許可以買到江湖奇俠傳。但買不到吶喊、彷徨——即使書店放出一本來罷，但一見那看不慣的封面，裝訂，也就駭住了，不知是一部什麼天書——再一個「即使」罷，即使他想買了，一看定價：六角，一元，一元半！嚇，琵琶記賣八個子兒一本，這，買不起！

所以，一本書的推銷方法，印刷外形，定價高低對於發行上都有那麼大的影響！站在文學的社會作用上說，忽視這個問題，是不應該的。——一般遺老遺少不管它，那些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中的讀者不該奪取過來麼？

說到這里，我頗贊成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了。我們不管發行者主觀上的作用如何，但它的結果是：第一，推銷的市場擴大而且深入；第二，印刷形式比較接近大眾；第三，價格降低到適合一般購買力。因此之故，有若干翻版的一折書的銷路會超過了原版。這從街頭巷尾的書攤上可以看出。

也就因此之故，我認為新文學創作物要奪取大部份落後的讀者，用一折書的方法來印行，是目前一個最好的手段。

剛巧，書店里也正有這末樣一個需要，為了實驗這一個理想，便答應下這個文庫的編選工作。因為是基於這一理想而出發，編選的方法就不得不以這特殊的讀者——我們所應奪取的讀者做對象而稍有不同於一般的方法了。

第一文庫里二十位作家固然不能包括現代中國整個文壇，但這二十位作家的選定是以他的讀者之多寡來取決的。因為本文庫的最大目的是如上所說在於奪取大多數的讀者。——儘管如此，這二十位作家依然還可以概括了整個中國文壇的。

第二，每一作家的作品並非按其各個創作時代比例選出，而是以其作品對於讀者的利害為標準。如此中所選張資平之作品，偏重於初期，就是為了初期作品比較地少著毒害。魯迅氏的散文偏於近作，也就是為了更有利於讀者。

第三，針對着這特殊的讀者的鑑賞能力，選稿標準就不同於一般。如魯迅集中不選狂人日記及在酒樓上等篇，而選阿Q正傳及祝福之類。

第四，因為這不是代表作選，故各家所選偏重短篇，而少截取長篇。好讓讀者多看些整篇的東西。

第五，每集附有作者的自序或創作經驗之類及編者的題記，這是為了讀者進一步對於該一家其他作品閱讀上參攷的。

第六，為使讀者明瞭某一作家最近的傾向，故作品目錄的編次是以最近的放在前面，倒編上去。而於各家最近諸作亦儘多採選。

計劃是這末計劃了，但編下來的結果，其缺點可更多了：

第一，書店所給的編選時間，前後只有三個月。收集材料就去了一個月。以後兩個月是每三天一

冊，這樣急就編選，是自己不能安心的。

第二，本想借這機會多選些最有利於讀者的作品的。但如丁玲氏之某一部份作品，都買不到。又以同一原因，蔣光慈的集子也就編不出來。

第三，這二十位作家的名單，也不是完全出於編者的意思。

第四，有些作品寫作時代不清，一時又查不明白，編排上就難免有些顛倒。

第五，因為時間急促，選稿不能有長時間的斟酌，連自己的標準有時都難合了。

第六，有許多在再版或其他原因一時買不到的書，未能收齊，致有許多已經選定的作品臨時抽去，更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因為這不過是個實驗，一切都待諸將來補救了。

編者 一九三六，三，一八。

題記

茅盾與M·D·同是沈雁冰氏的筆名。他是浙江人。為中國提倡新文化運動最早之一人。對於新文學之建設，尤其不遺餘力。曾主編小說月報，從事於外國文學之介紹與國內優秀創作之推荐。為文學研究會主腦之一。

北伐前加入政治團體，致力革命，國共分裂後潛返上海，始從事於創作。成功震撼文壇的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沈氏始用茅盾之名以創作問世。

三部曲描寫的是大革命時代中一些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浮沈。為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剪影。極受當時青年的熱烈歡迎。

從此開始了他的創作生活，其創作計有蝕（即三部曲）虹，野薔薇，宿莽，春蠶，三人行，路等。

一九三二年，其描寫上海金融資本家的長篇小說「子夜」出世，文壇交譽，為中國新文學運動

開始以來最偉大的收獲。而茅盾氏亦以此置身於國際作家之列。

子夜以後所作，大半收入其新集泡沫內。另多角關係是個中篇，可視為子夜之續篇。

此集對於其前期（一九二八前後）之作品僅選詩與散文為其代表。最近作亦僅選短文擬浪花及賽會。其餘皆選自子夜時代前後之作。火山上與騷動兩篇自子夜中選出，而曾單獨發表於文學月報的。

編者

現代創作文庫 · 第十六輯 ·

茅盾選集目次

題記.....一

★.....★.....★

幾句舊話.....一

我的回顧.....六

★.....★.....★

小說：

擬浪花.....一一

賽會.....二〇

右第二章.....三八

林家舖子.....六四

春蠶.....一一〇

散文：

火山上·····	一三八
發動·····	一七五
詩與散文·····	二〇五
都市文學·····	二二一
我們這文壇·····	二二四
封建的小市民文藝·····	二三〇
連環圖畫小說·····	二三四
第二天·····	二三八
冥屋·····	二四二
櫻花·····	二四四
★	
★	
★	
★	
自殺與被殺·····	二四七
血戰後一週年·····	二四九
九一八週年·····	二五一

學生·····	二五三
阿Q相·····	二五五
漢奸·····	二五七
五月三十日的下午·····	二五九
★	
★	
★	
★	
我的小傳·····	二六三

幾句舊話

一九二六也許是我不能忘記的一年。因為從這年的元旦起，我的生活起了小小的波瀾。那一天，我是開往廣州去的醒獅輪船的搭客，同伴有五個。

離開學校後，我在某書館充當編輯。我這職業使我和文學發生了關係。但是一九二六年元旦我上了醒獅輪船以後，我和文學的『職業的關係』就此割斷。在輪船上，我寫了一篇南行日記，到汕頭時寄給上海的朋友，我還預備再寫，還預計一個月後回到上海可以多寫，不料既到廣州，我就住下了，不但南行日記無從繼續，簡直的和文學暫時絕緣。

那時的廣州是一大洪爐，一大旋渦——一大矛盾！

到三月二十日，這洪爐，這旋渦，來了一個『爆發』。

四月中，我回到了上海，沒有職業，可是很忙。那時我的身體比現在好多了，往往奔波竟日以後，還

不覺得疲倦，還想做一點自己興味所在的事。於是我就研究中國神話。這和我白天之所忙，好像有『天淵之隔』，可是我覺得這也是調換心力的一法。

同時我又打算忙裏偷閒來試寫小說了。這是因為有幾個女性的思想意識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時正是『大革命』的『前夜』。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女學生或女性知識份子頗以為不進革命黨便枉讀了幾句書。並且她們對於革命又抱着異常濃烈的幻想。是這幻想使她走進了革命，雖則不過在邊緣上張望。也有在生活的另一方面碰了釘子，於是憤憤然要革命了，她對於革命就在幻想之外再加了一點懷疑的心情。和她們並肩站着的，又有完全不同的典型。她們給我一個強烈的對照，我那試寫小說的企圖也就一天一天加強。晚上依然弄古董的神話，可是只想快些結束；白天呢，不論在路上走，在電車裏，或是在等候人來的時候，我的思想常常為了意念中那小說的結構而煩忙。

記得八月裏的一天晚上，我開過了會，打算回家，那時外面大雨，沒有行人，沒有車子，雨點打在雨傘上騰騰地響，和我同路的，就是我注意中的女性之一。剛才開會的時候，她說話太多了，此時她臉上還帶着興奮的紅光。我們一路走，我忽然感到『文思洶湧』，要是可能，我想我那時在大雨下也會捉筆寫起來罷？

這晚回家後我就計畫了那小說的第一次大綱。

就那樣既和文學斷絕了『職業』的關係以後，我又『非職業』的再度和文學發生了來往。

那時計畫下的小說大綱，就是後來那幻滅的前半部材料。從計畫大綱到動手寫，隔開了整整一年。這一年中間，我在革命的洪流裏滾。那『大綱』寫了後就沒有工夫再修改，一九二七年正月我到武漢後就連這『大綱』也忘記得乾乾淨淨，就連我曾經有那樣的『創作衝動』也忘記得乾乾淨淨。

這時的武漢又是一大旋渦，一大矛盾！

而我在上海所見的那樣思想意識的女性也在武漢發現了。並且因為是在緊張的大旋渦中，她們的性格便更加顯露。那時我的工作使我每天一定要接觸許多人，而且一定要有許多時間化在路上——輪渡或洋車，而且有時也要等候人，那時候，我偶然也有『寫點小說罷』那樣的念頭閃過；但是只不過一閃而已，從沒繼續到十多分鐘。因為不但忙，我的身體也不像半年前那麼健康。非到午夜二時不能睡覺，第二天十點多起身後又得會客，又要跑機關，又要開會，什麼不急急務的『寫小說』自然斷了念頭。

終於那『大矛盾』又『爆發』了！我眼見許多人出乖露醜，我眼見許多『時代女性』發狂頹廢，悲觀消沉。我離開武漢，到姑嶺去養病。

襄陽丸的三等艙裏有一個鋪位上像帳幔慢似的掛着兩條淡青色的女裙。這用意也許是遮隔人

們的視線，然而却引起了人們的注視。我於是在這『人海』的三等艙裏又發見了在上海也在武漢見過的兩位女性。她們也是要到九江。從她們嘴裏，我知道了這下水船上有我的許多熟人。於是那一年前寫下而且擱在上海寓所裏的所謂小說大綱又浮上了我的意識。這次因為是閑身子了，就讓這『大綱』在我意識上閃動，閃動。

九江住了半天，就上牯嶺，找定了旅舍後第一件事就是再彈『老調』，好像題目就是牯嶺通信。

雖然是養病，幸而我的病不過是神經衰弱和失眠，我總得弄點事來度日子。尤其是到了山上不滿四天，從漢口一同來的兩個朋友都走了，我獨個兒便想遊山也提不起興致。

那麼正可以試試寫小說了，可不是麼？然而據說寫了字的紙片常常會闖禍，特別在那時候客中。我簡單的行李中却還帶着一本書英譯的西班牙小說家葉瑪科恩的作品。光景這是不會闖禍的，我就翻譯其中的一篇他們的兒子。這無非因為在山上沒事做而又不肯離開這樣空氣好的地方。

剛到山上的時候，熟人很多，一個廬山大旅社幾乎全是武漢下來的遊客。七月杪，他們都分批走了。後來又來了三位，只住一天，就到白雲深處的什麼洞去避鷲。熱鬧過一時的牯嶺，暫時又冷靜了。人在那裏只看見雲霧，外面的世界鬧得怎樣，可不大明白。那時還有兩位相識者留在山上。都是女子，一位住在醫院裏，我去訪過她一次，只談了不多幾句，她就低聲說：『這裏不便說話。』又一位住在『管

理局，「權充了那邊的林太太的『清客』從她那裏我知道了山上世界一個大概。

秋風起後，我就回上海。從亂紙堆裏翻出一年前所記的『大綱』來看，我覺得這大綱不能不大加改削了。

那時候，我坐定下來寫；結果便是幻滅和動搖。

所以幻滅中把三個女性做了主角，不是偶然的。稍稍知道我的生平，但和我並不相識的人們，便要猜想那三位女性到底是誰，甚至想做『索隱』。然而假使他們和我熟識並且也認識我的男女朋友，恐怕他們就會明白那三個女主角絕對不是三個人，而是許多人——就是三種典型。

、並且這三種典型，我寫來也有輕重之分。我注意寫的，是靜女士這一典型；其他兩位，只是陪襯，只是對照。而況我又沒有寫一個真正革命的女性。所以我是應該挨罵的。

五一節一九三三年上海

· 選自創作的經驗 ·

我的回顧

一九二七年九月，我開始做小說，到現在已經整整五個年頭了。五年來，除了生病，（合算起來，這也佔據了兩年光景，）我的精神時間，幾乎完全在小說的構思與寫作。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算是例外。那時並沒生病，却也不做小說；那時，我寫了些學術的（說來自己覺得慚愧）小本子，例如中國神話研究之類；那時候，有幾位朋友勸我專心做小說，不要弄那些『雜著』；他們對我的期望，我很感激。可是天性喜歡東拉西扯的我，並不能嚴守朋友們的規勸，後來我又寫過一些神話方面的雜著，甚至於大胆地論述西洋文學的源流變遷等等。

現在來算這五年工夫的總賬，回頭看看，我不免『汗流浹背』了。雖則朋友們對於我的期望是寫小說，而我在五年來亦已胡亂寫成了一百萬字的小說，可是這些作品當真有點惡惡麼？

我所能自信的，只有兩點：一，未嘗敢『粗製濫造』；二，未嘗為要創作而創作——換言之，未嘗敢忘記了文學的社會的意義。這是我五年來一貫的態度。至於我的觀察究竟深刻到怎樣，我的技術究竟有沒有獨創的地方，那我自己是一點也不敢自信！雖則我常常以『深刻』和『獨創』自勉，我一面在做，一面在學，可是我知道進步不多，我離開那真正的深刻和獨創還是很遠呀！現在已經不是把小說當作消遣品的時代了。因而一個做小說的人不但須有廣博的生活經驗，亦必須有一個

訓練過的頭腦能夠分析那複雜的社會現象；尤其是我們這轉變中的社會，非得認真研究過社會科學的人，每不能把牠分析得正確。而社會對於我們的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那社會現象的正確而有為的反映！每每想到這一些，我異常興奮，我又萬分惶悚；我慶幸我能在這大時代當一名文藝的小卒，我又自感到我漫無社會科學的修養，就居然執筆寫小說，我真是太膽大了！

然而我還是繼續在寫。因為我知道我還沒有老，我的腦神經還沒有硬化，我還能夠學習。每逢翻讀自家的舊作，自己看出了毛病來的時候，我一方面萬分慚愧，而同時另一方面却長出勇氣來，因為居今日而知昨日之非，便是我的自我批評的工夫有了進展，我於是仔細地咀嚼我這失敗的經驗，我生氣虎虎地再來動手做一篇新的。我永遠自己不滿足，我永遠『追求』著。我未嘗誇大，可是我也不敢妄自菲薄？是這樣的心情，使我年復一年，創作不倦。

現在總算寫了一百萬字了，其中有七十萬字是長篇小說。我的創作才能畢竟如何，人家大概早已看了出來，但在我自己，却覺得我的創作活動還只不過開了一個頭。人家問我，那幾篇是我自家得意的作品？我不能回答。雖則無論長篇短篇，我從構思到成篇，從來不敢草率，但是過後再看，沒有一篇是自家得意的。所以我不能回答。但假使把我現在已經發表的作品全部當作我努力上進的『里程碑』來看時，那我倒有幾句話可說。

我的第一次作品是長篇小說幻滅，接着又寫了動搖和追求，也是長篇。第四次的作品創造方是

短篇。這算是我對於短篇小說的嘗試。那時候，我覺得所有自己熟悉的題材都是恰配做長篇，無從剪短似的。雖然知道短篇小說的作法和長篇不同，短篇小說應該是橫截面的寫法，因而同一的題材可以寫成長篇也可以寫成短篇，但是那時候的我笨手笨腳，總嫌幾千字的短篇裏容納不下複雜的題材。第一個短篇小說創造脫稿時，我覺得比做長篇還要喫力，我不會寫短篇小說！

以後我又寫了自殺等四五個短篇。在題材上和技術上都和那創造同屬一類，實在可說是浪費筆墨。一九二九年冬天病後，神經衰弱，常常失眠，已經寫了三分之一的長篇小說虹也無力續完。（這是想把『五四』到『五卅』這一歷史的時期作為背景的，但剛剛寫到『五卅』運動爆發就因為生病而停頓了。）于是我又再試試短篇。這結果就是那篇陀螺了。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見怎樣，在我自己呢，却覺得陀螺和從前寫的短篇有點不同，至少，從前那種『無從剪短似的』拘束侷促，是擺脫了一些了。

但在題材方面，這陀螺還是和創造等篇沒有什麼兩樣。那時我離開劇烈鬭爭的中國社會很遠，我過的是隱居似的生活。我沒有新題材，並且最奇怪的是我那時候總沒想到應用自家親身經歷過的『舊題材』。一九二八年以前那幾年裏震動全世界中國的幾次大事件，我都是熟悉的，而這些『歷史的事件』都還沒有鮮明力強的文藝上的表現。我在幻滅、動搖，以及那未完的虹裏面，只作了部分的表現，我應該苦心心地再處理那些題材。然而寫着陀螺那時候的我，却從沒這樣打算過。似乎因

為自家不滿意那幾部舊作，就連帶地撇開了那些舊題材。另外我還有一種不成理的意見：我以為那些『歷史事件』須得裝在十萬字以上的長篇裏，這纔能夠抒寫個淋漓透澈。而我那時的精神不許我寫長篇。最後一個原因是我那時候對於那些『舊題材』的從新估定價值還沒有把握。自家覺得寫了出來時大概仍是『老調』，還不如不寫。

但是想改換題材和描寫方法的意志却很堅強。同時我又走回血肉鬪爭的大都市上海來了，這是一九三〇年春天。而病又跟着來了。這次是更厲害的神經衰弱和胃病。小說再不能做，我的日常課程就變做了看人家在交易所裏發狂地做空頭，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辦什麼廠，看人家……然而這樣『無事忙』的我，偶爾清早起來無可消遣，（這時候，人家都在第一個夢境裏，我當然不能去看他們，）便也動動筆，二百字，三百字，至多五百字。豹子頭、林冲和大澤鄉等三篇就在那樣的養病時期中寫成了。這算是我第一回寫得『短』。以前的短篇至少也有一萬字光景。在題材方面，我算是改換了，我逃避現實。自然我不缺乏新題材，可是我從來不把一眼看見的題材『帶熱地』使用，我要多看些，多咀嚼一會兒，要等到消化了，這纔拏出來應用。這是我的牢不可破的執拗。我想我這脾氣也許並不算壞！

直到一九三一年春天，我的身體方纔好些。再開始做小說，又是長篇。那一年就寫了三人行，路以及子夜的一半。本年元旦，病又來了，以後是上海發生戰事，我自己奔喪，長篇子夜擱起了，偶有時間就

再做些短篇，林家鋪子和小巫便是那時的作品。題材是又一次改換，我第一回描寫到鄉村小鎮的人生。技術方面也有不少變動，斧創造和林家鋪子一對看便很顯然。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見怎樣，在我自己，則頗以為我這幾年來沒有被自己最初鑄定的形式所套住。我在第二短篇集宿莽的弁言裏有過這樣一句話，「一個已經發表過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難問題也就是怎樣使自己不至於粘滯在自已所鑄成的既定的模型中。」旁的作家怎樣，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嘗過此中味道的。

所以當作我的短短五年的文學生涯的『里程碑』來看時，我就覺得創造，陀螺，大澤鄉，林家鋪子，小巫等篇對於我頗顯得親切了。叩門等三篇隨筆因為也多少可以表示我的面目想起來時也有親切之感。而我也就以這幾篇作為一個選集，應了朋友介紹的書坊的要求。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 選自創作的經驗 ·

擬『浪花』

手頭有一張『定貨單』，是大眾生活社的，今天再也延挨不下去了，不得不從速交貨，可是還沒有材料。翻開大眾生活的創刊號讀完了聖陶兄的一個小浪花，我忽然想道：何不也用這材料謔上幾句話呢？何不借車夫阿二來做主角，搪塞這一回的『定貨』？於是連題目也有了，很現成的三個字——擬『浪花』。這算牠是『序』罷。

茅盾一一四。

這一天是十一月十七日，離開吳先生兌了一百〇五塊錢的銅板，吳夫人兌了一千一百二十圓——三雙的金手鐲，乃至吳府對門李家張媽的號淘大哭，都已經有四十八小時以上的了。

這一天，吳先生上午十點鐘就由車夫阿二『拉』到了『林老伯』家裏。林府上請客，而且飯後說不定還要打幾圈『小麻將』。因此吳先生就吩咐阿二拉了空車回去，到下午四點多鐘再來接他。這一天上午九點鐘光景，吳夫人剛剛上床睡覺。昨夜吳夫人也有應酬，打了一夜的牌，剛剛輸掉了四十八小時以前吳先生兌了一百〇五塊錢的銅板所得的『便宜』。

於是在這一天十一點鐘到三點鐘之間，車夫阿二就歡天喜地的『請假』出去辦點『私事』。

車夫阿二常常有點『私事』。例如一星期前某天下午他也是捉空兒便在吳先生跟前請了三個小時的假，也說有點要緊的『私事』。他這所謂『私事』却是去『搖會』。數目並不多，二十來塊。那是和他同樣是包車夫的趙阿五。今年夏天老婆生了急病的時候朋友合起來的，已經搖過三次，上星期那天阿二搖得了十點，他以為二十來塊錢穩穩得手了，那裏知道趕戲園的小販錢麻子偏偏搖出個十一點，搶了去。

阿二的運氣單就這一件事看來，似乎已經不大那個。而況那天搖了會回來，恰又碰到吳夫人早起床半個鐘頭，已經妝扮好了要出去『應酬』。吳府上人心惶惶正在查問阿二這個人到那裏去了呢！

不過今兒這次『請假』，阿二知道決不至於像上次那樣險些兒鬧個『大亂子』。今兒他的『私事』並沒有『進賬』的希望，倒是『出賬』的。化錢的事不像進錢的事要化那麼多的工夫。

阿二已經有了老婆，並且還有八歲和六歲的兩個孩子，今天阿二的『私事』就是他老婆叮囑過四五次的給孩子們買點布來縫棉衣。

大前天晚快邊阿二拉着吳先生滿市兜轉來充了一百〇五塊的鋼板的時候，阿二早已利用機會在物色他的孩子們的衣料；他比較下來，知道紫陽街一家布店價錢最便宜。他看中了一種印花的洋布，做孩子們棉衣的面子是很『靚』的，還有一種絨布，很白很厚，然而價錢也還相宜。

因為是這麼準備得充分的，所以車夫阿二從吳府出來就直奔紫陽街去。

他到了預先看中的那家布店裏，就從布的『柴堆』——阿二平日在吳府上疊的『柴堆』就跟那布店裏布的陳列式是一模一樣的，指出他所選定的那兩種布，也不再看價目，就帶着一點『嘻嘻哈哈的神氣』說道：

『喂，喂，每樣七尺——這一號花洋布跟絨布。』

『做什麼用的？』一個伙計愛理不理似的走過來問阿二。

『嗨，嗨，小孩子做兩套棉衣，一個八歲，一個六歲。』

阿二回答，還是『一付嘻嘻哈哈的神氣』，並且還用手比了比他那兩個孩子的高低。

『七尺不夠裁，總得八尺呢！』那伙計從『布的柴堆』上挖出那指定的兩種來，又加一句『花洋布一角四絨布一角三』。

『噫！一角四？一角三？』阿二的神氣不能再『嘻嘻哈哈』了；他朝那『布的柴堆』仔細再看一眼，沒有錯，是這一堆而且這一堆裏的這兩段，大前天晚上他記得很準的。他的眼光斜到了那伙計的臉上。『不要弄錯了價錢罷！』

『錯不了的？別家還要賣一角六，一角五呢！』

『可是大前天我看清楚的，是一角和九分，花洋布一角，絨布九分！』

「哦哦——大前天，不錯前天起就漲了價了！」

那伙計回着，又是愛理不理的一付嘴臉了，而且鼻子裏還輕輕一哼。

車夫阿二這可僵住了。他下意識地摸着衣袋裏的兩張一元鈔票——這還是今天他向吳先生「借轉」的下月份的工錢；他算一算，如果每樣買七尺，兩張一元鈔票剛剛夠；他忍不住歎了口氣說：

「算了罷，每樣剪七尺。」

「七尺兩件小衣，八歲的和六歲的，老弟，你不够裁呢！頂少頂少七尺半！」

那伙計忽然和顏悅色起來了，手裏的尺輕輕地敲着那布堆。

阿二一想，也覺得不够；去年他買過，是七尺，然而今年他的兩個孩子又大了不少，高了不少呢，然而去年布店裏的尺還不是「市尺」！他再算一算，剪七尺半一共是要二塊二分多一點，他衣袋裏却只有兩張一元鈔票，此外半個銅子也沒有。然而他還得買棉絮。

「馬馬虎虎，剪七尺，多放半尺罷！」阿二對那伙計慫恿了。

「呀！勸你剪七尺半，也還得熬你半尺，你這才夠裁呢！」

那伙計冷冷地說，就用尺敲着那兩段布，又懶懶地拿起那兩段布往「布的柴堆」上一丟，轉身走開去了。

阿二也非常掃興地走出了那家布店。他懊悔大前天晚上拉着吳先生兌銅板的時候不曾向吳

先生「借轉」兩張一元鈔票買了那兩種布現在只隔了兩天可是同樣的兩張一元鈔票已經買不到同樣多的布而且他的兩位寶貝兒子也決不肯因為鈔票的購買力縮短了就把身材也縮短縮小些！

但是阿二還癡心妄想有這麼一家布店不會漲價。他一路留神看着所有的掛着『大減價』旗幟的布店，他幾乎忘記了三點鐘以前還得趕回吳府去伺候吳夫人的差使。

在轉角上，阿二聽得有人在背後叫他，那正是趕戲園的小販錢麻子。

「阿二！你有沒有現洋現洋錢？」錢麻子把阿二拉在一邊，附着耳朵，鬼鬼祟祟地說。

「錢？難道你上星期剛搖着了會就化光了麼？」阿二的瞪大了的眼睛表示着這樣的意思。錢麻子也立刻懂得這意思，他敲着眉頭一笑，聲音說得更低些：

「現洋錢！你有，我跟你買一塊錢貼你十個銅板。」

「什麼？有買洋錢的？你用什麼來買呢？」阿二更加弄不明白了。

「嘿！嘿！吵得這麼響幹什麼！——用鈔票跟你買呀！一塊鈔票買一塊現洋，再貼他十個銅板——哦，老朋友了，貼你十二個銅板，馬馬虎虎！」

現在阿二不能不明白過來了。他至少已經明白一塊現洋會比一塊鈔票多十二個銅子；要是他衣袋裏的財產是兩塊現洋，那他就可以買得那兩種布，並且還可以買點棉絮。

「咳！沒有！」阿二很傷心地回答了，拔步便走。

他走了不多幾步就想起爲什麼錢麻子要「買現洋」買去又作什麼用？他回頭去看看，錢麻子已經不見了，他只好把這箇葫蘆放在肚子裏。

同時他的思想又轉到了別方面去，他想，回頭碰到對門李家的張媽，倒要告訴她，現洋還是有人要的，她的「三十隻洋」還可以多三百六十個銅子。他又想起老太太箱子裏還有三百塊雪白的現洋，那就會多出三千六百個銅子。三千六百個銅子還是照錢麻子口裏的「市價」呢！

似乎三千六百個銅子這數目太大，阿二想得眼睛裏也冒火了；他不再看布店裏的價錢，很生氣似的就一口氣跑回吳府去。

吳夫人早已穿好了大衣，正在查問阿二。

「快點！快點！我要出去買東西！」吳夫人就坐在包車上，她那高跟皮鞋的二寸高的後跟鬧鬧地敲着踏腳板。阿二連喝一口熱茶的空兒也沒有，拖起車子就再上街去。

跑過了一條街，吳夫人就叫「停住」。她走進了一家洋貨店。

阿二坐在踏腳板上，喘着氣，擦額角上的汗，有兩個人在他身邊走過——「嗒！米價一漲就是半塊！」阿二聽得這麼說。「日常家用的東西那一樣不漲呵！」——又是這麼一句鑽進了阿二的耳朵。阿二抬起頭來正想問一問，可是吳夫人也出來了。

「豈有此理！肥皂也漲上二成！」吳夫人自言自語地就坐上了包車。

「哈哈，太太！這還是存貨，進本小，馬馬虎虎賤賣了的！」

捧着一箱南洋廠洗衣肥皂的伙計陪笑說，便將那箱肥皂放在踏腳板上。阿二愛悞的眼光朝那箱肥皂看了一眼，就拉起車子再走。

這以後，吳夫人又叫停住了三四回。但這三四回，阿二等候的工夫可就多些了；他呆呆地坐在踏腳板的肥皂箱上，或是沒精打采站在車旁的時候，只聽得來來往往的過路人全是議論着『日常家用東西』漲價的。他似乎被這些議論塞飽了，胸口悶悶的怪難受。

吳夫人從一家小規模的百貨商店裏挾着個不大不小的紙包出來時，倒微笑着自言自語地又像對阿二似的說了一句：『來路貨的香水，香粉，口紅，指甲油——倒還漲得不多！』

現在包車上也就堆得滿滿的了。吳夫人很性急地連聲叫着『快回去！』除了那一箱肥皂，車上實在沒有什麼沉重的東西，吳夫人的身量也不是重的，然而另有一宗看不見的沉重的東西——『各項日用品的大漲價』壓在車夫阿二的心頭。

而這一宗看不見的『東西』就跟現銀子似的，越來越沉；車夫阿二覺得三天前他拉這麼一段，只要使出七分力氣就够，但現在他使出了十分十二分的力氣還不能叫吳夫人滿意。車夫阿二也自覺得詫異：怎麼他的力氣也打了折扣？

吳先生早已在家裏了，看見吳夫人買了那麼許多東西回來，就哈哈笑着說道：『你是趁價錢還沒漲足，趕快先囤點起來，是不是？』

『怎麼不是呢！』吳夫人一面叫阿二把東西歸起類來，一面回答：『你看這裏是南貨，這裏是化妝品，這裏是綢緞，——大家都說再過半個月會漲上四五成的！你算算，這該便宜了多少？』

吳夫人說時得意極了，就連腰酸也忘記。

這時車夫阿二正捧了那箱肥皂進來，一聽這話，不由得站住了問道：

『先生，當真東西還要漲價麼？』

『自然要漲的，還要漲的。』吳先生很認真地回答着，一面像想起了什麼似的慢慢踱着方步。

『哎——』車夫阿二低聲歎了口氣，忽然想到大前天晚上他還自鳴得意說是做一天吃一天，『只要力氣換得來飯吃』，隨便是用洋錢用鈔票都和他不相干的，可是不料東西會漲價，他的『換飯吃』的『力氣』也就無形中打了折扣。而且他忽然又想到自己要不是做一天吃一天的，——要是身邊也藏着多少現洋——就算是鈔票罷，那他豈不是也可以趁這機會像吳夫人那樣佔點小便宜？

『噢，我今天席面上聽得林老伯的世兄說起，那邊吳先生踱到夫人面前就站住了，悄悄地說：『他這位世兄是出洋學銀行回來的囉，——』』他說話禁用現洋以後，公債一定要大漲的，——會漲起

九五呢！」

「哦！吳夫人只隨便應了一聲。」

「會漲到九五呢！現在却不過七十關口。你算算！——我想起你前天兌的金子要是買了公債不是大大的賺進一票麼？……」

「金子也要漲的！」吳夫人尖利地打斷她丈夫的話。她怎肯認輸？

「噫噫然而——」吳先生湊在夫人耳邊囁囁咕咕的說個不住了。

窗外的日影越來越斜了。車夫阿二坐在有太陽的階沿石上悶悶地想不通為什麼事情碰碰出來又該是他做一天吃一天的人倒楣。而且他的兩個寶貝兒子又在一天一天大起來吃的穿的都是

一天一天要多些。

忽然吳先生在屋裏大聲喊了：「阿二！阿二！」

於是阿二就慌慌張張跑了進去。

• 選自大眾生活 •

賽會

一

下午四點鐘光景，天空的烏雲愈來愈濃。隔十多分鐘，就有雷聲，隆隆地，好像頑皮的孩子在樓板上拖椅子。

可是沒有風。狗都吐長了紫黑的舌頭，躺在沒蒼蠅的地方喘氣。蒼蠅全是紅頭金身的，懶懶的，釘在街角的西瓜皮堆上，遠看就像一堆烏金色的牛糞。

有些紅翼蜻蜓滿空亂飛，團團地打圈子。

小攤上喝「涼粉」的人們一面揩那不住鑽出來的汗水，一面望着天空說：

「要下雨呢！」

孩子們擺出心事很重的嘴臉，看見有人從街西來，便攔住了問道：

「今夜出來麼？不會下雨的罷？」

這鎮上因為天旱，就由鎮西區的居民開頭迎神求雨。照例是「周倉會」，昨夜已經出過一次，如果不下雨，是要連來三夜的。

賣「涼粉」的人很正經地把兩隻手掌擊圓了，接成長管似的，罩在右眼上，又閉了左眼，仰臉朝

天空「打着千里鏡」，嘴裏輕聲說「靠不住」。忽而他放散了「千里鏡」，就拍着攤旁邊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的光光頭大聲說道：

「金官！你說下不下雨？」

「不！」金官怒聲回答，像是命令人不准下雨。

「哈哈！依你金口！」

賣「涼粉」的漢子笑着說，旁的也都笑了。

金官倒有點不好意思，轉身就跑進了自家店裏。這「涼粉」攤子擺在金官家的店門口。少說也有三五年了，金官和那賣「涼粉」的漢子是好朋友。

金官家的店是賣雜貨的。說是「店」，實在不過是大一些的攤子。平常時候，有金官的爸爸和媽媽一對兒也儘夠招呼主顧，三月和十二月略微忙些，金官就充了臨時學徒。現今這七月裏，生意最清。金官的爸爸吃過了午飯就不在店裏，只留了老婆坐在那裏繫鞋底。

聽得大家笑，金官的媽媽放下鞋底，隔着櫃台問道：

「阿虎！還剩幾桶涼粉？」今晚還擺下攤麼？保不定要落幾點呢！」

賣「涼粉」的阿虎伸三個指頭一揚，仰臉看看天空，苦笑着。

天色更黑了。烏雲像山峯一樣重重疊疊，慢慢地移動。雷仍在遠處響。波弱的電光偶爾一閃，雷聲

使像更加近。

女人們都把當街口晾着的衣服收起來，很嘈雜地說：

「可不是周倉老爺有靈？昨夜抬出來一趟，今天就有雨了！」

金官聽得人們都說要下雨，就覺得討厭。他想：阿虎還不收攤子，也許這雨不下也沒定。然而阿虎等等再沒有主顧，也就收了攤子，剩下來的那三桶「涼粉」，就寄在金官家的店裏說：

「今夜生意做不成了！擱到明天也變做了水，張家嫂，你們要喝，莫客氣！」

金官的爸爸張老四也回家來了。七歲的女孩子阿珠騎在爸爸的肩頭。

「要下雨了。今夜周倉老爺不出殿！」

張老四放下了女孩子，抹着額角上的汗，一面說，一面拎起瓦茶壺來，嘴對着嘴，骨嘟嘟地直吞。

金官和阿珠看着爸爸的脸，覺得天要下雨全是他們大人不反對之故。他們又仰臉看天。那些山峯的烏雲此時都像餛飩做的一般，紛紛軟癱下去，慢慢融成一片，顏色更加黑了。阿珠看了一會兒，就喊道：

「要下雨麼？明天擎長竹竿戳你！」

喫夜飯的時候，天色已經墨黑。鐘上却不過六點。金官和阿珠都少喫了半碗飯。一放下筷，兩個孩子就跑出去，坐在階石上，像昨夜那樣，等候會來。

一羣同街的孩子，都有十來歲，「報馬」似的從街東跑來，向街西去，亂烘烘地嚷着：「讓開，讓開！老爺轎子來了！」阿珠和金官都大笑。接着是第二批孩子，又從街東跑來，中間有一個擎着燈籠，跑過金官他們跟前的時候，就叫道：

「阿金去呀！去看老爺出殿！」

金官來不及回答，跳起來就跟着跑了。阿珠坐在階沿上，蹣跚哭，忽然看見賣「涼粉」的阿虎，唱着山歌走來，阿珠就拉住了，要他同去。阿虎一把抱起那女孩子，抗在肩頭，却喊道：

「張家嫂！張家嫂！小姐要去看會！」

張家嫂在那裏洗碗，只答應了一聲「曉得了」，人却不出來。但是張老四押着金官來了，嘴裏說：「要看就在門口看，店門開得直蕩蕩，你就走開！」

阿虎笑了笑，就把阿珠放在櫃台上，依舊唱着山歌走了。張老四就叫金官幫忙，將店板裝上，了一半，吩咐兩個孩子，只可以在門口等候，他自家又朝街西走去，那邊是市中心熱鬧區域，遠看去，燈光點得雪亮。

張家嫂扯一條板棧來，坐在店門口，和鄰家的女人閒談。

阿珠坐在她媽媽身邊的門檻上，眼睜睜只望着街西頭，她知道「會」是從那邊來的。金官却像「放步哨」似的，在右近溜來溜去，碰到認識的人就打聽消息。

人們的回答都不一樣。大人們更是隨口回答，好像對於這「會」很冷淡。金官只好一個人着急。阿珠還在那裏耐心等待。可是她看見街西的燈火漸漸暗下去，暗下去，終於只有幾點金星飄飄揚揚。後來金星也不見了。忽然「會」到了面前，火惹惹地亂做一團，跟昨晚見的完全不同。她笑了。但是一陣劈拍的蒲扇聲將她驚醒，媽媽搖着她的肩膀說道：

「打瞌睡麼？去睡罷！」

阿珠把眼一睜，看見金官朝她笑，看見沒有會，她的眼皮又合上了。但這一次，連金星也沒有，却是一團團的黑東西，接着又是密麻似的亮繩子——她在雨裏走。猛然一陣風，她翻一個身，看見自己躺躺在床上，媽媽用蒲扇趕蚊子。

「我不睜，不睜……」阿珠含糊地嚷着，身子却讓到裏床去了。

金官站在樓窗前，擺好了一定不肯睡的姿勢。

這時街上有些人走過，腳步聲很快。一個聲音說：

「到底落了，我說挨不到明天！」

張家嫂也替金官趕蚊子。金官向來跟他爸爸睡，他們的床就在窗前。

「那麼，會來了，一完要叫醒我呵！」

金官鑽進帳子裏，還沒有死心。這時候，雨聲薩拉薩拉地在瓦面上，響起來，對街的人家碰碰地關

窗子了。

金官朦朧中覺得又在街上和鄰家的孩子們擲瓦片。把一條草繩當作龍王。他們把瓦片擲到「龍王」身上，一面喊：「爛草繩，死龍王，看你下雨不？」金官連擲三次不中，使性拿起那草繩來扯作兩段。「不行不行！」別的孩子卻噪起來。金官就逃，却絆着什麼跌了一交。這可是就跌醒了。

窗外街上還有孩子們嘈雜的喊聲。金官用手背揉眼皮，翻了個身。可是鑼鼓聲音又隱隱從遠處來了。

金官本能地爬了起來，床頭就是窗，窗是開着，金官鑽出帳子一看，滿街上全是人了，街西那些店舖全都熄了燈，黑魆魆地看不清，但就在那邊，遠遠地人聲轟動，夾着鑼鼓。忽然街西轉角處飛出一個火把來了，接着又是一個。金官快活得心跳。

大床上的阿珠也醒了，急得哭喊。金官半個身子伸出窗外，什麼都不理會。這時張家嫂也來了，就把阿珠抱到窗前的桌子上。

街西轉角處擁出一片火球來了，高高下下，紅的和綠的夾雜。鑼鼓打着紮紮鏗鏗的節奏。孩子們快活的亂叫。

那一簇火球愈來愈近，可是望過去却不及先前那麼好看。鑼鼓聲也只是蓬蓬鏗鏗地，震得人耳痛。一會兒，都從窗下走過了，只是散散落落的許多人，各人手裏擎一根長柄燈籠，有紅的，也有綠的。鼓

樂的一隊也只有四個人，單調的打着。

金官和阿珠怔怔地看着，覺得昨天晚上還要好看些。阿珠揉着眼皮，不滿足似的拉着了媽媽問道：「還有麼？還有麼？」媽媽不回答。

金官聽得爸爸的笑聲，在窗下街頭。好像爸爸還說了幾句話，就有若干人附和着笑。

「周倉老爺」也抬過了，那一簇紅綠燈籠已在街東，蜜層層地轉，又覺得好看了。金官盼望他們停在那裏不動。可是他們到底去了，遠了一點一點小了。阿珠非常不過癮似的賴在窗口不肯走。

忽然有幾盞紅綠燈籠飛跑回來，到金官他們的門前就停住。

金官聽得他爸爸跟那些紅綠燈籠吵嘴，也有賣涼粉的阿虎的聲音。爸爸的聲音怒叫道：

「是我說的！你們打算怎樣？」

「怎樣麼？明天請你吃茶！」

也是怒叫，紅綠燈籠的長柄都亂幌了，像要打起來。媽媽在窗口發急，連聲喚着「阿金的爺」，可也是下面噪做一團，聽不到。媽媽就慌慌張張跑了。金官和阿珠也趕快躲到床裏，不敢作聲。

金官當不住呵欠，却又盡力把眼皮撐開。聽街上，還是鬧哄哄，爸爸和媽媽却進房來了。爸爸頓着聲音說：

「好好壞壞，大家公論，我賴什麼！他們不講理，我就怕了麼？」

「你看會兒管看會，說他們幹麼？又不是本坊會，寫過你的疏……」
媽媽埋怨爸爸，埋怨了許多。可是爸爸不理，只把蒲扇撲得怪響。金官在床上聽着聽着也就睡着
了。

二

第二天張老四和「會」裏人吵嘴的事總算由「和事老」出場講開。張老四在周倉老爺面前
點了香燭，磕了三個響頭。主持「周倉會」的人們還是恨恨然說：

「看你們後天出會來不來我們兩區！」

原來張老四所在那一區也要出「會」。這是西區的「周倉會」籌備成熟了後引出來的。名目
也是求雨，現在雨既下了，西區的人們又揚言要報復，就有些老成人提議縮短路線。「總管老爺」只
在本區內抬一轉，不到別區去。

費「涼粉」的阿虎整整一下午關心着這件事。說不到三句話，他就接着頭皮，掖着一隻眼，好像
自己問自己，輕聲說道：

「當真只出本方麼？還像什麼會！」

坐在櫃台後面的張家嫂聽着要笑出來。阿虎覺得了，也勉強笑着，給自己辯護：

「可不是，張家嫂，他們說我的是發財生意，寫了我四毛錢的疏呢！呵呵，發財生意前天算是做了

個夜市。昨天幾點雨又落光了，三桶涼粉白白倒掉。要是明後天再不出點生意，四毛錢使那裏去找呀！廟裏的老道士又問我討井水錢，說我喫到他們出家人身上……」

正說着，有人走到攤子前，叮的把兩個銅子丟在板上。阿虎趕快轉身盛起一碗，「涼粉，」格外討好，多加了一瓢。

「涼粉倒不消，多點兒糖罷！」

那人粗聲說。阿虎做了個鬼臉，拏那小竹弓兒到盤子裏糖堆上再刮了一下，笑着回答道：

「噢，多點，多點，這可多了！當真，糖貴了，兩個銅板，只好買糖。」

「你這不是東洋糖麼？」

「說的對，就是東洋糖呀！用了本國糖，頂好的三煎，客人還嫌顏色太黑，我這小攤兒可就賠不起。了。朋友，東洋糖禁過，一禁就禁漲了價。」

阿虎說着，就歎了一口氣。

這時又來一個人，生得闊嘴濃眉，身材高大，你走到張家舖子前，往櫃台邊一靠，却用兩個指頭敲着櫃台角，叫了聲「阿虎來一碗！」却又嘻開了大嘴說：

「阿虎生意經真好！又說東洋糖禁漲了價，生意難做了。」

「這是老實話呀！老六伯，來一個大碗罷，糖重些，我知道。」

阿虎說着，就拿一隻大碗來盛「涼粉」。他不用那小小的竹弓兒在糖堆上刮，却用一個小調羹到另一隻糖碗裏去舀。加到第三調羹的時候，阿虎覷着老六伯轉過臉去和張家嫂攀談，就把那小調羹再在碗面上輕輕一抹，舀些糖回來，這一番手腳，又快，又自然，但是張家嫂在櫃台那邊已經瞥眼看見，就撲嗤地笑了。

老六伯好像也有點覺得。接碗去喝了一口，咂着舌頭，慢慢地問道：

「阿虎！你的糖是那裏定做的？」

「不要講笑話。糖那裏去定去？」

「怎麼不甜呢！」

「哈哈，哈哈，老六伯，你的舌頭真厲害！」阿虎臉上紅了一下，却又覺到老六伯跟前輕聲說，「糖是真正東洋白糖，攪上點兒白米粉，倒是有的事。客人們坐下來都喊『糖重些！』『噢，『重些！』多刮一下，討客人們個喜歡。要用的純糖，我賣了老婆也賠不了呢！哈哈，這是我們這一行生意裏的過門呀，今天可拆穿了。」

老六伯和張家嫂都笑了。先前那位喝「涼粉」的也聽得笑了起來。

老六伯原先是「外路人」，在這鎮上的東嶽廟前曠場上賣跌打損傷膏藥，會幾路花槍；現在他是水菓店的老板，他的老婆却是鎮上人，有名的「雌老虎」，三十多歲上招贅了這老六伯，幾年一過，

「雌老虎」的威風使煞倒了。人家都說是老六伯的拳頭硬。

「老四不在家麼？」

吞下了最後一口「涼粉」，老六伯看看張家嫂說。

張家嫂只搖了搖頭，專心在她手裏的鞋底。鞋底太厚，針刺去勒得很，張家嫂咬緊牙關用力在拔，臉都漲紅。

阿虎剛來收了碗，就問道：

「你要找老四？不是「三缺一」等他去攬場子？」

「哈哈，你真是賭精，阿虎！兩天沒叉了，大家有事體。明天夜裏，本坊『總管老爺會』要扮一齣地戲，公派了我來提調，人還沒找齊呢。我想叫老四來一個。」

老六伯說到後面，聲音低了，也慢了，好像心裏正想着別的事，而這事又有些尷尬。

阿虎也像不曾聽明白，可也不再追問。什麼「地戲」之類，他以為萬萬不及「抬閣」——這是要用珠寶用燈綵，還要用標緻的「童男童女」，而「地戲」不過幾個人穿了做戲的「行頭」走走罷了，夾在「會」裏無非硬湊一個名目，主事人們好借此多「寫」幾塊錢「疏」。這是阿虎想起了就覺得不平的。然而回到了自己的「涼粉」攤邊，揩抹着老六伯剛剛喝過的那隻大碗時，阿虎又獨自笑了起來，自言自語的說：

「哪單出本坊，到底是謠言呀！有了地戲，還好惹惹單出本坊麼？」

「阿虎想趕夜市想癡了！」

櫃台後面的張家嫂拔過了鞋底上最韌的一針，伸一個懶腰，很同情似的說。

「啊啊！老四嫂，你想七月過到了梢，八月就在眼前，我這行生意，頂多再做二十天，好，二十天就是二十天，可是什麼『××稅』（營業稅）得付一季呢！四塊半大洋嚇！不心焦的，就是這個！」

阿虎一邊回答，一邊放下了碗，轉過身來，伸出右手，朝了天空做了個「烏龜爬」的手勢。

老六伯也笑了，眼睛眯着張家嫂那邊，忽然大聲叫道：

「喂！老阿嫂！同你商量，叫阿四去扮點戲，你答應麼？」

「唷，唷，真希奇了……」

但是老六伯不讓張家嫂說下去，拍着了手大笑，回頭喚着阿虎說：

「阿虎，阿虎你也聽得了罷！哈哈，希奇希奇不希奇，這條街上，誰不知道張家嫂答應了不怕張老四放賴——老阿嫂，老實對你說，我同阿四商量過了，他吞吞吐吐答應不出來，這可好了，你先答應了，是不是阿虎也聽得？」

阿虎只是湊趣地笑着。

「啊，聽聽他這張嘴，胡說八道，名氣都被你們說壞了！」

張家嫂嘴裏是這麼說，心裏其實得意，却又替丈夫謙虛：

「只怕他扮來不內行罷！」

「哈哈！有什麼內行不內行，不過拚了大刀在街上走走，到那時候，外行也成內行了。」

老六伯說着把眉毛一挺，又怪樣地笑着。

「那麼，總得你老六伯指點他，不要鬧笑話。」

張家嫂又替丈夫饒上一句客氣話，手裏的鞋底却又咬住了那支針，她漲紅了臉，用力拔，卜的一箇小聲音，那支針斷了。她嘴裏咕嚕了一聲，就用牙齒咬住了那針的斷頭，再用力拔。

老六伯望着張家嫂那邊，緊閉着他的闊嘴，臉頰上的肌肉凸起了兩道稜，也像在替張家嫂用勁似的。可是他心裏在用勁拔的，却是一句話；他想要說出來，又想不說——雖然張家嫂遲早會知道，可是照理得當面告訴她。然而張家嫂牙齒裏咬着那斷針的下半段，抬起頭來了，看見了老六伯那樣作怪的嘴臉了；老六伯搖了搖頭，悶着氣似的說：

「好了，老阿嫂，不用你關照——啊啊，回頭老四來，你叫他到我店裏碰一個頭，纔得先練一練，可不是麼——放心擺擺樣罷了，叫做不可不防。儘管放心，鬧不了亂子！」

這樣閃閃爍爍的話語，全不是老六伯的本色，張家嫂也只隨口應着。

「回頭你要放他到我店裏來的呵！」

末了又開玩笑似的叮囑着，老六伯就走了。

朝西人家的屋脊上又剩着淡淡的一抹太陽光。蚊蟲開始在張家嫂的櫥子下翕翕地「開市」了。阿虎在那裏結算本天的賬，回家的人們在街上走過，偶然也談着什麼「地戲」。有一羣孩子「報鳥」似的跑過，打着唿哨，一連聲喊道：

「明天夜裏地戲，真刀真鎗三十多個，真刀真鎗！」

阿虎停止了數銅子的手，朝那些飛跑過的孩子們笑。

張家嫂也笑着走過櫃台前，望着街西。

又是三五個人嘈嘈雜雜地談着走近來了。可是中間沒有張老四。

「他媽的，淨做了九百錢的生意哪！」

阿虎把銅子托在手掌裏嘆氣說。

「巴望你明天夜裏出一筆大生意。」

張家嫂隨口替阿虎「發利市」，可是猛然間她回想到剛才老六伯那些閃閃爍爍的話語真有點古怪了。而況那一羣孩子跑過時又說什麼「真刀真鎗」。難到「總管會」裏扮一齣地戲要用「真刀真鎗」也算是體面麼？

「恨死了……奈浮屍的，喫過飯就出去，到這時光還不回來！」——張家嫂自言自語地咒罵她

的丈夫，心裏愈想愈怕，愈怕愈恨，手裏繫着的那鞋底，却也愈來愈勒，張家嫂咬緊了牙齒，恨恨地一針一針紮過來，彷彿這鞋底就是她那「余浮屍」的丈夫似的。

阿虎收好了「涼粉」攤子，仍舊把那九十個銅子托在手掌裏，顛了一顛，輕輕嘆一口氣，便將這些銅子裝進「板帶」裏，忽然又笑了起來說道：

「張家嫂！你報一個時辰來！」

張家嫂還沒回答，那阿虎早已掉過頭去，叫着一個過路人的名字道：

「喂，喂，和尚阿八！生意好麼？明天趕夜會，還是我們兩個老搭檔，擺在鼎昇醬園門前，——我們早點兒去，先佔了場子，就不怕賣西瓜的麻子再來胡鬧了。」

和尚阿八是賣「癩水豆腐」的，此時剛喝過幾兩燒酒，臉上紅春春，披着衣襟，露出胸脯，連那胸口也有一搭是紅春春的，他站住了，又退回幾步，到阿虎面前，錫着一對紅眼睛，呼呼地冷笑着說道：

「別做夢罷！趕夜市打起來，真刀真鎗，那怕你會躲進壳裏去，也搗你個稀爛！」

「咳，正經是正經，玩笑是玩笑，——」

「灰孫子！纔同你開玩笑啦！『一隻碗不響，兩隻碗叮噠』是那邊的口氣先不對呢，這邊難道就癩了？去！哈哈！誰又怕誰？一齣地戲，三十來人，真刀真鎗，要是當真打起來，唔——鼎昇醬園門前到是好一塊空地，嗒，阿虎，你還去趕夜市呢！」

和尚阿八說着就笑了，又把右手一揚，漲粗了頸賴子，唱着「孤王酒醉桃花宮」，踉踉蹌蹌去了。街上人都朝這醉漢笑。

下的一聲，張家嫂那第二支繫鞋底針又斷了；張家嫂賭氣似的將鞋底往櫃台肚裏一丟，就跑到櫃台來，一面走，一面恨恨地說：

「奈浮屍的怎麼還不來呢！——喂，阿虎弟，辛苦你照管一會兒。我到茶館裏去找阿金的爺去聽聽和尚阿八的話呢！什麼扮地戲，出打手罷哩！怪道老六伯嘴裏吞吞吐吐的！」

「哎，哎，——看來，明天的夜市又是一場空歡喜！」

阿虎好像沒有聽得張家嫂的囑托，只管說他自己的話，左手三個指頭插在「板帶」裏，弄響那些銅子。但當張家嫂走出店門，搖搖擺擺朝西去的時候，阿虎忽然想起來了似的，在後面喊道：

「馬上要回來的呀！我還有事呢！」

夜色一點一點濃厚起來了。街西熱鬧去處那些店鋪裏一個一個亮出了燈火。左近的人家也都點上了沒有玻璃罩的小小的火油燈。單只張家鋪子裏黑洞洞地蚊子在那裏起鬧。

阿虎靠着櫃台前，三個指頭依然插在「板帶」裏，摸着那那九十個銅子，心裏盤算怎樣張羅那四塊半錢的營業稅。

「他媽的！大熱天裏，拾一個『老爺』還不夠，轎子肚裏還要藏那些傢伙，——都是老六伯的花

頭！

「不過廿來支鐵尺，怕什麼呢！癩頭元！不帶也由你打起來，你到有地方躲呢！」

兩個高大的漢子這麼議論着從街上走過，他們都是派定了給「總管老爺」抬轎子的。阿虎機械地看着他們走了過去，還看見那「癩頭元」伸手打了他同伴的一下，怪鳥叫似的笑着，沒在暗裏去了。

阿虎挺一挺轎子，鬆一口大氣，盤算定了似的，輕聲兒對自己說：

「算了罷！『船到橋門自會直』！亡八纔去趕他媽媽的夜市，打碎了喫飯傢伙可不是玩的！——
噫，怎麼張家嫂還沒有回來呢？」

於是他慢慢地踱到街西頭，離張家嫂子約有十多間門面的地方站住了，伸長着頭，望着街西那熱鬧去處。望了一會兒，他又慢慢地踱回來，可是他意外，張家舖子裏早點明了燈火，張家嫂背着臉，正在滔滔不絕地教說她的丈夫。見是阿虎來了，張家嫂就趕上來告訴道：

「阿虎！你聽聽！明天的夜會，到底有鬼戲呢！什麼扮地戲，就是安心跟西區那夥殺胚打架的，三十多把真刀真鎗，我也看見了！他們還有些傢伙藏在菩薩轎子肚裏，要打一個我死你活呢！他這死貨，會去答應老六伯頂鎗頭，算什麼！」

「哦！他媽的！亡八纔去趕他媽的夜市！」

阿虎搖著頭說，總沒聽清張家嫂後半段的話。

張老四坐在櫃台裏不作聲，臉上噴紅，醉的已有六分，滿頭的汗，就像水裏拖起來似的。金官坐在他爸爸的下首，睜大了眼睛發怔。小阿珠在櫃台上爬，抬起了頭，看着阿虎叫道：

「阿虎，阿虎，真刀真鎗，菩薩肚子裏也有。」

「哈哈！他媽的，真刀！磕過三個頭呢，要是真動手我老子要斫他媽的三刀！」

那邊張老四忽然大聲叫了起來，又急轉身去找茶壺。

「哼！人家綁住了手脚，等你去斫呢！」

張家嫂跳轉身去，指着她丈夫的酒臉，恨恨地說：

張老四已經摸着那把瓦茶壺了，就捧起來遮住了臉，總不回答他老婆的責罵。

過一會兒，張老四鬆過一口氣來似的，在茶壺後邊說：

「打不起來的，你就怕到什麼似的，叫人家笑話——哦哦，看光景不對，我也會溜的呀！」

張家嫂和阿虎聽這麼說，都急不住笑了。

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

· 選自文學 ·

右第二章

一

到四點鐘以後，槍聲礮聲便沉靜下去了。李先生慢慢兒從地板上爬起來，反轉右手在自己背脊上輕輕地撻了幾下，摸着一張椅子就坐了，側着頭出神。

七歲的大兒子學着父親的樣，屁股一聳，他就站了起來，剛開得一步，就絆着他妹妹的肥腿，撲地跌倒了，就哇的一聲哭的很響，把李先生和李夫人都嚇了一跳。

「咳！烏黑黑的——這忽兒開一下電燈想來不要緊罷？」

李先生自言自語的，也沒徵求夫人的同意，就開亮了電燈。

因為突然一亮，半睡半醒的五歲女孩子把兩個肥厚的手背到眼上去揉，也嚷了起來了。李先生一看睡在她懷中的三歲小兒子，又抽出左手來拍着那女孩子，輕聲唱道：

「妹妹，不要哭，東洋兵來啦！搖搖東洋人……」

那男孩子已經走到父親跟前，就想照老規矩騎上父親的膝頭；但一看父親板起了臉不理睬，只好懶懶地靠在父親身旁，又學着父親的樣，側着頭。

父親和母親卻小聲兒交談起來了，是母親先開口：

「這一會兒倒不聽得了。是打完了罷？」

「誰知道呢！我想出去看看。」

「不要出去！？」

「出去看一看也不要緊。我不走遠去！」

「告訴你，你不要出去！你這人就是不聽我。白天裏大家都逃了，租界裏鐵門也關了，老媽子也吵着要走，我急得什麼似的，等到你公司裏放工回來，你到窩窩窩說：包你身上沒有事。老媽子要走，你又讓她走你——」

「老媽子在這裏，難道就不怕東洋兵？」

「噯，人家着急，你倒說皮話。三個小東西，總得人抱了走呀！老媽子在這裏，多少也抱一個。可是東西就帶不了走——」

「哦，你又想到要逃難了！」

「你就只想去看看？去看看了來幹什麼呢？」

李夫人有點生氣了，身軀一震，懷中的三歲孩子就叫了一聲。李夫人趕快拍着那孩子，又哼着「小寶貝，小寶貝，媽媽在哩！」她的眼睛憂愁地望着她的丈夫。

李先生低下頭去，把一隻手掌在大腿上一來一回的摩擦，過一會兒，他皺着眉頭說：

「真糟糕！不逃呢，不放心；逃呢，多化錢。我總以為打不起來的，誰知道——」

「我也怕化錢，白天裏這纔聽了你不走。總算幸氣，沒有喫流彈。」

李夫人看見丈夫發愁，就後悔自己剛纔的話太生硬了一點兒。她想了一想，勉強做出點笑容來，又說：

「好半天沒有響聲了，看來不會鬧出大亂子。阿大的爺，你去睡罷。明天你還得上公司裏辦事。」

李先生望到他的夫人，他勉強笑了一笑，跟着又打一個呵欠。他覺得夫人的話很對。日本兵是蠻凶的，他們在瀋陽北大營並沒有遇着抵抗，據說也是機關槍大礮亂轟了一陣。說不定剛纔那槍礮聲就是北大營的老文章，那麼，明天大概還是一切照舊，不會出大亂子。公司裏仍得辦事，他仍舊得去，不去就白白丟了二元五角的大洋，何苦！

「那麼，我去躺一會兒再說。」

李先生微得了夫人的同意，就拍拍大腿走上樓去。那七歲的大兒子也想跟了去，可是李夫人喚住了他，叫他靠在自己身上，給他蓋上了一條氈子。

李先生走到樓梯頂，忽然又不放心了。從他現在站着的地方再上去一個矮小的梯子，就是晒臺；他忽然想到晒臺上去眺望一下，到底外面是關到怎樣一個地步。

剛開了晒臺門，就聽得砰，砰兩聲。李先生的身子立刻縮回。他從門縫裏張望：滿天的球雲，中間夾

着幾點寒星。有風。直衝那門縫吹來，冷得很。鄰家的晒臺上似乎也有人在那裏瞭望。李先生膽壯一些，把頭上的羅宋絨帽拉下來，罩滿了整個的面孔和頸頸，只露出一對眼睛——這麼準備好了，然後側着身體，貼着牆，慢慢地把身子移到晒臺上，趕快蹲下了身體，尖起耳朵聽。

只遠遠地傳來了呼號的聲音，但也許是風。天空也沒有什麼紅光或黑煙。正像一個平常的臘月盞頭的半夜三更。李先生慢慢地把身體挺直了，走到那晒臺的水泥圍子旁，想看得仔細點兒。

「李先生也來看看麼？剛纔打這隻角裏望過去，看得見一道一道的紅光，想來就是東洋人開礮呢，他媽的！」

猛不防有人招呼，李先生愕然轉臉對聲音來的地方注視；直到聽完了那人的話，李先生這纔認出那說話的就是住在隔鄰亭子間裏的阿祥，是公司裏鉛印部的一個工人，和李先生算是「同事」。

「哦——你看了半天麼？」

李先生隨口說，一面卻皺緊了眉毛，瞪大了眼睛，向四下裏張望，看還有沒有紅光之類。雖然和阿祥同在一個公司而且又是鄰舍，但因為他們的身分不同，一個是編輯先生，一個是廠裏的做手，他們兩個平日很少來往，見面時也不過用眼睛看一下代替呼名喚姓的招呼，所以李先生這時還只是隨便應酬了一句。然而阿祥卻例外，很高興地又說道：

「東洋兵打敗了！」

李先生渾身一震。什麼？什麼？是東洋兵打敗了麼？有點難以相信！他轉臉對着阿祥看。他看見阿祥露

出一排很大的白牙齒，捏起拳頭做了一個手勢。

「東洋兵打敗了，卻逃回虹口去了！」

這回是聽得很真的了，李先生不能不追問：

「你怎麼會知道？」

「里門口站崗的警察這麼說。我還看見——」

「你去了麼？你看見什麼？」

「我看見許多許多十九路軍朝北走。聽說就到天通庵車站幫助那邊的兵把守。日本兵也打寶

山路口也打敗了，都逃到福生路，躲在那裏。」

「哦？——」

李先生半信又半疑。他這纔明白了為什麼剛纔他急急忙忙和老婆兒女跑到樓下客堂裏平躺

在地板上的時候，那槍礮聲就像從四面八方打來，一條活路也沒有。原來他的住址正夾在兩條火線

中間呢！他定一定神，不由得歎一口氣說：

「這事就鬧大了！東洋人一定不肯罷手——」

「那就打他媽的！」

阿祥這話剛出口，突然砰砰的兩響破空飛來，接着又是砰砰幾響，像是回禮。李先生驚得呆了，身子蹲了下去，腿直發抖。他聽得阿祥自個兒唱道：

「哈！又開火了！死不完的東西人打打！」

然而那幾響過了以後，便又是沉寂。李先生覺得那沉寂也就像一塊大鐵板，壓得他心痛。他蹲著，一擲他的腿，心裏想，還是趕快下去和老婆商量明天怎樣逃難罷，猛的他臉上刮過一陣風，他悶著嗓子喊一聲，又蹲了下去。而就在這時候，一片遠遠的機關槍聲從北面來，雖然李先生的耳朵是藏在厚毛絨的羅宋暖帽裏，也還是像要震聾了似的，那一定是很近，而這晒臺卻偏偏又是朝北的。李先生急出一身冷汗，蹲在地上，不敢動，又覺得不動也是等死。遠遠遠遠！東！東！李先生突然抱著頭直跳起來，但隨即像一塊木頭似的倒了下去，連爬帶滾，到了晒臺門邊，又從那小扶梯上滾了下去。他只喊得一聲，便好像失了知覺。

「阿大爺！阿大爺！嗚嗚哇——」

李先生的神經被樓梯下這哭喚聲一刺激，居然立刻又清醒過來。遠遠的聲音現在又沒有了，只是散散落落還有幾聲砰砰。李先生摸一摸頭，覺得還是好好的，就又連滾帶跌地跑下那扶梯；在扶梯腳邊，李夫人撲過來了一個身子和一串哽咽住了的悲啼，李先生接住了，便坐在那扶梯的最末一級。

「阿大爺，阿大爺！怎麼的，傷在那裏？傷在那裏？」

「沒有！」

李先生顫著聲音回答，心裏頭臭蟲似的釘著那個問題：明天怎麼逃得出去？

二

快天亮的時候，七歲和五歲的孩子都縮在氈子底下睡着了。三歲的那個卻在母親懷裏咿呀呀呀唱起來，顯然那特別的大地鋪，使他高興。

天井裏那隻預備過年用的雄雞也嗒嗒地高聲兒啼。

李先生仰面躺著，睜大了他那一夜沒睡的紅眼睛，皺緊了眉頭，不作聲。

大門外脚步聲騰騰地不曾停過一秒鐘，李先生他們睡在地板上的頭也覺得有些兒震。嘈雜的人聲滾到大門前又滾了過去。

李夫人抱著三歲的孩子坐了起來，沒有心緒去應酬那孩子的咿呀呀呀，就把身體來回地搖著。搖了一回兒，她望著李先生那邊問道：

「阿大爺想好了沒有呢？」

「等天亮了去打聽打聽，總該還有一條路可以逃出去。」

李先生啞著聲音回答，嘆一口氣。他翻一個身，臉就對著夫人那一邊了，他苦笑了一下，又說：

「這又是一個鐘頭沒有聽得響聲了，也許今天就講和——英國或是美國領事出來調停，不打了，也是很可能的。」

「昨天你不是老說不打不打麼？晚上就打了起來了！」

「那麼，等天亮，我們一準逃到租界裏住幾天罷！」

李先生順著夫人的意思說，心裏便計算到租界裏住旅館，一天得化多少錢，兩大三小，只住塊把錢的小房間就行了，喫飯大概也得一塊錢，他身邊還有六十多塊，十天八天還混得過去。只是在上海這個華洋雜處，中外觀瞻的地方，難道他們就打了十天八天麼？李先生想來太難以相信。可是他也不說出來。昨天的話已經失了信用。現在他只把這「新希望」藏在肚子裏自己寬慰自己。

是這麼想的，李先生倒又心定了些；一夜淺睡，精神也委實來勿得了，他就朦朧地閉上了眼睛。

然而不到十分鐘，他就從朦朧中跳醒來，里內人聲亂麻麻地，又夾著一種沈濁的像是非常有力的大聲音，胡胡地只近在頭頂。李先生和李夫人驚惶地對看了一眼，不知道又是什麼大禍事。有幾個人的聲音卻在大門外嚷著跑過去：

「東洋飛機來擲炸彈了！躲到家裏去！」

「躲炸彈，躲炸彈，許多人圍在一堆是要喫炸彈的！」

於是就聽得前前後後都是慌亂的腳步聲，接著又是近在耳邊的幾聲砰砰——是左右的人家

碰上了大門或後門，然而在這時候，李先生夫婦倆就誤為礮聲或炸彈，嚇得臉都青了。

飛機聲卻也愈來愈近，軋軋軋軋！好像就在他們頭頂。全個里就同死去了一般，只有那空中軋軋軋軋的聲音，忽遠忽近。李先生和夫人背靠背的坐在那地鋪上，三歲的孩子驚異地睜大了眼睛，伸長了頸子，他也在聽。那兩個大些的孩子依然縮在氈子下面睡得很熟。一家兒都在眼前，都在一堆。李先生忽然想到這個時候，倘有一顆大炸彈擲下來，那就——

他全身的血都冰住了，他不敢再想。

這時候，天已大亮，可沒有太陽光，夜來又落過了雨，天空像張著一幅淡灰色的幕。飛機似乎去得遠了，只隱隱還聽得胡胡的聲音。再過了一會兒，連這胡胡的聲音也沒有了。李先生鬆一口氣，尖起了耳朵再聽；昨夜把他嚇得要命的機關槍和大礮的聲音也沒有！嘈雜的人聲卻又在前前後後浮起來，大門外又有了人們來往的腳步音。

「怎麼辦呢？不知道路上好不好走？」

李夫人自言自語的，看看手裏抱的孩子，又看看睡在氈子下面那兩個。

「總得出去看一看。守在家裏，不會有人來告訴你！」

李先生說著就站了起來，對他的夫人看了一眼，似乎徵求同意，拍拍身上那件老羊皮袍，就打算走。李夫人想來也沒有別的辦法，也就不說什麼，只嘆了一口氣，眼睛一閉，忍住了兩滴眼淚。

李先生也不敢走遠去，只在里內徘徊。同里的人家，昨天也和李先生一樣不預備逃的，此時就有很多批抱了孩子，擎著小包，裹紛紛出去。據說是太陽廟那一路還可以通行。李先生心放寬了一半。他走到里門口，那大鐵門已經關了，只留那大鐵門上的小門，外邊是警察站著雙崗，不時仰起臉望著天空。出去的人不少，進來的卻幾乎沒有。馬路上三三兩兩走過人，光景都是逃難的。

李先生隔著鐵門，跟那站崗的警察打聽消息。

「喂，老總！逃出去行麼？」

「行。」

「沒有危險麼？」

「那可不一定。」

「這忽兒還在打麼？」

「你聽！」

李先生心一跳，忙即尖起了耳朵聽。隱隱有幾聲砰砰，他再聽，又沒有了。他仰臉看天空。北面的高空有三架飛機，蜻蜒那麼大，雌趕雄似的，在那裏繞圈子。忽然排成一行了，漸漸兒大了，胡胡的聲音也就聽得清。待到李先生看明了，是銀灰色的，而且有點紅，那聲音就是軋軋地叫人心抖。馬路中剛剛走過來一隊兵，趕快就分散了，都把背脊貼在人家牆上不動。李先生轉身就跑，剛剛到了自己大

門前時，就聽得遠遠地一聲——

蓬！

李先生臉全青了，對著迎接他的滿面驚惶的夫人一疊聲叫道：

「走走走！」

說完，他兩腿一軟，就坐在地上，喘做一堆。李夫人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她返身去抱住了三個孩子，悶住了聲音哭，沒有半點主意。

遠遠地又是接連了兩聲——

蓬蓬！

李先生跳起來；面色轉白，也沒說話，抱了大兒子和小兒子，李夫人抱了女兒，就往外跑。他們到了里門口時，裏面擠著許多人，大鐵門上的小鐵門也關閉了，一個警察在外面喊道：

「不要慌！在家裏罷！跑出去，送死！」

鐵門裏的男女老小都亂叫亂嚷。軋軋軋！一架飛機從那個裏的後面飛來，直向北去。北面天空有兩股黑煙，愈沖愈高，飛機在黑煙旁邊轉一個圈子，突然往下沉落。鐵門裏的人都歡呼起來。可是一轉眼那飛機又沖破黑煙斜鑽出來，轉向東方去了，接着又是一聲——轟！

李先生看着心慌，沒有主意；他的孩子們一邊哭，一邊嚷肚子餓。李先生把大孩子放在地下，和夫

人商量，回家去等過一會兒再說罷，死也是命！李先生問了人，知道太陽廟那一條路倒底不行，須得走中山路，從曹家渡大寬轉，纔可以到租界，大約有三十里的路程。李先生心一橫，決定了主意。

拖着三個孩子再回到家裏，李先生叫夫人弄點東西喂孩子，他自己到樓上去整理書籍衣服。現在他心定了一些兒，靠兩條腿，要走三十里的路呢，況且又拖着三個小孩子。李先生只好把他的幾本書都扔下了，單去檢點衣服。他先把好些的衣服打了一個包，提在手裏，顛一顛，太重了，他嘆一口氣，就單檢幾天裏要用的衣服，打過一個包，可是也還覺得比他那五歲的女孩子重些。三十里的不很平坦的長路，在他眼前一閃。他第三次選剔，終於只留下替換的襯衫褲和他夫人最得意的一件夾袍，那衣包也就有枕頭那麼大。

李先生揩一揩臉上的汗珠，去關那玻璃窗。天空瀰漫了黑煙，那淡黃的太陽光毫無精神。李先生直覺得那一定是什麼地方起了大火，可是他也沒有心緒去多想，拏了那小包就下樓。

三個孩子都已經裝飽了肚子。小的一個扶著椅子，很得神地說他自己懂得的話，大的兩個卻在天井裏撲捉一些小小的飛揚的黑蝴蝶似的東西。李先生看著這活潑的三個小生命，想到他十年來艱苦締造的快樂家庭，轉眼就要沉沒在殘酷的礮火中，忍不住也滴了兩點眼淚。

忽然李夫人從灶披那邊跑來，手裏還拏著一條抹布，哭喪著臉喊道：

「你知道麼？你知道麼？商務總廠喫著炸彈，全廠都燒著了！」

「什麼！什麼！那！一處大火就是廠裏麼？誰說的？」

「隔壁阿祥的老婆！」

七歲的孩子捉得一些那飛揚了滿天井的黑東西，飛跑進客堂裏來。他的妹子在後追。李先生瞥眼一看，那些黑東西是紙灰！他立刻明白了！他的心直跳！東洋人砸了他的飯碗，東洋人砸了幾千人的飯碗，東洋人破壞了中國最大的出版機關文化機關了！李先生突然發笑了一下，面色轉為青中帶紫，發狂似的喊道：

「東洋人太不講理了！」

什麼炸彈的危險，他整個兒忘了。飯碗已經打破，危險還怕什麼！李先生一面狂喊，一面就跑出大門去。跑出去幹什麼，他自己也不知道，也不曾想。

「你不要出去！你去幹什麼？」

李先生帶哭嚷著追出去。可是那三個孩子在後面一齊哭起來，又把李先生拉回。

李先生一口氣跑到里門口，就看見他的鄰人阿祥和一個同伴進來。李先生好像遇見了親人，一把拉住阿祥問道：

「廠裏燒得怎樣了？」

「幾十個火頭！」

阿祥氣忿忿回答，口沫直噴到李先生臉上。阿祥是穿了廠裏消防隊的制服，水溼了一半，滿臉通紅，頭上是黃澄澄的銅帽子。他擎起手背來抹一下嘴唇，又氣忿忿的說：

「東洋飛機的炸彈就像落雨，炸開了就是火廠裏是那一樣不是引火的！我們廠裏的消防隊顧不了這里，就顧不到那里！聽說東洋人不許租界上的救火車過來，他媽的東洋人老子一定要跟他們拼命！」

「就賸一個第五廠，可是東洋飛機遲早要去炸的！」

阿祥的同伴說。李先生知道他也是廠裏的「做手」，可不知道他的姓名。李先生的心卜卜地在跳，他覺得心好像跳一跳就漲大了一些。站在這兩個威風凜凜的人面前，李先生自己也好像變做另一個人了，他咬着牙齒說：

「東洋飛機都停在虹口公園裏，打到了虹口公園裏，就好了！」

「一定要打的！十九路軍今天要打得東洋人都逃上船去！」

阿祥很確信似的，露出他的大牙齒笑了一笑。阿祥的同伴也說：

「十九路軍打東洋人，不要怕兵少！我們都情願去當兵！總廠是燒了，我們沒有工作，我們是不逃的，我們去打東洋人！」

李先生覺得他那跳着的心又漲大了一些，血奔到他臉上來了，但是那邊來了他的夫人，一手拖

著一個孩子，阿祥的老婆幫忙抱了那最小的一個。李先生眉頭一皺，就嘆一口氣；他看看阿祥和他同伴的一身筋骨，又看自己的一隻手，那是相差得多麼遠呀！「致身各有其道」——李先生忽然想出一句來，心裏便減少了幾分惶愧。

怎樣走中山路抄曹家渡大寬轉的問題，於是又在李先生腦子裏顛來倒去地思量。飛機的聲音還是忽遠忽近在他們頭頂上響。

三

東洋兵第二次第三次進攻都失敗了。然而阿祥所確信的趕他們上船去，卻一天一天見得決不會實現了。中國兵只守住了中國界，在夜裏進攻失敗了的東洋兵很從容地在虹口整理，等待他們本國的救兵。

白天，東洋飛機在閘北炸彈，寶山路一帶十幾個火頭，旁晚時照得半邊天通紅。這一次，阿祥的憤恨，比上次燒商務總廠的時候還要加幾倍。他和他的同伴永生發狂似的想用空手去撲滅那些火。他們沒有龍頭，沒有皮帶，沒有邦浦，也沒有水。火蔓延了寶山路的最熱鬧的一段。火又燒到工人區域的貧民窟。這裏的住戶都沒有逃到租界去避難的資格！無數的難民在火燒場邊露天過夜。東洋飛機的炸彈揀人多處亂擲，閘北成了一片瓦礫場，閘北成了恐怖世界！

阿祥住的地方沒有燒，可是水也沒有了，電燈也不亮了，米也吃光。這一切，阿祥都不放在心上。他

和春生兩個每天忙着替十九路軍搬運子彈，搬運一大車一大車的慰勞物品，他簡直忘記了還有一個老婆不能餓着肚子的。

東洋開大兵到上海的消息，每天總聽得好幾次，可是這方面的兵隊並沒有增加，死了一個，就少一個；阿祥他們氣得幾乎發狂。他們現在知道，什麼趕東洋人上船，只是他們自己的夢想罷了，現在是能夠死守閘北也就算是了不得。

可是他們不灰心，他們半餓半飽地出死力。

停戰四小時那一天的早晨，阿祥滿臉堅決的神氣，跑去對春生說：

「我把老婆送出去了！」

「送出去餓死！你這光棍你送她出去，讓人家賣她做婊子！」

「我托一個同鄉人帶她回老家。」

阿祥暴躁地回答，吐了一口唾沫。春生不作聲了，仰臉看天。他們是坐在一座燒燬一半的破房子的牆邊。啾，啾，啾！一輛裝貨汽車滿載了傢具什物從他們面前駛過，那是有資格逃在租界裏避難的人們回來搬運物件。阿祥又吐了一口唾沫。

「你老家裏還有什麼？」

忽然一個從前練調下來休息的兵，一面啃着大餅，一面走過來問了。

「什麼也沒有。」

「哈！那你不是叫我的媳婦兒去跟人麼？」

「隨她愛怎麼辦就怎麼辦。開北地方全燒光了，老百姓死了幾萬，誰不是爹娘養的！這個時光，還顧得到老婆麼？我是恨死了東洋人。不是我死，就是東洋人死！」

那兵很嚴肅地點了一下頭。

「喂，老總，你看我們兩個到隊伍裏行麼？我們一塊兒打東洋人！」

阿祥把他想了好多天的心事說出來了。他和春生商量過好幾次，他們也曾對那個管領伙子的老大說過，老大回答說，這不能那麼隨便你愛進去就得進去。他們又到那上海市義勇軍的一個文隊裏去要求過，但也被拒絕，為的他們倆突然而來，沒有什麼廠什麼店什麼工會的介紹，來歷不明。白。可是阿祥他們也不很高興進那義勇軍，為的義勇軍他們不上火線。阿祥他們真想不到情願折了性命去打東洋人也有那麼多的麻煩，而且也要鬥路的。

「你們抗過槍桿子麼？」

那兵想了一想問阿祥他們兩個。

「抗過幾個月！民國十六年，也是這個時候，我們跟張宗昌的兵打過一仗的。」
春生搶先回答，異常興奮了。阿祥在旁邊也得意地微笑。

「回頭我跟我們的排長給你們說看看。」

那兵也就答應了。

那天下午，阿祥他們跟幾十個伙伴就到廟行鎮去了。他們是派在那裏掘戰壕。阿祥覺得這一項工作還不夠煞火似的，可是他也上勁的幹。他一氣掘了十幾鎗，揩了揩額上的汗，指着天空，對春生說道：

「你看那是東洋飛機呢，還是我們的？」

胡胡，胡胡——四個五個黑點盤旋着來了，漸漸兒低了，那銀灰色的機翼上兩個紅圓圈兒也看得明白了。不是東洋飛機是什麼？一隊只在那幾十人的頭頂盤旋。這幾十個人朝上看了一眼，繼續掘他們的戰壕。

阿祥一氣又鏟了十幾鎗，覺得熱了，把鎗柄橫在膝頭，伸開兩個手掌來，撲的吐上一口唾沫，就合攏了兩個手掌摩擦着，一面自個兒說：

「他媽的！等他們兵調齊了，這才來這裏掘壕溝和他們打麼？」

「打得他們不敢再來呀！」

旁邊一個伙伴忽然接口說，嘻，開一張大嘴，對阿祥擠眼睛。

「念九那天要是一氣打進虹口，趕他們上船，那不是省了多少手脚！開北的房子也不會燒光，老

百姓也不會死了幾萬！」

春生也夾進來，他說一句，就鏟起一鏟土來，很生氣似的往上拋。

「現在是燒也燒光了，人也死上幾萬，不是東洋人死，就是我們死！」

阿祥咬着牙齒，又提起那柄鏟來。忽然壕溝上面來了一聲嚴厲的吆喝：

「你們說什麼！」

那是監工的手裏拿着一根青竹梢，代替皮鞭。朝下面看了幾秒鐘，就又走過去了。阿祥他們繼續地鏟，鏟；汗從他們額上滴下，滲進那灰黃的泥塊裏，他們還是不停手的鏟。

天快黑時，東洋飛機又來，他們幾十個人的頭上盤旋。這次只有一架，可是飛得很低，掘戰壕的幾十個人只顧掘，掘，一聲兒也不響。忽然那東洋飛機的尾巴一翹，就又騰空去了。同時有許多紙片紛紛揚揚落下來，阿祥身邊也落了幾張。他拾起來一看，有許多中國字夾着東洋字，看不懂意思，也就隨手扔開。可是他們都笑起來了。東洋人也幹這玩意兒！

後來阿祥聽一個伙伴說起那傳單是東洋人罵他們自己的軍閥和資本家，他們東洋小兵也一樣是窮人，做工的，種田的，他們不願意殺中國的窮人，他們要反抗他們的軍閥。並且從另一個伙伴那裏，阿祥又知道上海北四川路的東洋兵有二百多人不肯和中國兵打，還宣傳他們這主張，被兵官知道了，就殺了一半，押回東洋去一半。

原來東洋人也有好的，就是他們的軍閥資本家可惡，——阿祥心裏這樣想；可是那樣的思想只在腦子裏一閃，雷也似怒吼的礮聲從對方戰線後面放出來，十幾隻飛機在天空擲炸彈，阿祥就又覺得東洋人——即使是小兵，也還是可惡的。

廟行鎮大戰時，阿祥和春生都有機會上火線了；可不是叫他們去放槍，卻是去撿傷兵。礮彈在他們頭上呼呼地飛過，達達達達達——機關槍的火光也似乎看見他們一次又一次的把傷兵撿往後方，裝上了汽車。

「阿祥，你說就這麼一顆礮彈送了命，算什麼？」

「只要打敗了東洋人，不讓他們過來，就算是你的！」

他們兩個在礮火下一邊工作，一邊這樣說。阿祥和兵士們濕熟了，知道他們決不肯退，他們不怕死，東洋人打不過來，他倒很安心，就連不讓他去抗槍的憤憤也減少了一些了。

接連幾天的惡戰，東洋兵的礮火把一個廟行鎮幾乎轟成了平地。但是中國兵守住了陣線。中國的戰壕就像鐵鑄的一般。因為那戰壕的開掘時也有了他們的汗，所以阿祥和春生覺得很高興，他們不曾白費了力，而且他們另外還有應該興奮的道理：死傷是一天一天多了，戰壕裏的行列漸漸稀薄，那麼，補充上去的，不就是他們麼？

他們兩個在夢裏看見東洋兵的坦克車殺來，而他們呢，跳出戰壕去，拍拍怕！一陣子溜彈把坦克

車炸壞了，動不得；他們從夢裏笑醒來。

可是廟行這一線的戰火卻又漸漸緩和下來。東洋兵進攻失敗，犧牲太多，又改變了戰略了。阿祥他們很快活，卻又有點失望，因為他們那擲手榴彈衝鋒的好夢暫時又不能實現。然而突地他們又被派到八字橋去了。那邊喫緊，需要大批的伙子。阿祥他們的工作又是擲子彈，積食物。

戰事是一天比一天猛烈起來，聽說東洋派了大將白川，帶三師團兵，十幾條兵艦。各方面的戰線都受了攻擊。重砲的巨彈像雨一般落到中國兵的陣線裏來。中國兵死守住戰壕，死傷的數目一小時一小時的增加。阿祥他們也是幾夜不曾睡覺，運了子彈上前線去，又運了傷兵回來。他們連轉轉念頭的工夫也沒有了，他們只是機器一般走着做着；他們只有一個思想：死完了也不退！而且他們相信一定不得退！

那一天晚上，阿祥他們這一隊五六十個伙子，積了許多砲彈槍彈跟着他們的隊長走。他們跑得很快。天上的月亮像一隻鉤，有幾點星，和一塊一塊灰色的雲。那路是高低不平，很難走。可是他們跟着隊長跑，和往常一樣，機器似的。可是漸漸兒他們覺得有點異樣了。雷吼似的砲聲卻越走越遠，很要用點力尖起了耳朵，這才隱隱可以聽得。

阿祥覺得了這異樣，心裏納悶，再走了一會兒，他忍不住了，用手膀打一下旁邊的春生，輕聲兒問道：

「怎麼的走錯了路罷聽不到礮聲！」

「可不是我也詫異了好半天啦！倒像是朝後走，不是上前。」

「一定是派我們到別條戰線去呀！」

在阿祥背後的一個伙伴也插進來說：「阿祥半信半疑地嘴裏響了一聲，還沒說話，驀地聽得他前面的一個伙伴笑了一聲，隨即回過頭來說：

「你們見什麼鬼！我是聽了一些兒來，可不知道真假。東洋兵勢頭兇，這一道戰線是守不住了，退到第二道去呀！」

阿祥怔住了，春生就搶着問道：

「第二道線在那裏呀？」

「說遠可不遠，說近就不近，崑山我是聽說。」

阿祥只喊了這一聲，就說不出來，臉全青了，眼睛紅得像要滴下血來。恰就在這時候，一隊騎馬的光景有七八個，從後面而來，從阿祥他們身邊跑過去了，接着就是軋軋的礮車，接着就是密麻也似的步兵。阿祥知道再不是假了，猛地把肩上的挑兒攢在一邊，他們那一人就突然停住了。阿祥圓睜着眼睛喊道：

「退麼？都燒光了，閩北，江灣，吳淞，都燒光了，那不是給東洋人白燒的！不能退。死也不退！我們去打東洋人，我們不退！」

他一跳，就向那退兵的行列大喊着沖過去。春生想攔也攔不住，也就大喊着跟在後面。可是他沒走得幾步，他的隊長橫沖過來，一把抓起他就往地上一摔，罵了一句：

「活得不耐煩麼？」

春生剛翻得身，頭上就喫着了沉重的一擊。他的兩隻耳朵一齊踉蹌地叫起來，眼前是一片昏黑，他只聽得遠處一陣哄鬧，又是清脆的幾聲砰砰！他就完全失了知覺。

四

上海周圍二十公里內沒有中國兵，也就沒有戰事了！停戰撤兵的會議開了又開，終於草約簽定了。閩北是一片瓦礫。復興上海的呼聲，緊一句鬆一句在喊中國方面的損失，一大篇一大篇的在報紙上登載出來。單是商務印書館，損失一千六百多萬！

然而這樣一個大公司，出版事業，文化機關，不能不籌備復業。啓事在報紙上登出來了：公司對於舊有職員工人一律解雇，復業後新雇職員，另訂辦法，舊職工應得的退職金，公司因為困難而犧牲，不能按照原定契約付給了。

從五千多失業的職工方面立刻來了反響。避難在法租界一個小公寓裏的李先生也是其中的

一個。現在李先生忙了起來，失業的同事們組織機關爭退職金，李先生自然也加入。職工同人也登了啓事，不承認公司單方面的辦法；他們派了代表和公司當局談判，又招待各界，招待新聞記者，又向社會局請願。這一切李先生都參加。他也是公司裏十多年的老職員，照算起來，他應得的退職金也該有千把塊罷。他每天奔走，簡直沒有工夫再幫忙他夫人抱那三歲的男小孩。

爭來爭去，兩個月早就過去了。公司再破格優待一點兒，——在原定折扣上再加一點，聲明這已是公司最後的讓步了。到這時候，李先生覺得就想再忙，也無事可忙了，他只能坐在公寓的黑暗狹小潮溼的房裏嘆氣。李夫人抱怨他白忙了一陣，白賠了許多車錢。

「你女人家不曉得！」

李先生跺着腳喊；近來他的脾氣變壞了。

公司又登了啓事，宣佈定於某日到某日在四川路辦事處發給退職金，貯款以待。

於是職工會方面也趕快登一個啓事，聲明事情還沒解決，並且警告職工同人莫到四川路那辦事處去領款，並且還決定派人到那辦事處左近守候，見有人想去領時，就實行「攔勸」。

李先生自問尚不至於要人家「攔」他，可是要他去「攔」人家，他自量也幹不了，他只好坐在他那黑暗狹小潮溼的房裏，靜候結果。

李夫人忙着洗衣燒飯，那三個孩子就在房間裏那唯一的牀上翻跟斗打架。李先生也沒有心緒

去照管他們到鄰房的人家去借了一份申報來看那些廣告。小書店新刊什麼雜誌和書籍的廣告佔了一大張又半。礮火過去了，出版界又潑辣辣地活動起來——李先生這麼想，略覺得心頭舒服些；但是無意中捫着了錢袋，袋是乾癟的，李先生又皺緊了眉頭了。他翻轉那張申報，就又再看那公司登的「貯款以待」的啓事。

等到三天以後，公司的又一啓事登在報上，說明已領款者現計幾千幾百，少數未領者望從速去領，並延長期限一星期云云。李先生看了這啓事，心裏就一跳，報紙落在地上。他想來只他一個人死心守約，那是何苦呢！公寓的房間錢是要付的，一家五張嘴也得吃，而錢袋早已乾癟。他擡起頭來，望着那正在洗臉盆裏洗青菜的夫人說道：

「哎，看來還是去領了來再說。」

「我女人家，不曉得！」

夫人頭也不擡地回答，她還記得前幾天裏李先生那一句話，近來她的脾氣也變壞了！

李先生寂寞地笑了一笑，拿起那全家僅存的兩毛鈔，就走出去了。

一個鐘頭以後，李先生在四川路了。他躲躲閃閃走進了公司的臨時辦事處。

出來的時候，他的衣袋裏裝了一百多元的鈔票，他一手按在那衣袋外面，揚揚地走着，腰板也挺得直些了。這時他方才看明白，四川路上依舊是花花綠綠，繁華滿眼。

「還我的阿祥來！你曉得的！」

突然一個慘厲的聲音追在李先生背後叫了來。

李先生不由的站住了回過頭去。是一個婦人，滿頭的亂髮，上身是單衣，下身還穿着棉褲，臉是土青色，兩隻眼睛往上翻，全露着眼白。李先生認得是逃難前的舊鄰舍阿祥的老婆，於是二十八日深夜和二十九日清早那些恐怖的經驗立刻從回憶中逆流了過來。那婦人看着李先生厲聲叫道：

「還我的阿祥來！阿祥，他那裏去了，你是曉得的！」

「我不曉得——」

那婦人露出牙齒笑了。這笑是可怕的。李先生心一跳。突然那婦人瞪直了眼睛，像受傷的野獸似的又叫起來：

「你曉得的！你也是打夥兒謀害阿祥的！你也有份，你不要賴！你曉得的！哈哈，我曉得的！——阿祥！人家都和東洋人要好，你做冤家幹麼！我是白死的！哈哈，我知道你們打夥兒謀害他！你不要賴！你也有一份！我今天找到你們了！你不要賴！」

李先生打了個冷噤，心是卜卜地跳，抽身急走，再不敢回頭看一看。

「你們打夥兒謀害他！你不要賴……」

一九三二年九月八日作完

· 選自春蠶 ·

林家鋪子

一

林小姐這天從學校回來就擱起著小嘴脣。她攢下了書包，並不照例到鏡臺前梳頭髮搽粉，卻倒在牀上看著帳頂出神。小花撲的也跳上牀來，挨著林小姐的腰部磨擦，嗚嗚地叫了兩聲。林小姐本能地伸手到小花頭上摸了一下，隨即翻一個身，把臉埋在枕頭裏，就叫道：

「媽呀！」

沒有回答。媽的房就在隔壁，媽素常疼愛這唯一的女兒，聽得女兒回來就要搖搖擺擺走過來問她肚子餓不餓，媽留著好東西呢——再不然，就差吳媽趕快去買一碗餛飩。但今天卻作怪，媽的房裏明明有說話的聲音，並且還聽得媽在打呢，卻是媽連回答也沒一聲。

林小姐在牀上又翻一個身，翹起了頭，打算偷聽媽和誰談話，是那樣悄悄地放低了聲音。然而聽不清，只有媽的連發打呢，間歇地飄到林小姐的耳朵。忽然媽的嗓音高了一些，似乎很生氣，就有幾個字聽得很分明：

——這也是東洋貨那也是東洋貨呢……

林小姐猛一跳，就好像理髮時候頸頸子上粘了許多短頭髮似的，渾身都煩躁起來了。正也是為

了這東洋貨問題她在學校裏給人家笑罵她回家來沒好氣她一手推開了又挨到她身邊來的小花，跳起來就剩下那件新製的翠綠色假毛葛駝絨旗袍來，拎在手裏抖了幾下，嘆一口氣據說這怪好看的假毛葛和駝絨都是東洋來的。她撩開這件駝絨旗袍，從牀下拖出那口小巧的牛皮箱來賭氣似的扭開了箱子蓋，把箱子底朝天向牀上一撒，花花綠綠的衣服和雜用品就滾滿了一牀。小花喫了一驚，撲的跳下牀去，轉一個身，卻又跳在一張椅子上，蹲著望住牠的女主人。

林小姐的一隻手在那堆衣服裏抓撈了一會兒，就呆呆地站在牀前出神。這許多衣服和雜用品越看越可愛，卻又越看越像是東洋貨呢！全都不能穿了麼？可是她——捨不得，而且她的父親也未必肯另外再製新的！林小姐忍不住眼圈兒紅了。她愛這些東洋貨，她又恨那些東洋人，好好兒的發兵打東三省幹麼呢？不然，穿了東洋貨有誰來笑罵。

「死——」

忽然房門邊來了這一聲。接著就是林大娘的搖搖擺擺的瘦身形。看見那亂丟了一牀的衣服，又看見女兒只穿著一件絨線短衣站在牀前出神，林大娘這一驚非同小可。心裏愈是著急，她那個「呃」卻愈是打得多，暫時竟說不出半句話。

林小姐飛跑到母親身邊，哭喪着臉說：

「媽呀！全是東洋貨，明兒叫我穿什麼衣服？」

林大娘搖著頭只是打呃，一手扶住了女兒的肩膀，一手揉磨自己的胸脯，過了一會兒，她方才掙扎出幾句話來：

「阿囡，呃，你幹麼脫得——呃，光落落，留心凍——呃——我這毛病，呃，生你那年起了這個病痛，呃，近來越發兇了！呃——」

「媽呀！你說明兒我穿什麼衣服？我只好躲在家裏不出去了，他們要笑我，罵我！」

但是林大娘不回答。她一路打呃，走到牀前揀出那件駝絨旗袍來，就替女兒披在身上，又拍拍牀，要她坐下。小花又挨到林小姐腳邊，昂起了頭，眯細著眼睛看看林大娘，又看看林小姐；然後牠懶懶地靠到林小姐的腳背上，就林小姐的鞋底來磨擦牠的肚皮。林小姐一脚踢開了小花，就勢身子一歪，躺在牀上，把臉藏在她母親的身後。

暫時兩個都沒有話。母親忙著打呃，女兒忙著盤算「明天怎樣出去」；這東洋貨問題不但影響到林小姐的所穿，還影響到她的所用；據說她那隻常為同學們豔羨的化粧皮夾以及自動鉛筆之類，也都是東洋貨，而她卻又愛這些小玩意兒的！

「阿囡，呃——肚子餓不餓？」

林大娘坐定了半晌以後，漸漸少打幾個呃了，就又開始她日常的疼愛女兒的老功課。

「不餓。噯，媽呀，怎麼老是問我餓不餓呢，頂要緊是沒有了衣服明天怎樣去上學！」

林小姐撒嬌說，依然那樣拳曲著身體，依然把臉藏在母親背後。

自始就沒弄明白爲什麼女兒儘嚷着沒有衣服穿的。林大娘現在第三次聽得了這話兒，不能再注意了，可是她那該死的打呢，很不作美地又連連來了。恰在此時，林先生走了進來，手裏拿著一張字條兒，臉上烏雲霧地像是塗著一層灰。他看見林大娘不住地打呢，女兒躺在滿牀亂丟的衣服堆裏，他就料到了幾分，一雙眉頭就緊緊地皺起。他喚著女兒的名字說道：

「明秀，你的學校裏有什麼抗日會麼？剛送來了這封信，說是明天你再穿東洋貨的衣服去，他們就要燒呢——無法無天的話語，咳……」

「呃——呃」

「真是豈有此理，那一個人身上没有東洋貨，卻偏偏找定了我們家來生事！那一家洋廣貨鋪子裏不是堆足了東洋貨，偏是我的鋪子就犯法，一定要封存咄！」

林先生氣憤憤地又加了這幾句，就頹然坐在牀邊的一張椅子裏。

「呃呢，救苦救難觀世音，呃——」

「爸爸我還有一件考式的棉襖，光景不是東洋貨，可是穿出去人家又要笑我。」

過了一會兒，林小姐從牀上坐起來，說她本來打算進一步要求父親製一件不是東洋貨的新衣，但瞧著父親的臉色不對，便又不敢冒昧。同時，她的衣像中就展開了那件舊棉襖，惹人訕笑的情形，她

忍不住哭起來了。

「呢，呢——啊，啞！——呢，莫，哭，——沒，有，人，笑，你——呢，阿，囡……」

「阿，秀，明，天，不，用，去，讀，書了！飯，快，要，洗，得，喫了，還，讀，什，麼，書！」

林先生懊惱地說，把手裏那張字條兒扯得粉碎，一邊走出房去，一邊嘆氣跺腳。然而沒多幾時，林先生又匆匆地跑了回來，看著林大娘的面孔說道：

「柵，門，上，的，鑰，匙，呢，給，我！」

林大娘的臉色立刻變成灰白，瞪出了眼睛望著她的丈夫，永遠不放鬆她的打呢忽然靜定了半晌。

「沒，有，辦，法，只，好，去，齊，齊，那，些，閑，神，野，鬼了——」

林先生頓住了嘆一口氣，然後又接下去說：

「至，多，我，化，四，百，塊，要，是，黨，部，裏，還，嫌，少，我，拚，著，不，做，生，意，等，他，們，來，封！——我，們，對，過，的，裕，昌，祥，

進的東，洋，貨，比，我，多，足，足，有，一，萬，多，塊，錢，的，碼，子，呢，也，只，化，了，五，百，塊，就，太，平，無，事了。——五，百，塊，算，是，喫，了，幾，筆，倒，賬，罷！——鑰，匙，咳，那，一，個，金，項，圈，總，可，以，兌，成，三，百，塊……」

「呢，呢，真——好，比，強，盜！」

林大娘摸出那鑰匙來，手也顫抖了，眼淚撲簌簌地往下掉。林小姐卻反不哭了，瞪着一對淚眼，呆

呆地出神，她恍惚看見那個曾經到她學校裏來演說而且鐵狗似的釘住看她的什麼委員，一個怪叫人討厭的黑麻子，捧住了她家的金項圈在半空裏跳張開了大嘴巴笑。隨後，她又恍惚看見這強盜似的黑麻子和她的父親吵嘴，父親被他打了……

「啊啲！」

林小姐猛然一聲驚叫，就撲在她媽的身上。林大娘慌得沒有工夫儘打呢，掙扎著說：

「阿囡呢不要哭——過了年，你爸爸有錢，就給你製新衣服——呢，那些狠心的強盜！都咬定我們有錢呢，一年一年虧空，你爸爸做做肥田粉生意又上當呢——店裏全是別人的錢了。阿囡呢，我這病，活著也受罪——呢，再過兩年，你十九歲，招得個好女婿呢，我死也放心了——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二

第二天，林先生的鋪子裏新換過一番布置。將近一星期不曾露臉的東洋貨又都擺在最惹眼的地位了。林先生又摹仿上海大商店的辦法，寫了許多「大廉價照碼九折」的紅紙紙條，貼在玻璃窗上。這天是陰曆臘月廿三，正是鄉鎮上洋廣貨店的「旺月」。不但林先生的額外支出「四百元」指望在這時候撈回來，就是林小姐的新衣服也靠托在這幾天的生意好。

十點多鐘，趕市的鄉下人一羣一羣的在街上走過了。他們臂上挽著籃，或是牽著小孩子，粗聲大

氣地一邊在走，一邊在談話。他們望到了林先生的花花綠綠的鋪面，都站住了，仰起著臉，老婆喚丈夫，孩子叫爹娘，嘖嘖地誇羨那些貨物。新年快到了，孩子們希望穿一雙新襪子，女人們想到家裏的面盆早就用破，全家合用的一條面巾還是半年前的老傢伙，肥皂又斷絕了一個多月，趁這里「賣賤貨」，正該買一點。林先生坐在眼臺上，抖擻著精神，堆起滿臉的笑容，眼睛望著那些鄉下人，又帶賄著自己鋪子裏的兩個夥計，兩個學徒，滿心希望貨物出去，洋錢進來。但是這些鄉下人看了一會，指指點點誇羨了一會，竟自懶洋洋地走到斜對門的裕昌祥鋪面前站住了再看。林先生伸長了頸子，望到那班鄉下人的背影，眼睛裏冒出火來。他恨不得拉他們回來！

「呃——呃——」

坐在眼臺後面那道分隔鋪面與「內宅」的蝴蝶門旁邊的林大娘把勉強忍住了半晌的「呃」放出來。林小姐倚在她媽的身邊，呆呆地望著街上不作聲，心頭卻是卜卜地跳；她的新衣服至少已經走脫了半件。

林先生趕到櫃台前睜大了妬忌的眼睛看著斜對門的同業裕昌祥。那邊的四五個店員一字兒擺在櫃台前，等候做買賣。但是那班鄉下人沒有一個走近到櫃台邊，他們看了一會兒，又照樣的走過去了。林先生覺得心頭一鬆，忍不住望著裕昌祥的夥計笑了一笑。這時又有七八人一隊的鄉下人走到林先生的鋪面前，其中有一位年青的居然上前一步，歪著頭看那些掛著的洋傘。林先生猛轉過臉

來一對嘴唇皮立刻嘻開了；他親自兜攬這位惡想中的顧客了。

「喂，阿弟，買洋傘麼？便宜貨，一隻洋賣九角，看看貨色去。」

一個夥計已經取下了兩三把洋傘，立刻撐開了一把，熱刺刺地塞到那年青鄉下人的手裏，挺起精神，使出誇賣的本領來：

「小常家，你看洋緞面子，實心骨子，晴天落雨，耐用好看！九角洋錢一頂，再便宜沒有了……那邊是一隻洋一頂，貨色還沒這等好呢，你比一比就明白。」

那年青的鄉下人擎著傘，沒有主意的張大了嘴巴。他回過頭去望著一位五十多歲的老頭子，又把手裏的傘攏了一攏，似乎說：「買一把罷？」老頭子卻老大著急地吆喝道：

「阿大！你昏了，想買傘！一船硬柴，一古腦兒只賣了三塊多錢，你娘等著量米回去喫，那有錢來買傘！」

「貨色是便宜，沒有錢買！」

站在那里觀望的鄉下人都嘆著氣說，懶洋洋地都走了。那年青的鄉下人滿臉漲紅，搖一下頭，放了傘也就要想走，這可把林先生急壞了，趕快讓步問道：

「喂，喂，阿弟，你說多少錢呢？——再去看看，貨色是靠得住的！」
「貨色是便宜，錢不夠。」

老頭子一面回答，一面拉住了他的兒子，逃也似的走了。林先生苦著臉，踱回到賬檯裏，渾身不得勁兒。他知道不是自己不會做生意，委實是鄉下人太窮了，買不起九毛錢的一頂傘。他偷眼再望斜對門的裕昌祥，也還是只有人站在那里看，沒有人上櫃台買。裕昌祥左右鄰的生泰雜貨店、萬鞋糕餅店，那就簡直連看的人都沒有半個。一羣一羣走過的鄉下人都挽著籃子，但籃子裏空無一物；間或有花藍布的一包兒，看樣子就知道那是米，甚至一個多月前鄉下人收穫的晚稻也早已被地主們和高利貸的債主們如數逼光，現在鄉下人不得不一升兩升的量著貴米喫。這一切林先生都明白，他就覺得自己的一份生意至少是間接的被地主們和高利貸者剝奪去了。

時間漸漸移近正午，街上走的鄉下人已經很少了，林先生的鋪子就只做成了一塊多錢的生意，僅僅足夠開銷了。「大廉價照碼九折」的紅綠紙條的廣告費，林先生垂頭喪氣走進「內宅」去，幾乎沒有勇氣和女兒老婆相見。林小姐含著一泡眼淚，低著頭坐在屋角。林大娘在一連串的打靶中，掙扎著對丈夫說：

「化了四百塊錢，——又忙了一個晚上擺設起來，呢，東洋貨是准賣了，卻又生意清淡，呢——阿囡的爺呀……吳媽又要拿工錢——」

「還只半天呢！不要著急。」

林先生勉強安慰著心裏的難受，比刀割還利害。他悶悶地踱了幾步。所有推廣營業的方法都想

過了，覺得都不是路。生意清淡，早已各業如此，並不是他一家呀；人們都窮了，可沒有法子。但是他總還希望下午的營業能夠比較好些。本鎮的人家買東西大概在下。難道他們過新年不買些東西？只要他們存心買，林先生的營業是有把握的。畢竟他的貨物比別家便宜。

是這盼望使得林先生依然能夠抖擻著精神坐在櫃台上守候他意想中的下午的顧客。

這下午照例和上午顯然不同：街上並沒很多人，但幾乎每個人都相識，都能夠叫出他們的姓名，或是他們的父親和祖父的姓名。林先生靠在櫃台上，用了異常溫和的眼光迎送這些慢慢地走著談著經過他那鋪面的本鎮人。他時常笑嘻嘻地迎著常有交易的人喊道：

「呵，××哥，到清風閣去喫茶麼？小店裏大放盤，交易點兒去！」

有時被喚著的那位居然站住了，走上櫃台來，於是林先生和他的店員就要大忙而特忙，異常敏感地伺察著這位未可知的顧客的眼光，瞧見他的眼光瞥到什麼貨物上，就趕快拏出那種貨物請他考較。林小姐站在那對蝴蝶門邊看，也常常被林先生喚出來對那位未可知的顧客叫一聲「伯伯」。

小學徒送上一杯使茶來，外加一枝小聯珠。

在價目上，林先生也格外讓步；遇到那位顧客一定要除去一毛錢左右尾數的時候，他就從店員手裏拏過那算盤來算了一會兒，然後不得已似的把那尾數從算盤上撥去，一面笑嘻嘻地說：

「真不夠本呢！可是老主顧，只好遵命了。請你多作成幾筆生意罷！」

整個下午就是這麼張羅著過去了。連現帶賒，大大小小，居然也有十來注交易。林先生早已汗透棉袍。雖然是累得那麼著，林先生心裏卻很愉快。他冷眼偷看斜對門的裕昌祥，似乎趕不上他自己鋪子的「熱鬧」。常在那對蝴蝶門旁邊看望的林小姐，臉上也有些笑意。林大娘也少打幾個鬼了。

快到了燈時候，林先生核算這一天的「流水賬」。上午是等於零，下午賣進十六元八角五分，八塊錢是賒賬。林先生微微一笑，但立即皺緊了眉頭了。他今天的「大放盤」確是照本出賣，開銷都沒著落，官利更說不上。他呆了一會兒，又開了賬箱，取出幾本賬簿來翻著，打了半天算盤。賬上「人欠」的數目共有一千三百餘元，本鎮六百多，四鄉七百多，可是「欠人」的客賬，單是上海的東昇字號就有八百，合計不下二千哪！林先生低聲嘆一口氣，覺得明天以後如果生意依然沒見好，那他這年關就有點難過了。他望著玻璃窗上「大放盤照碼九折」的紅綠紙條，心裏這麼想：「照今天那樣當真枝盤，生意總該會見好；虧本麼？沒有生意也是照樣的要開銷。只好先拉些主顧來再慢慢兒想法提高貨碼……要是四鄉還有批發生意來，那就更好！」

突然有一個人來打斷林先生的甜蜜夢想了。這是五十多歲的一位老婆子，鬚鬚頭頭地走進店來，手裏擎著一個小小的藍布包。林先生猛抬起頭來，正和那老婆子打一個照面，想躲避也躲避不及，只好走上前去招呼她道：

「朱三太，出來買過年東西麼？請到裏面去坐坐。——阿秀，來扶朱三太。」

林小姐早已不在那對蝴蝶門邊了，沒有聽到。那朱三太連連搖手就在鋪面裏的一張椅子上坐了，鄭重地打開她的藍布手中包，——包裏僅有一扣摺子，她抖抖兢兢地雙手捧了，直送到林先生的鼻子前，她的嘴唇脣扭了幾扭，正想說話，林先生早已一手接過那摺子，同時搶先說道：

「我曉得了，明天送到你府上罷。」

「哦，哦，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總是三個月，三三得九，是九塊罷？」——「明天你送來？哦，哦，不要送，讓我帶了去。」

朱三太扭着她的嘴唇，很難難似的說。她有三百元的「老本」存在林先生的鋪子裏，按月來取三塊錢的利息，可是最近林先生卻拖欠了三個月，原說是到了年底總付，明天是送灶日，老婆子要買送灶的東西，所以親自上林先生的鋪子來了。看她那股扭起了一對嘴唇的勁兒，光景是錢不到手就一定不肯走。

林先生抓着頭皮不作聲。這九塊錢的利息，他何嘗存心白賴，只是三個月來生意清淡，每天賣得的錢僅夠開伙食，付捐稅，不知不覺就拖欠下來了。然而今天要是不付，這老婆子也許會就在鋪面上嚷鬧，那就太丟臉，對於營業的前途很有影響。

「好，好，帶了去罷，帶了去罷！」

林先生終於鬨氣似的說，聲音有點兒哽咽。他跑到賬臺裏，把上下午賣得的現錢歸併起來，又從

臉包裏掏出一個雙毫，這才湊成了八塊大洋，十角小洋，四十個銅子，交付了朱三太。當他看見那老婆子把這些銀洋銅子鄭重地數了又數，而且抖抖簌簌地放在那藍布手上包了起來的時候，他忍不住嘆一口氣，異想天開地打算拉回幾文來，他勉強笑着說：

「三阿太，你這藍布手巾太舊了，買一塊老牌麻紗白手帕去罷？我們有上好的洗臉手中肥皂，買一點兒去新年裏用罷。價錢公道！」

「不要，不要，老太婆了，用不到。」

朱三太連連搖手說，把摺子藏在衣袋裏，捧着她的藍布手巾包竟自去了。

林先生哭喪着臉，走回「內宅」去。因這朱三太的上門來討利息，他記起還有兩注存款，橋頭陳老七的二百元和張寨婦的一百五十元，總共十來塊錢的利息，都是「不使」拖欠的，總得先期送去。他掄着指頭算日子：廿四，廿五，廿六——到廿六，放在四鄉的賬頭該可以收齊了，店裏的壽生是前天出去收賬的，極遲是廿六應該回來了；本鎮的賬頭總得到廿八九方才有個數目。然而上海號家的收賬客人說不定，明後天就會到，只有再向恆源錢莊去借了。但是明天的門市怎樣……

他這麼低着頭一邊走一邊想，猛聽得女兒的聲音在他耳邊說：

「爹爹，你看這塊大綢好麼？七尺四塊二角，不貴罷？」

林先生心裏驕地一跳，站住了，睜大眼睛，說不出話。林小姐手裏托着那塊綢，卻在那里憨笑。四

塊二角數目可真不算大，然而今天店裏一共只賣得十六塊多，並且是老實照本賤賣的呀！林先發怔了一會兒，方才沒精打采地問道：

「你那來的錢呢？」

「掛在賬上。」

林先生聽得又是欠賬，忍不住皺一下眉頭。但女兒是自己寵慣了的，林大娘又抵死偏護著，林先生沒奈何，只有苦笑。過一會兒，他倒底嘆一口氣，是輕輕埋怨道：

「那麼性急過了年再買豈不是好？」

三

又過了兩天，「大放盤」的林先生的鋪子，生意果然很好，每天可以做三十多元的生意了。林大娘的打呢，大大減少，平均是五分鐘來一次；林小姐在鋪面和「內宅」之間跳進跳出，臉上紅噴噴地時常在笑，有時竟在鋪面幫忙招呼生意，直到林大娘再三喚她，方才跑進去，一邊擦着額上的汗珠，一邊興沖沖地急口說：

「媽呀，又叫我進來幹麼！我不覺得辛苦呀！媽爸爸累得滿身是汗，嗓子也喊啞了——剛才一個客人買了五塊錢東西呢！媽不要怕我辛苦，不要怕爸爸叫我歇一會兒就出去呢！」

林大娘只是點頭，打一個呢，就唸一聲「大慈大悲菩薩」。客廳裏本就供奉着一尊瓷觀音，點着

一炷香，林大娘就搖搖擺擺走過去磕頭，謝菩薩的保佑，還要禱請菩薩一發慈悲，保佑林先生的生意永遠那麼好，保佑林小姐易長易大，明年就得個好女婿。

但是在鋪面張羅的林先生雖然打起精神做生意，臉上笑容不斷，心裏卻像有幾根線牽着。每逢賣進了一塊錢，看見顧客欣然挾着紙包而去，林先生就忍不住心裏一頓，在他心裏的算盤上就加添了五分洋錢的血本的虧折。他幾次想把這個「大放盤」時每塊錢的實足虧折算成三分，可是無論如何，算來算去總得五分。生意雖然好，他卻越賣越心疼了。在櫃台上招呼主顧的時候，他這種矛盾的心理有時竟至幾乎使他發暈。偶而他偷眼望望斜對門的裕昌祥，就覺得那邊開立在櫃台邊的店員和掌櫃嘴角上都帶着譏諷的訕笑，似乎都在說：「看這姓林的傻子呀！當真虧本放盤哪！看着罷，他的生意越好，就越虧本，倒閉得越快。」那時候，林先生使咬一下嘴唇，決定明天無論如何要把貨碼提高，要把次等貨標上頭等貨的價格。

給林先生斡旋那「封存東洋貨」問題的商會長當走過林先生鋪子的時候，也微微笑着，站住了對林先生賀喜，並且拍着林先生的肩膀，輕聲說：

「如何？四百塊錢化得不冤枉呢！——可是，卜局長那邊，你也得稍稍點綴，防他看得眼紅，也要來敲詐生意好，妬忌的人就多，就是卜局長不生氣，他們也要去挑撥呀！」

林先生謝商會長的關切，心裏老大喫驚，幾乎連做生意都沒有精神。

然而最使他心种不寧的是店裏的壽生出去收賬到現在還沒回來，林先生是等著壽生收的錢來開銷「客賬」。上海東昇字號的收賬客人前天早已到鎮，直催逼得林先生再沒有話語支吾了。如果壽生再不來，林先生只有向恆源錢莊借款的一法，這來，林先生又將多負擔五六十元的利息，這在見天虧本的林先生委實比割肉還心疼。

到四點鐘光景，林先生忽然聽得街上走過的人們亂哄哄地在議論着什麼，人們的臉色都很惶急，似乎發生了什麼大事情了。一心惦念着出去收賬的壽生是否平安的林先生就以爲一定是快班船遭了強盜搶，他的心卜卜地亂跳。他喚住了一個過路人焦急地問道：

「什麼事？不是栗市快班遭了強盜搶？」

「哦！又是強盜搶麼？路上真不太平！搶還是小事，還要綁人去哪！」

那人，有名的開漢陸和尚，含糊地回答，同時眯着半隻眼睛看林先生鋪子裏花花綠綠的貨物。林先生不得要領，心裏更急，丟開陸和尚，就去問第二個走近來的人，橋頭的王三毛：

「聽說栗市班遭搶，當真麼？」

「那一定是太保阿書手下人幹的，太保阿書是槍斃了，他的手下人多麼利害！」

王三毛一邊回答，一邊只顧走。可是林先生卻急壞了，冷汗從額角上鑽出來。他早就估量到壽生一定是今天回來，而且是從栗市——收賬程序中預定的最後一處，坐快班船回來，此刻已是四點鐘，

不見他來，王三毛又是那樣說，那還有什麼疑義麼？林先生竟忘記了這所謂「粟市班遭強盜槍」乃是自己的發明了！他滿臉急汗，直往「內宅」跑，在那對蝴蝶門邊忘記跨門檻，幾乎絆了一交。

「爸爸！上海打仗了！東洋兵放炸彈燒閘北——」

林小姐大叫着跑到林先生跟前。

林先生怔了一下。什麼上海打仗，原就和他不相干，但中間既然牽連着「東洋兵」，又好像不能不追問一聲了。他看着女兒的很興奮的臉孔問道：

「東洋兵放炸彈麼？你從那裏聽來的？」

「街上走過的人全是那麼說。東洋兵放大砲，擲炸彈，閘北燒光了！」

「哦，那麼，有人說粟市快班強盜槍麼？」

林小姐搖頭，就像撲火的燈蛾似的撲向外面去了。林先生遲疑了一會兒，站在那蝴蝶門邊抓頭皮。林大娘在裏面打呢，又是喃喃地禱告：「菩薩保佑，炸彈不要落到我們頭上來！」林先生轉身再到鋪子裏，卻見女兒和兩個店員正在談得很熱鬧。對門生泰雜貨店裏的老板金老虎也站在櫃台外邊，指手劃腳地講談。上海打仗，東洋飛機擲炸彈燒了閘北，上海已經罷市，全都證實了。強盜槍快班船麼？沒有聽人說過呀！粟市快班麼？早到了，一路平安。金老虎看見那快班船上的伙計剛剛擋着兩個蒲包走過的。林先生心裏鬆一口氣，知道壽生今天又沒回來，但也知道好好兒的沒有逢到強盜槍。

現在是滿街都在議論上海的慘變了！小伙計們夾在圍裏罵「東洋烏龜」！竟也有人當街大呼：「再買東洋貨就是忘八！」林小姐聽着，臉上就飛紅了一大片。林先生卻還不動神色。大家都賣東洋貨，並且大家化了幾百塊錢以後，都已經奉着特許：「只要把東洋商標撕去了，就行。」他現在滿店的貨物都已經稱為「國貨」，買主們也都是「國貨國貨」地說着，就拿走了。在此滿街人人爲了上海的戰事而沒有心思想到生惹的時候，林先生始終在籌慮他的正事。他還是不肯化重利去借莊款。他去和上海號家的收賬客人情商，請他再多等這麼一天兩天。他的壽生極遲明天晚快邊總會到。

「林老板，你也是明白人，怎麼說出這種話來呀！現在上海開了火，說不定明後天火車就不通，我是巴不得今晚就動身呢！怎麼再等一兩天？請你今天把賬款激清，明天一早我好走。我也是喫人家的飯，請你照顧照顧罷！」

上海客人毫無通融地拒絕了林先生的情商。林先生看來是無可商量了，只好忍痛去到恆源錢莊上商借。他還恐怕那「錢糊塗」知道他是急用，要趁火打劫，高抬利息。誰知錢莊經理的口氣卻完全不對了。那癆病鬼經理聽完了林先生的申請，並沒作答，只管捧着他那老古董的水煙筒卜落落卜落落的呼，直到燒完一根紙吹。這才慢吞吞地說：

「不行了！東洋兵開仗，上海罷市，銀行錢莊都封關，知道他們幾時弄得好！上海這路一斷，做莊就成了沒腳蟹，匯劃不通，比尊處再好些的戶頭也只好不做了。對不起，實在愛莫能助！」

林先生呆了一呆，還總以為這癆病鬼經理故意刁難，無非是為提高利息作地步，正想結結實實說幾句懇求的話，卻不料那經理逼進一步道：

「剛才做東吩咐過，他得的信，這次的亂子恐怕要鬧大，叫我們收緊盤子！尊處原欠五百，廿二那天，又是一百，總共是六百，年關前總得掃數歸清；我們也算是老主顧，今天先透一個信，免得臨時多費口舌，大家面子上難為情。」

「哦——可是小店裏也實在為難。要看賬頭收得怎樣。」

林先生呆了半晌，這才吶出這兩句話。

「嘿！何必客氣寶號裏這幾天來的生意比眾不同，區區六百塊錢，還為難麼？今天同老兄說明白了，總望掃數歸清，我在做東跟前好交代。」

癆病鬼經理冷冷地說，站起來了。林先生冷了半截身子，瞧情形是萬難挽回，只好硬着頭皮走出了那家錢莊。他此時這才明白原來遠在上海的打仗也要影響到他的小鋪子了。今年的年關當真是難過：上海的收賬客人立逼着要錢，恆源裏不許宕過年，壽生還沒回來，知道他怎樣了，鎮上的賬頭，去年只收起八成，今年瞧來連八成都捏不穩——橫在他前面的路，只是一條「暫停營業，清理賬目！」而這條路也就等於破產，他這鋪子裏早已沒有自己的資本，一旦清理，剩給他的，光景只有一家三口三個光身子！

林先生愈想愈仄，走過那座望仙橋時，他看著橋下的渾水，幾乎想縱身一跳完事。可是有一個人，在背後喚他道：

「林先生，上海打仗了，是真的罷？聽說東柵外剛剛調來了一枝兵，到商會裏要借餉，開口就是二萬，商會裏正在開會呢！」

林先生急回過臉去看，原來正是那位存有兩百塊錢在他鋪子裏的陳老七，也是林先生的一位債主。

「哦——」

林先生打一個冷噤，只回答了這一聲，就趕快下橋，一口氣跑回家去。

四

這晚上的夜飯，林大娘在家常的一葷二素以外，特又添了一個碟子，是到八仙樓買來的紅燜肉，林先生心愛的東西。另外又有一斤黃酒。林小姐笑不離口，為的鋪子裏生意好，為的大綱新旗袍已經做成，也為的上海竟然開火，打東洋人。林大娘打死的次數更加少了，差不多十分鐘只來一回。

只有林先生心裏發悶到要死。他喝着悶酒，看看女兒，又看看老婆，幾次想把那炸彈似的惡消息宣布，然而終於沒有那樣的勇氣。並且他還不曾絕望，還想掙扎，至少是還想掩飾他的兩下裏碰不到頭。所以當商會裏議決了答應借餉五千並且要林先生攤認二十元的時候，他毫不推托，就答應下來。

了他決定非到最後五分鐘不讓老婆和女兒知道那家道困難的真實情形。他的劃算是這樣的：人家欠他的賬收一個八成罷，他還人家的賬也是個八成——反正可以藉口上海打仗，錢莊不通，為難的是人欠我欠之間尚差六百光景，那只有用剜肉補瘡的方法拚命放盤賤貨，且撈幾個錢來渡過了眼前再說。這年頭兒，誰能夠顧到將來呢？眼前得過且過。

是這麼想定了方法，又加上那一斤黃酒的力量，林先生倒酣睡了一夜，惡夢也沒有半個。

第二天早上林先生醒來時已經是六點半鐘。天色很陰沉。林先生覺得有點頭暈。他匆匆忙忙吞進兩碗稀飯，就到鋪子裏，一眼就看見那位上海客人板起了臉孔。那里坐守「回話」而尤其叫林先生猛喫一驚的，是斜對門的裕昌祥也貼起紅紅綠綠的紙條，也在那里「大放盤照碼九折」了！林先生昨夜想好的「如意算盤」立刻被斜對門那些紅綠紙條沖一個搖搖不定。

「林老板，你真是開玩笑！昨晚上不給我回音。輪船是八點鐘開，我還得轉乘火車，八點鐘這班船我是非走不行！請你快點——」

上海客人不耐煩地說，把一個拳頭在桌子上放一放。林先生只有陪不是，請他原諒，實在是因為上海打仗錢莊不通，彼此是多年的老主顧，務請格外看承。

「那麼叫我空手回去麼？」

「這這斷乎不會。我們的壽生一回來，有多少就付多少，我，要是藏落半個錢，不是人！」

林先生顫着聲音說，努力忍住了滾到眼眶邊的眼淚。

話是說到盡頭了，上海客人只好不再囑囑，可是他坐在那裏不肯走。林先生急得什麼似的，心是卜卜地亂跳。近年來他雖然萬分拮据，面子上可還遮得過；現在擺一個人在鋪子裏坐守，這件事要是傳揚開去，他的信用可就完了，他的債戶還多著呢，萬一羣起做尤，他這鋪子只好立刻關門。他在沒有辦法中想辦法，幾次請這位討賬客人到內宅去坐，然而討賬客人不肯。

天又索索地下起凍雨來了。一條街上冷清清地簡直沒有人行。自有這條街以來，從沒見過這樣的蕭索的臘尾，歲盡朔風吹著那些招牌，叭叭地響。漸漸地凍雨又有變成的雪花的模樣。沿街店鋪裏的伙計們靠在櫃臺上仰起了臉發怔。

林先生和那位收賬客人有一句沒一句的閒談着。林小姐忽然走出蝴蝶門來站在街邊看那索索的凍雨。從蝴蝶門後送來的林大娘的呃呃的聲音又漸漸兒加勤。林先生嘴裏應酬着，一邊看着女兒，又聽聽老婆的打呃，心裏一陣一陣酸上來，想起他的一生簡直沒幸福，然而又不知道坑害到他這地步的，究竟是誰那位上海客人似乎氣平了一些了，忽然很懇切地說：

「林老板，你是個好人，一點嗜好都沒有，做生意巴結認真。放在廿年前，你怕不發財麼？可是現今時勢不同，捐稅重，開銷大，生意又清，混得過也還是你的本事。」

林先生嘆一口氣苦笑着，算是謙遜。

上海客人頓了一頓，又接着說下來：

「貴鎮上的市面今年又比上年差些，是不是內地全靠鄉莊生意，鄉下人太窮，真是沒有法子，——呀，九點鐘了！怎麼你們的收賬伙計還沒來呢？這個人靠得住麼？」

林先生心一跳，暫時回答不出來。雖然是七八年的老伙計，一向沒有出過岔子，但誰能保到底呢！而況又是過期不見回來。上海客人看著林先生那遲疑的神氣，就笑，那笑聲有幾分異樣。忽然那邊林小姐轉臉對林先生急促地叫道：

「爸爸，壽生回來了！一身泥！」

顯然林小姐的叫聲也是異樣的，林先生跳起來，又驚又喜，著急的想跑到櫃臺前去看，可是心慌了，兩腿發軟這時壽生已經跑了進來，當真是一身泥，氣喘喘地坐下了，說不出話來。林先生估量那情形不對，嚇得沒有主意，也不開口。上海客人在旁邊皺眉頭。過了一會兒，壽生方才喘着氣說：

「好險呀？差一些兒被他們抓住了！」

「到底是強盜搶了快班船麼？」

林先生驚極，心一橫，到逼出話來了。

「不是強盜，是兵隊拉夫呀！昨天下午趕不上趕快班。今天一早趕快船，那里知道航船聽得這裏要捉船，就停在東柵外了。我上岸走不到半里路，就碰到拉夫。西面寶祥衣莊的阿毛被他們拉去了。我

跑得快，抄小路逃了回來。他媽的，性命交關！」

壽生一面說，一面撩起衣服，從肚兜裏掏出一個手中包來，遞給了林先生，又說道：

「都在這里了。栗市的那家黃茂記，很可惡，這種戶頭，我們明年要留心！」——我去洗一個臉，換件衣服再來。」

林先生接了那手中包，捏一把，臉上有些笑容了。他到賬臺裏打開那手中包來，先看一看那張「清單」，打了一會兒算盤，然後點檢銀錢數目，是大洋十一元，小洋二百角，鈔票四百二十元，外加即期莊票兩張，一張是規元五十兩，又一張是規元六十五兩。這全部都付給上海客人，照賬算也還差一百多元。林先生凝神想了半晌，斜眼偶看了坐在那里吸煙的上海客人幾次，方才歎一口氣，割肉似的拿起那兩張莊票和四百元鈔票，捧到上海客人跟前，又說了許多話，方才得到上海客人點一下頭，說一聲「對啦」。

但是上海客人把莊票看了兩遍，忽又笑着說道：

「對不起，林老板，這莊票，費神兌了鈔票給我罷。」

「可以，可以。」

林先生洗口回答，慌忙在莊票後面蓋了本店的書東圖章，派一個伙計到恆源莊去取現，並且叮囑了要鈔票。又過了半晌，伙計卻是空手回來。恆源莊把票子收了，但不肯付錢。據說是扣抵了林先生

的欠款。天是在當與下雪了。林先生也沒張傘，冒雪到恆源莊去親自交涉。結果是徒然。

「林老板，怎樣了呢？」

看見林先生苦著臉跑回來，那上海客人很不耐煩地問了。

林先生幾乎想哭出來，沒有話回答，只是歎氣。除了央求那上海客人再通融，還有什麼別的办法？壽生也來了，幫着林先生說。他們賭咒欠下的二百多元，趕明年初十邊一定匯到上海。是老主顧了，向來三節清賬，從沒半句話，今兒實在是意外之變，大局如此，沒有辦法，非是他們刁賴。

然而不添一些，到底是不行的。林先生忍痛又把這幾天內賣得的現款湊成了五十元，算是總共付了四百五十元，這才把那位叫人頭痛的上海收賬客人送走了。

此時已有十一點了，天還是飄飄揚揚落着雪。買客沒有半個。林先生納悶了一會兒，和壽生商量本街的賬頭怎樣去收討。兩個人的眉頭都皺緊了，都覺得本鎮的六百多元賬頭收起來真沒有把握。壽生挨着林先生的耳朵悄悄地說道：

「聽說南柵的聚隆，西柵的和源，都不穩呢！這兩處欠我們的，就有三百光景，這兩筆倒賬要預先防着，喫下了，可不哭玩的！」

林先生臉色變了，嘴唇有點抖。不料壽生把聲音再放低些，支支吾吾地說出了更駭人的消息來：「還有，還有討厭的謠言，是說我們這裏了。恆源莊上一定聽得了這些風聲，這才對我們逼得那

麼急。說不定上海的收賬客人也有點曉得——只是誰和我們作對呢？難道就是斜對門麼？」

壽生說着，就把嘴向裕昌祥那邊吹了一吸。林先生的眼光跟着壽生的嘴也向那邊瞥了一下，心裏直是亂跳，哭喪着臉，好半天說不出話來。他的又麻又痛的心裏感到這一次他準是毀了！——不毀纔是作怪。黨老爺敲詐他，錢莊壓逼他，同業又中傷他，而又要喫倒賬，憑誰也受不了這樣重重的磨折？而究竟為了什麼他應該活受罪呀！他，從父親手裏繼承下這小小的鋪子，從沒敢浪費他，做生意多麼巴結，他沒有害過人，沒有起過歹心，就是他的祖上，也沒害過人，做過歹事呀！然而他直如此命苦天老爺沒有眼睛！

「不過師傅，隨他們去造謠罷，你不要發急。荒年傳亂話，聽說說是鎮上的店鋪十家有九家沒法過年關。時勢不好，市面清得不成話，素來硬朗的鋪子今年都打飢荒，也不是我們一家困難！天塌壓大家，商會裏總得議個辦法出來，總不能大家一齊拖倒，弄得市面更加不像市面。」

看見林先生愈密了，壽生姑且安慰着，忍不住也歎了一口氣。

雪是愈下愈密了，街上已經見白。偶而有一條狗垂着尾巴走過，抖一抖身體，搖落了厚積在毛上的那些雪，就又悄悄地夾着尾巴走了。自從有這條街以來，從沒見過這樣冷落淒涼的年關！而此時，遠在上海，日本軍的重砲正在發狂地轟燬那邊繁盛的市廛！

五

淒涼的年關，終於也過去了。鎮上的大小鋪子倒閉二十八家。內中有一家「信用素著」的綢莊，欠了林先生三百元貨賬的聚隆與和源也畢竟倒了。大年夜的白天，壽生到那兩個鋪子裏磨了半天，也只拿了二十多塊來。這以後，就聽說沒有一個收賬員拿到半文錢。兩家鋪子的老板都躲得見面了。林先生自己呢，多虧商會長一力斡旋，還無須往鄉下躲，然而欠下恆源錢莊的四百多元非要用正月十五以前還清不可，並且又訂定了苛刻的條件。從正月初五開市那天起，恆源就要派人到林先生鋪子裏「守提」，賣得的錢，八成歸恆源扣賬。

新年那四天，林先生家裏就像一個冰窖。林先生常常歎氣，林大娘的打呢像連珠礮。林小姐雖然不打呢，也不歎氣，但是，呆呆地好像害了多年的黃病。她那件大綢新旗袍，為的要付吳媽的工錢，已經上了當舖了；小學徒從清早七點鐘就去那家唯一的當舖門前守候，直到九點鐘方才從人堆裏拏了兩塊錢擠出來。以後，當舖就止當了。兩塊錢這已是最高價。隨你值多少錢的貴重衣飾，也只能當得兩塊呢！叫做「兩塊錢封門」。鄉下人忍着冷刺下身上的棉襖，遮上櫃臺去，那當舖裏的伙計拏起來抖了一抖，就直丟出去，怒聲喊道：「不當！」

元旦起，是大好的晴天。關帝廟前那空場上，照例來了跑江湖趕新年生意的攤販和變把戲的雜耍。人們在那些攤子面前懶懶地擰着腿走，兩手捫着空的腰包，就又懶懶地走開了。孩子們拉住了娘的衣角，賴在花礮檯前不肯走，娘就給他一個老大的耳光。那些特來趕新年的攤販們連伙食都開銷

不了，白賴在「安商客寓」裏，天天和客寓主人吵鬧。

只有那班變把戲的出了八塊錢的大生意，黨老爺們喚他們去點綴了一番「昇平氣象」。

初四那天晚上，林先生勉強籌措了三塊錢，辦一席酒請鋪子裏的「相好」喫例例的「五路消」。

商量明天開市的辦法。林先生早就善思過熟透，這鋪子開下去呢，眼見得是虧本的生意，不開呢，他一家三口兒簡直沒有生計，而且倒底人家欠他的貨賬還有四五百，他一關門就更難討取，惟一的辦法是減省開支，但捐稅派餉是逃不了的，「敲詐」尤其無法躲避，裁去一兩個店員罷，本來他只有三個伙計，壽生是他的左右手，其餘的兩位也是怪可憐見的，況且辭歇了倒底也不夠招呼生意。家裏呢，也無可再省，吳媽早已辭歇，他覺得只有硬着頭皮做下去，或者靠菩薩的保佑，鄉下人春蠶熟，他的虧空還可以補救。

但要開市，最大的困難是缺乏貨品，沒有現錢寄到上海去，就拿到貨。上海打得更利害了，賒賬是休轉這念頭，賣底貨罷，他店裏早已淘空，祭子上那些裝衛生衣的紙盒就是空的，不過擺在那裏裝幌子。他鋪子裏就剩了些日用雜貨，臉盆毛巾之類，存底還厚。

大家喝了一會兒悶酒，抓腮挖耳地想不出好主意。後來談起開天來，一個伙計忽然說：

「亂世年頭，人比不上狗！聽說上海開北燒得精光，幾十萬人都只逃得一個光身子。虹口一帶呢，燒是還沒燒，人都逃光了，東洋人兇得很，不許搬東西，上海房錢漲起幾倍。逃出來的人都到鄉下來了。

昨天鎮上就到了一批，看樣子都是好好的，人家現在卻弄得無家可歸！

林先生搖頭嘆氣。壽生聽了這話，猛的想起了一個好辦法；他放下了筷子，拿起酒杯來，一口喝乾了，笑嘻嘻對林先生說道：

「師傅，聽得阿四的話麼？我們那些臉盆，毛巾，肥皂，襪子，牙粉，牙刷，就可以如數銷清了。」

林先生瞪出了眼睛，不懂得壽生的意思。

「師傅，這是天大的機會。上海逃來的人，總還有幾個錢，他們總要買些日用的東西，是不是這筆生意，我們趕快去張羅！」

壽生接着又說，再歸出一杯酒來，喝了，滿臉是喜氣。兩個伙計也省悟過來了，哈哈大笑。只有林先生還不很了然。近來的逆境已經把他變成糊塗。他惘然問道：

「你拏得穩麼？臉盆，毛巾，別家也有。」

「師傅，你忘記了！臉盆毛巾一類的東西，只有我們存底獨多。裕昌祥裏拏不出十隻臉盆，而且都是揀賸貨。這筆生意，逃不出我們的手掌心的了！我們趕快多寫幾張廣告，到四柵去分貼，逃難人住的地方——噯，阿四，他們住在什麼地方？我們也要去貼廣告。」

「他們有親戚的住到親戚家裏去了，沒有的，還借住在西柵外前廠的空房子。」

叫做阿四的伙計回答，臉上發亮，很得意自己的無意中立了大功。林先生這時也完全明白了，心

裏一快樂，就又靈活起來。他馬上擬好了廣告的底稿，專揀店裏有的日用品開列上去，約莫也有十幾種。他又摹倣上海大商店賣「一元貨」的方法，把臉盆毛巾牙刷牙粉配成一套賣一塊錢，廣告上就大書「大廉價一元貨」。店裏本來還有餘剩下的紅綠紙，壽生大張的裁好了，拏筆就寫。兩個伙計和學徒就亂烘烘地拏過臉盆毛巾牙刷牙粉來裝配一組。人手不夠，林先生叫女兒出來幫着寫，幫着裝配，另外又配出幾種「一元貨」，全是零星的日用必需品。

這一晚上，林家鋪子裏直忙到五更左右，方才大致就緒。第二天清早，開門鞭礮響過，排門開了，林家鋪子布置得又是一新。漏夜趕起來的廣告早已漏夜分頭貼出去。西柵外論廠一帶是壽生親自去布置，哄動那些借住在論廠裏的逃難人，都起來看，當做一件新聞。

「內宅」裏，林大娘也起了個五更，瓷觀音面前點了香，林大娘爬着磕了半天響頭。她什麼都禱告全了，就只差沒有禱告菩薩要上海的戰事再擴大再延長，好多來些逃難人。

一切都順利，一切都不出壽生的預料。新正開市第一天，就只林家鋪子生意很好，到下午四點多鐘，居然賣了一百多元，是這鎮上近十年來未有的新紀錄。銷售的大宗，果然是「一元貨」。然而洋傘橡皮雨鞋之類，卻也帶起了銷路，並且那生意也做的乾脆有味。雖然是「逃難人」，卻畢竟住在上海，見過大場面，他們不像鄉下人或本鎮人那麼小格式，他們買東西很爽利，拏起貨來看了一眼，現錢交易，從不揀來揀去，也不硬要除零頭。

林大娘看見女兒與冲冲地跑進來，誇說一回，就爬到瓷瓶後面，碰了一回頭。她心裏還轉了這樣的念頭：要不是歲數相差一半，把壽生招做女婿，倒也是好轉。說不定，在壽生那邊也時常用半隻眼睛看着這位廝熟的十七歲「師妹」。

只有一點，使林先生掃興。恆源莊毫不顧面子地派人來提取了當天營業總數的八成。並且存戶朱三阿太、橋頭陳老七，還有張寡婦，不知聽了誰的慫恿，都借了「要量米喫」的藉口，都來預支息金。不但支息金，還想拔提一點存款呢！但也有一個喜訊，聽說又到了一批逃難人。

晚餐時，林先生特添了兩碟葷菜，訓勞他的店員。大家稱讚壽生能幹。林先生雖然高興，卻不能不惦念着朱三阿太等三位存戶要提存款的事情。大新年碰到這種事，總是不吉利。壽生憤然說：

「那三個懂得什麼呢！還不是有人從中挑撥！」

說着，壽生的嘴又向斜對門呷了一呷。林先生點頭。可是這三位不懂什麼的，倒也難以對付。一個是老頭子，兩個是孤苦的女人，軟說不肯，硬來又不成。林先生想了半天，覺得只有去找商會長，請他去和那三位寶貝講開。他和壽生說了，壽生也竭力贊成。

於是晚飯後算過了當天的「流水賬」。林先生就去拜訪商會長。

林先生說明了來意後，那商會長一口就應承了，還誇獎林先生做生意的手段高明。他那鋪子一定能夠站住，而且上進。摸着自己的下巴，商會長又笑了一笑，偃過身體來說道：

「有一件事，早就想對你說。只是沒有機會。鎮上的卜局長不知在那裏見過令愛來，極爲中意。卜局長年將四十，還沒有兒子，屋子裏雖則放着兩個人，都沒生育過，要是令愛過去，生下一男半女，就是現成的局長太太呵，那時，就連我也沾點兒光呢！」

林先生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難題，當下怔住了，做不得聲。商會長卻又鄭重地接着說：

「我們是老朋友。什麼話都可以講個明白。論到這種事呢，照老派說，好像面子上不好聽；然而也不盡然。現在通行這一套，令愛過去也算是正的——況且卜局長既然有了這個心，不答應他，有許多不便之處。答應了，將來倒有巴望。我是替你打算，才說這個話。」

「咳，你怕不是好意勸我仔細！可是，我是小戶人家，小女又不懂規矩，高攀卜局長，實在不敢！」

林先生硬着頭皮說，心裏卜卜亂跳。

「哈哈，不是你高攀，是他中意。」——就這麼罷，你回去和尊夫人商量商量，我這里且擱着，看見卜局長時，就說還沒機會提過，行不行呢？可是你得早點給我回音！」

「嗯——」

籌思了半晌，林先生勉強應着，臉色像是死人。

回到家裏，林先生支開了女兒，就一五一十對林大娘說了。他還沒說完，林大娘的呢就大發作，光景鄰舍都很聽得清。她勉強抑住了那些湧上來的呢，喘氣着說道：

「怎麼能夠答應呢，就不是小老婆，呢——我也捨不得阿秀到人家去做媳婦！」

「我也是這個意思，不過——」

「呢，我們規規矩矩做生意，呢，難道我們不肯，他好捨了去不成呢——」

「不過他一定要來找訛頭生事！這種人比強盜還狠心！」

林先生低聲說，幾乎落下眼淚來。

「我拚了這條老命，呢，救苦救難觀世音呀！」

林大娘顫着聲音站了起來，搖搖擺擺想走。林先生趕快攔住，沒口地叫道：

「往那裏去？往那裏去？」

同時林小姐也從房外來了，顯然已經聽見了一些，臉色灰白，眼睛死瞪瞪地。林大娘看見女兒，就一把抱住了，一邊哭，一邊打呢，一邊喃喃地掙扎着喘着氣說：

「呢，阿囡，呢，誰來搶你去，呢，我同他拚老命，呢，生你那年我得了這個——病，呢，好容易養到十七歲，呢，死也死在一塊兒，呢，早給了壽生多麼好呢，呢，強盜，不怕天打的！」

林小姐也哭了，叫着「媽」。林先生搓着手嘆氣，看看哭得不像樣，窄房淺屋的要驚動鄰舍，大新年也不吉利，他只好忍着一肚子氣來勸母女兩個。

這一夜，林家三口兒都沒有好生睡覺。明天一早，林先生還得起來做生意，在一夜的轉側愁悶中，

他偶而聽得屋面上一聲響，心就卜卜地跳，以為是卜局長來尋他生事來了；然而定了神仔細想起來，自家是規規矩矩的生意人，又沒犯法，只要生意好，不欠人家的錢，難道好無端生事，白詐他不成？而他的生意呢，眼前分明有一線生機。生了個女兒長的還端正，卻又要招禍！早些定了親，也許不會出這岔子？——商會長是不是肯真心幫忙呢？只有懇求他設法——可是林大娘又在打呃了，咳，她這病！

天剛發白，林先生就起身，眼圈兒有點紅腫，頭裏發昏。可是他不能不打起精神招呼生意。鋪面上靠壽生一個倒底不行，這小夥子近幾天來也就累得夠了。

林先生坐在賬臺裏，心總不定，生意雖然好，他卻時時渾身的肉發抖。看見面生的大漢子上來買東西，他就疑惑是卜局長派來的人，來偵察他，來尋事；他的心直跳得發痛。

卻也作怪，這天生意之好，出人意料。到正午，已經賣了五六十元，買客們中間也有本鎮人。那簡直不像買東西，簡直是搶東西；只有倒閉了鋪子拍賣底貨的時候，纔有這種光景。林先生一邊有點高興，一邊卻也看着心驚，他估量起來是「這樣的好生意氣色不正」。果然，在午飯的時候，壽生就悄悄告訴道：

「外邊又有謠言，說是你拆爛污賣一批賤貨，撈到幾個錢，就打算逃走！」
林先生又氣又怕，開不得口。突然來了兩個穿制服的人，直闖進來問道：

「誰是林老板？」

林先生慌忙站了起來，還沒回答，兩個穿制服的拉住他就走。壽生追上去，想要攔阻，又想要探詢，那兩個人厲聲吆喝道：

「你是誰？滾開！黨部裏要他去問話！」

六

那天下午，林先生就沒有回來。店裏一惹忙，壽生又不能抽空身子儘自去探聽。裏邊林大娘本來還被瞞着，不防小學徒漏了嘴，林大娘那一急幾乎一口氣死去。她又死不放林小姐出那對蝴蝶門兒，說是：

「你的爸爸已經被他們捉去了，回頭就要來搶你呢！」

她只叫壽生進來問底細，壽生瞧着情形不便直說，只含糊安慰了幾句道：

「師母，不要着急，沒有事的。師傅到黨部裏去理直那些存款呢，我們生意好，怕什麼的！」

背轉了林大娘的面，壽生悄悄告訴林小姐，「到底為什麼，還沒得個準信兒。」他叮囑林小姐且安心伴着「師母」，外邊事有他呢。林小姐一點主意也沒有，壽生說一句，她就點一下頭。

這樣又要照顧外面的生意，又要挖空心思找出話來對付林大娘不時的追詢，壽生更沒有工夫去探聽林先生的下落。直到上燈時分，這才由商會長來給他一個信，林先生是被黨部扣住了，為的外邊謠言林先生打算捲款逃走，然而林先生除有莊款和客賬未清外，還有朱三阿太、橋頭陳老七、張家

婦三位孤苦人兒的存款共計六百五十元沒有保障。黨部裏是專替這些孤苦人兒謀利益的，所以把林先生扣起來要他理直這些存款。

壽生嚇得臉都黃了，呆了半晌，方才問道：

「先把人保出來，行麼？人不出來，那裏去弄錢來呢？」

「嘿！保出人來，你空手去讓你保麼？」

「會長先生，總求你想想法子，做好事。師傅和你老人家向來交情也不差，總求你做做好事！」

商會長皺着眉頭沉吟了一會兒。又端着壽生半晌，然後一把拉壽生到屋角裏悄悄說道：

「你師傅的事，我豈有袖手旁觀之理。只是這件事現在弄僵了，老實對你說，我求過卜局長出面講情，卜局長只要你師傅答應一件事，他是肯幫忙的。我剛才到黨部裏會見你的師傅，勸他答應他也答應了，那不是事情完了麼？不料黨部裏那個黑麻子真可惡，他硬不肯——」

「難道他不給卜局長的面子？」

「就是呀！黑麻子反而嚙哩嚙嘛說了許多，卜局長幾乎下不得臺。兩個人關翻了！這不是這件事弄得僵透？」

壽生歎了口氣，沒有主意，停一會兒，他又歎一口氣說：

「可文師傅並沒犯什麼罪。」

「他們不同你講理！誰有勢，誰就有理！你去對林大娘說，放心，還沒喫苦；不過要想出來，總得化點兒錢！」

商會長說着，伸兩個指頭一揚，就匆匆地走了。

壽生沉着，沒有主意；兩個伙計攔住他探問，他也不回答。商會長這番話，可以告訴「師母」麼？又得化錢！「師母」有沒有私蓄，他不知道；至於店裏，他很明白，兩天來賣得的現錢，被恆源提了八成去，剩下只有五十多塊，濟得什麼事！商會長示意總得兩百。知道還夠不夠呀！照這樣下去，生意再好些，也不中用。他覺得有點灰心了。

裏邊又在叫他了，他只好進去，瞧光景再定主張。

林大娘扶住了女兒的肩頭，氣喘喘地問道：

「呃，剛才，呃——商會長來了，呃，說什麼？」

「沒有來呀！」

壽生撒一個謊。

「你不用瞞我，呃——我，呃，全知道了；呃，你的臉色嚇得焦黃，阿秀看見的，呃！」

「師母放心，商會長說過不要緊。——卜局長肯幫忙——」

「什麼？呃，呃——什麼卜局長肯幫忙！——呃，呃，大慈大悲的菩薩，呃，不要他幫忙！呃，呃，我知道，你

的師傅，呢呢，沒有命了！呢，我也不要活了！呢，只是這阿秀呢，我放心不下呢，呢，你同了她去呢，你們好好的做人家呢，呢，壽生呢，你待阿秀好，我就放心了！呢，去呀！他們要來搶呢——狠心的強盜！觀世音菩薩怎麼不顯靈呀！

壽生睜大了眼睛，不知道怎樣回話。他以為「師母」瘋了，但可又一點不像瘋。他偷眼看他的「師妹」，心裏有點跳；林小姐滿臉通紅，低了頭不作聲。

「壽生哥，壽生哥，有人找你說話！」

小學徒一路跳着喊進來。壽生慌忙跑出去，總以為又是商會長什麼的來了，那裏知道竟是斜對門裕昌祥的掌櫃吳先生。「他來幹什麼？」壽生肚子裏想，眼光釘住在吳先生的臉上。

吳先生問過了林先生的消息，就滿臉笑容，連說「不要緊」。壽生覺得那笑臉有點異樣。

「我是來找你划一點貨色——」

吳先生收了笑容，忽然轉了口氣，從袖子裏摸出一張紙來，是一張橫單，寫着十幾行，正是林先生所賣「一元貨」的全部。壽生一眼瞧見就明白了，原來是這個把戲呀！他立刻說：

「師傅不在，我不能作主。」

「你和你師母說，還不是一樣！」

壽生躊躇着不能回答。他現在有點懂得林先生之所以被捕了。先是謠言林先生要想逃，其次是

林先生被扣住了，而現在卻是裕昌祥來挖貨，這一連串的線索都明白了。壽生想來有點氣，又有點怕，他很知道，要是答應了吳先生的要求，那麼林先生的生意，自己的一番心血，都完了。可是不答應呢，還有什麼把戲來，他簡直不敢想下去了。最後他姑且試一試說：

「那麼，我去和師母說，可是，師母女人家專要做現錢交易。」

「現錢麼？哈，壽生，你是說笑話罷。」

「師母是這個脾氣，我也是沒法。最好等到明天再說罷。剛才商會長說，卜局長肯幫忙講情，光景師傅今晚上就可以回來了。」

壽生故意冷冷的說，就把那張橫單塞還吳先生的手裏。吳先生臉上的肉一跳，慌忙把橫單又推回到壽生手裏，一面沒口應承道：

「好，好，現賬就是現賬。今晚上交貨，就是現賬。」

壽生皺着眉頭再到裏邊，把裕昌祥要挖貨的事情對林大娘說了，並且勸她：

「師母，剛才商會長來，確實說師傅好好的在那裏，並沒喫苦，不過總得化幾個錢，才能出來。店裏只有五十多塊，現在裕昌祥來挖貨，照這單子上看，總也有一百五十塊光景，還是挖給他們罷，早點教師傅出來要緊。」

林大娘聽說又要化錢，眼淚直淌；那一陣呢，當真打得震天響。她只是搖手，說不出話，頭靠在桌子

上把桌子搥得怪響。壽生瞧來不是路，悄悄的退出去，但在蝴蝶門邊，林小姐追上來了，她的臉色像死人一樣白，她的聲音抖而且啞，她急口地說：

「媽是氣糊塗了！總說爸爸已經被他們弄死了！你，你趕快答應裕昌祥，趕快救爸爸！壽生哥，你——」

林小姐說到這裏，忽然臉一紅，就飛快地跑進去了。壽生望着她的後影，呆了半分鐘光景，然後轉身，下決心擔負這挖給裕昌祥的責任，至少「師妹」是和他一條心要這麼辦了。

夜飯已經擺在店鋪裏了，壽生也沒有心思喫，立等着裕昌祥交過錢來，他拏一百在手裏，另外身邊藏了八十，就飛跑去找商會長。

半點鐘後，壽生和林先生一同回來了。跑進「內宅」的時候，林大娘看見了倒嚇一跳，認明是當真活的林先生時，林大娘急急爬在瓷觀音前磕響頭，比她打呃的聲音還要響。林小姐光着眼睛站在旁邊，像是要哭，又像是要笑。壽生從身邊掏出一個紙包來，放在桌子上說：

「這是多下來的八十塊錢。」

林先生嘆了一口氣，過了一會，方才有聲沒氣地說道：

「讓我死在那邊就是了，又化錢弄出來，沒有錢，大家還是死路一條！」

林大娘突然從地下跳起來，着急的想說話，可是一連串的呃把她的話塞住了。林小姐忍住了聲

音，抽抽咽咽地哭。林先生卻還不哭，又嘆一口氣，哽咽着說：

「貨是挖空了！店開不成債又逼的緊——」

「師傅！」

壽生叫了一聲，用手指蘸着茶，在桌子上寫了一個「走」字給林先生看。

林先生搖頭，眼淚撲索索地直淌；他看看林大娘，又看看林小姐，又歎一口氣。

「師傅！只有這一條路了，店裏併湊起來，還有一百塊，你帶了去，過一兩個月也就夠了；這裏的事，我和他們理直。」

壽生低聲說。可是林大娘卻偏偏聽得了，她忽然抑住了呢，搶着叫道：

「你們也去！你阿秀，放我一個人在這裏好了，我拚老命呢！」

忽然異常少健起來，林大娘轉身就跑到樓上去了。林小姐叫着「媽」，隨後也追了上去。林先生望着樓梯發怔，心裏感到有什麼要緊的事，卻又亂麻麻地總是想不起。壽生又低聲說：

「師傅，你和師妹一同走罷！師妹在這裏，師母不放心的！她總說他們要來搶——」

林先生淌着眼淚點頭，可是打不起主意。

壽生忍不住眼圈兒也紅了，歎一口氣，繞着桌子走。

忽然聽得林小姐的哭聲。林先生和壽生都一跳。他們趕到樓梯頭時，林大娘卻正從房裏出來，手

裏捧一個皮紙包兒。看見林先生和壽生都已在樓梯頭了。她就縮回房去，嘴裏說「你們也來，聽我的主意。」她當着林先生和壽生的跟前，指着那紙包說道：

「這是我的私房呢，光景有兩百多塊，分一半你們拿去呢！阿秀，我做主配給壽生呢，明天阿秀和她爸爸同走呢，我不走，壽生陪我幾天再說呢，知道我還有幾天活呢，你們就在我面前拜一拜，我也放心呢！」

林大娘一手拉着林小姐，一手拉着壽生，就要他們「拜一拜。」

都拜了，兩個人臉上飛紅，都低着頭，壽生偷眼看林小姐，看見她的淚痕中含着一些笑意，壽生心頭卜卜地亂跳了，反倒落下兩滴眼淚。

林先生鬆一口氣，說道：

「好罷，就是這麼。可是壽生，你留在這裏對付他們，萬事要細心！」

七

林家鋪子終於倒閉了。林老板逃走的新聞傳遍了全鎮。債權者中間的恆源莊首先派人到林家鋪子裏封存底貨。他們又搜尋賬簿。一本也沒有了。問壽生，壽生躺在床上害病。又去逼問林大娘。林大娘的回答是連珠砲似的打呢和眼淚鼻涕。為的她到底是「林大娘」，人們也沒有辦法。

十一點鐘光景，大羣的債權者在林家鋪子裏吵鬧得異常利害。恆源莊和其他的債權者爭執怎

樣分配底貨。鋪子裏雖然淘空，但連「生財」合計，也足夠償還債權者七成，然而誰都只想給自己爭得九成或竟至於十成。商會長說得舌頭都有點僵硬了，卻沒有結果。

來了兩個警察，拿着木棍站在門口，吆喝那些看熱鬧的閒人。

「怎麼不讓我進去？我有三百塊錢的存款呀！我的老本！」

朱三阿太扭着癩嘴唇和警察爭論，魏顛顛地在人堆裏擠她額上的青筋就有小指頭兒那麼粗。她擠了一會兒，忽然看見張寡婦抱着五歲的孩子在那裏哀求另一個警察放她進去。那警察斜着眼睛，假裝是調弄那孩子卻偷偷地用手背在張寡婦的乳部揉摸。

「張家嫂呀——」

朱三阿太氣喘喘地叫了一聲，就坐在石階沿上，用力地扭着她的癩嘴唇。

張寡婦轉過身來，找尋是誰喚她，那警察卻用了褻昵的口吻叫道：

「不要性急！再過一會兒就進去！」

聽得這句話的閒人都笑起來了。張寡婦裝作不懂，含著一泡眼淚，無目的地又走了一步，卻好看見朱三阿太坐在石階沿上喘氣。張寡婦跌撞似的也到了朱三阿太的旁邊，也坐在那石階沿上，忽然就放聲大哭。她一邊哭，一邊喃喃地訴說著：

「阿大的爺呀，你丟下我去了，你知道我是多麼苦啊！強盜兵打殺了你，前天是三週年……絕子

絕孫的！林老板又倒了鋪子——我十個指頭做出來的百幾十塊錢，丟在水裏了，也沒響一聲啊喲！窮人命苦，有錢人心狠——」

看見媽哭，孩子也哭了；張寡婦摟住了孩子，哭的更傷心。

朱三阿太卻不哭，努起了一對發紅的已經凹陷的眼睛，發瘋似的反覆說著一句話：

「窮人是一條命，有錢人也是一條命；少了我的錢，我拚老命！」

此時有一個人從鋪子裏擠出來，正是橋頭陳老七。他滿臉紫青，一邊擠，一邊回過頭去嚷罵道：

「你們這夥強盜看你們有好報！天火燒，地火爆，總有一天現在我陳老七眼睛裏呀！要喫倒賬，就大家喫，分攤到一個邊皮兒，也是公平——」

陳老七正罵得起勁，一眼看見了朱三阿太和張寡婦，就叫著她們的名字說：

「三阿太，張家嫂，你們怎麼坐在這裏哭貨色，他們分完了！我一張嘴吵不過他們十幾張嘴，這班狗強盜不講理，硬說我們的錢不算賬——」

張寡婦聽說，哭得更加苦了。先前那個警察忽然又跑過來，用木棍子撥著張寡婦的肩膀說：

「喂，哭什麼？你的養家人早就死了，現在還哭那一個？」

「狗屁！人家搶了我們的，你這東西也要來調戲女人家麼？」

陳老七怒沖沖地叫起來，用力將那警察推了一把。那警察睜圓了怪眼睛，揚起棍子就想要打。

人們都大喊，罵那警察。另一個警察趕快跑來，拉開了陳老七說：

「你在這裏吵，也是白吵，我們和你無怨無仇，商會裏叫來守門，喫這碗飯，沒辦法。」

「陳老七，你到黨部裏去告狀罷！」

人堆裏有一個聲音這麼喊。聽聲音就知道是本街有名的閒漢陸和尚。

「去！去看他們怎樣說。」

許多聲音亂哄了。但是那位作調人的警察卻冷笑，扳着陳老七的肩膀道：

「我勸你少找點麻煩罷。到那邊，中什麼用！你還是等候林老板回來和他算賬，他倒不好白賴。」

陳老七虎起了臉孔，弄得沒有主意了。經不住那些閒人們都窺惹著「去」，他就看着朱三阿太

和張寡婦說道：

「去去怎樣？那邊是天天大叫保護窮人的呀！」

「不錯。昨天他們扣住了林老板，也是說防他逃走，窮人的錢沒有着落！」

又一個主張去的拉長了聲音叫。於是不由自主似的，陳老七他們三個和一羣閒人都向黨部所

在那條路去了。張寡婦一路上還是啼哭，咒罵打殺了她丈夫的強盜兵，咒罵絕子絕孫的林老板，又咒

罵那個惡狗似的警察。

快到了目的地時，望見那門前排立着四個警察，都拿着棍子，遠遠地就吆喝道：

「滾開！不准過來！」

「我們是來告狀的。林家鋪子倒了，我們存在那裏的錢都拿不到——」

陳老七走在最前排，也高聲的說。可是從警察背後突然跳出一個黑麻子來，怒聲喝打。警察們卻還站着，只用嘴威嚇。陳老七背後的閒人們大噪起來。黑麻子怒叫道：

「不識好歹的賤狗！我們這里管你們那些事麼？再不走，就開槍了！」

他跟着脚喝那四個警察動手打。陳老七是站在最前已經挨了幾棍子。閒人們大亂。朱三阿太老邁，跌倒了。張家婦慌忙中落掉了鞋子，給人們一沖，也跌在地下，她連滾帶爬躲過了許多跳過的和踏上的脚，站起來跑了一段路，方才覺到她的孩子沒有了。看衣襟上時，有幾滴血。

「啊啣！我的寶貝！我的心肝！強盜殺人了，玉皇大帝救命呀！」

她帶哭帶嚷的快跑，頭髮紛散待到她跑過那倒閉了的林家鋪面時，她已經完全瘋了！

六月十八日作完，一九三二年。

· 選自申報月刊 ·

春蠶

• 茅盾選集·一一〇

一
老通寶坐在「塘路」邊的一塊石頭上，長旱煙管斜擺在他身邊。「清明」節後的太陽已經很有力量，老通寶背上熱烘烘地，像背着一盆火。「塘路」上拉繹的快班船上的紹興人只穿了一件藍布單衫，敞開了大襟，灣着身子拉，拉，頸角上有黃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

看看人家那樣辛苦的勞動，老通寶覺得身上更加熱了；熱的有點兒發癢。他還穿着那件過冬的破棉襖，他的夾襖還在當鋪裏，卻不防纔得「清明」邊，天就那麼熱。

「真是天也變了！」

老通寶心裏說，就吐一口濃厚的唾沫。在他面前那條「官河」內，水是綠油油的，來往的船也不多，鏡子一樣的水面這裏那裏起了幾道皺紋或是小小的渦旋，那時候，倒影在水裏的泥岸和岸邊成排的桑樹，都揉亂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會很長久的！漸漸兒那些樹影又在水面上顯現，一彎一曲地蠕動，像是醉漢；再過一會兒，終於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那拳頭模樣的樞枝頂都已經簇生着小手指兒那麼大的嫩綠葉。這密密層層的桑樹，沿着那「官河」一直望去，好像沒有盡頭。田裏現在還只有乾裂的泥塊，這一帶，現在是桑樹的勢力！在老通寶背後，也是大片的桑林，矮矮的，靜穆的，在熱

烘烘的太陽光下，似乎那「桑奉」上的嫩綠葉過一秒鐘就自大一些。

離老通寶坐處不遠，一所灰白色的樓房蹲在「塘路」邊，那是繭廠。十多天前駐紮過軍隊，現在那邊田裏還留着幾條短短的戰壕。那時都說東洋兵要打進來，鎮上有錢人都逃光了；現在兵隊又開走了，那座繭廠依舊空關在那裏，等那春繭上市的時候再熱鬧一番。老通寶也聽得鎮上小陳老爺的兒子——陳大少爺說過，今年上海不太平，絲廠都關門，恐怕這裏的繭廠也不能開，但老通寶是不肯相信的。他活了六十歲，反亂年頭也經過好幾個，從沒見過綠油油的桑葉白養在樹上等，到成了「枯葉」去喂羊喫，除非是「蠶花」不熟，但那是老天爺的「權柄」，誰又能夠未卜先知？

「纔得清明邊，天就那麼熱！」

老通寶看着那些桑奉上怒茁的小綠葉兒，心裏又這麼想，同時有幾分驚異，有幾分快活。他記得自己還是二十多歲少壯的時候，有一年也是「清明」邊就得穿夾，後來就是「蠶花廿四分」，自己也就在這一年成了家。那時，他家正在「發」，他的父親像一頭老牛似的，什麼都懂得，什麼都做得；便是他那創家立業的祖父，雖說在長毛窩裏喫過苦頭，卻也愈老愈硬朗。那時候，老陳老爺去世不久，老陳老爺還沒抽上鴉片煙，「陳老爺」也不是現在那麼不像樣的。老通寶相信自己一家和「陳老爺家」雖則一邊是高門大戶，而一邊不過是種田人，然而兩家的運命好像是一條綠兒牽着。不但「長毛」造反那時候，老通寶的祖父和老陳老爺同被長毛擄去，同在長毛窩裏混上了六七年，不但他

們倆同時從長毛營盤裏逃了出來，而且偷得了長毛的許多金元寶——人家到現在還是這麼說：並且老陳老爺做絲生意「發」起來的時候，老通寶家養蠶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間掙得了二十畝的稻田和十多畝的桑地，還有三間兩進的一座平屋。這時候，老通寶家在東村莊上被人人所妬羨，也正像「陳老爺」在鎮上是數一數二的大戶人家。可走以後，兩家都不行了；老通寶現在已經沒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塊錢的債；「陳老爺」也早已完結。人家都說「長毛鬼」在陰間告了一狀，閻羅王追還「陳老爺」的金元寶橫財，所以敗的這麼快。這個老通寶也有幾分相信，不是鬼使神差，好端端的小陳老爺怎麼會抽上了鴉片煙？

可是老通寶死也想不明白為什麼「陳老爺」的「敗」會牽動到他家，他確實知道自己家並沒得過長毛的橫財。雖則聽死了的老頭子說，好像那老祖父逃出長毛營盤的時候，不巧撞着了一個巡路的小長毛，當時沒法，只好殺了他——這是一個「結」，然而從老通寶懂事以來，他們家替這小長毛鬼拜懺念佛燒紙錠，記不清有多少次了。這個小冤魂，理應早投凡胎！老通寶雖然不很記得祖父是怎樣「做人」，但父親的勤儉忠厚，他是親眼看見的，他自己也是規矩人，他的兒子阿四，媳婦四娘，都是勤儉的。就是小兒子阿多，年紀青，有幾分「不知苦辣」，可是毛頭小伙子，大都這麼着，算不得「敗家相」……

老通寶撿起他那焦黃的歛臉，苦惱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條河，河裏的船，以及兩岸的桑地。一切都

和他二十多歲時差不了多少然而「世界」到底變了，他自己家也要常常把南瓜當飯喫一天，而且又欠出了三百多塊錢的債。

嗚嗚，嗚嗚，

汽笛叫聲突然從那邊遠遠的河身的彎曲地方傳了來。就在那邊，蹲着又一個蒨廠，遠望去隱約可見那整齊的石「幫岸」。一條柴油引擎的小輪船很威嚴地從那蒨廠後駛出來，拖着三條大船，迎面向老通寶來了。滿河平靜的水立刻激起潑刺刺的波浪，一齊向兩旁的泥岸捲過來。一條鄉下「赤膊船」趕快攏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茅草，船和人都好像在那裏打秋千。軋軋的輪機聲和洋油臭，飛散在這和平的綠的田野。老通寶滿臉恨意，看着這小輪船來，看着牠過去，直到又轉一個彎，嗚嗚地又叫了幾聲，就看不見。老通寶向來是仇恨小輪船這一類洋鬼子的東西！他從沒見過洋鬼子，可是他從他的父親嘴裏知道老陳老爺見過洋鬼子：紅眉毛，綠眼睛，走路時兩條腿是直的。並且老陳老爺也是很恨洋鬼子，常常說：「銅釘都被洋鬼子騙去了。」老通寶看見老陳老爺的時候，不過八九歲，——現在他所記得的關係老陳老爺的一切都是聽來的，可是他想起了：「銅釘都被洋鬼子騙去了。」這句話，就彷彿看見了老陳老爺持着鬍子搖頭的神氣。

洋鬼子怎樣就騙了錢去，老通寶不很明白，但他很相信老陳老爺的話一定不錯。並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從鎮上有了洋紗，洋布，洋油——這一類洋貨，而且河裏更有了小火輪船以後，他自己田

裏生出來的東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錢，而鎮上的東西卻一天一天貴起來。他父親留下來的份家產就這麼變小，變做沒有，而且現在負了債。老通寶恨洋鬼子不是沒有理由的。他這堅定的主張在村坊上很有名。五年前，有人告訴他，朝代又改了，新朝代是要「打倒」洋鬼子的。老通寶不相信。老通寶去看見那新到的喊着「打倒洋鬼子」的年青人們都穿了洋鬼子衣服。他想來這夥青年人是私通洋鬼子，卻故意來騙鄉下人。後來果然就不喊「打倒洋鬼子」了，而且鎮上的東西更加一天一天貴起來，派到鄉下人身上的捐稅也更加多起來。老通寶深信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幹的。

然而更使老通寶去年幾乎氣成病的是，繭子也是洋種的，賣得好價錢。洋種的繭子一擔要貴上十多塊錢。素來和兒媳總還和睦的老通寶在這件事上可就吵了架。兒媳四大娘去年就要養洋種的蠶。小兒子跟他嫂嫂是一路，那阿四雖然嘴裏不多說，心裏也是要養洋種的。老通寶拗不過他們，末了只好讓步。現在他家裏有的三張蠶種，就是土種兩張，洋種一張。

「世界真是越變越壞！過幾年他們連桑葉都要洋種了！我活得厭了！」

老通寶看着那些桑樹，心裏說：「拿起身邊的長旱煙管恨恨地敲着腳邊的泥塊。太陽現在正當他頭頂，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短短地像一段烏焦木頭，還穿着破棉襖的他，覺得渾身躁熱起來了。他解開了大襟上的鈕扣，又抓着衣角扇了幾下，站起來回家去。」

那一片桑樹背後就是稻田。現在大部分是勻整的半翻着的燥烈的泥塊。偶而也有種了雜糧的，

那黃金一般的菜花散出強烈的香味。那邊遠遠的一簇房屋，就是老通寶他們住了三代的村坊，現在那些屋上都裊起了白的炊煙。

老通寶從桑林裏走出來，到田塍上，轉身又望那一片爆着嫩綠的桑樹。忽然那邊田裏跳躍着來了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遠遠地就喊道：

「阿爹媽等你吃中飯呢！」

「哦——」

老通寶知道是孫子小寶，隨口應着，還是望着那一片桑林。纔只得「清明」邊，桑葉尖兒就抽得那麼小指頭兒似的，他一生就只見過兩次。今年的蠶花，光景是好年成。三張蠶種，該可以採多少繭子呢？只要不像去年，他家的債也許可以拔還一些。

小寶也已經跑到他阿爹的身邊了，也仰着臉看那綠絨似的桑拳頭。忽然他跳起來拍着手唱道：

「清明削口，看蠶娘拍手！」（一）

（一）這是老通寶所在那一帶鄉村裏關於「蠶事」的一種歌謠式的成語。所謂「削口」是方言，指桑葉抽發如指。「清明削口」謂清明邊桑葉已抽放如許大也。「看」亦是方言，意同「飼」或「育」。全句謂清明邊桑葉開綻，則熟年可卜，故蠶婦拍手而喜。

老通寶的臉上露出笑容來了。他覺得這是一個好兆頭。他把手放在小寶的「和尚頭」上摩着，他的被窮苦弄麻木了的老心裏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來了。

二

天氣繼續暖，太陽光催開了那些桑拳頭上的小手指兒模樣的嫩葉，現在都有小小的手掌那麼大了。老通寶他們那村莊四周圍的桑林似乎發長得更好。遠望去像一片綠綿平鋪在密密層層灰白色矮矮的籬笆上。「希望」在老通寶和一般農民們的心裏一點一天一天強大。蠶事的動員令也在各方面發動了。藏在柴房裏一年之久的養蠶用具都拿出來洗刷修補，那條穿村而過的小溪旁邊蠕動着村裏的女人和孩子，工作着，嚷着，笑着。

這些女人和孩子們都不是十分健康的臉色——從今年開春起，他們都只喫個半飽；他們身上穿的也只是些破舊的衣服。實在他們的情形比叫化子好不了多少。然而他們的精神都很不差。他們有很大的忍耐力，又有很大的幻想。雖然他們都負了天天在增大的債，可是他們都簡單的頭腦。老是這麼想：只要蠶花熟就好了！他們想像到一個月以後那些綠油油的桑葉就會變成雪白的繭子，於是又變成叮叮噹噹響的洋錢，他們雖然肚子裏餓得咕咕地叫，卻也忍不住要笑。

這些女人中間也就有老通寶的媳婦四大娘和那個十二歲的小寶。這娘兒兩個已經洗好了那些「團扇」和「蠶簞」，（一）坐在小溪邊的石頭上撩起布衫角揩臉上的汗水。

「四阿嫂！你們今年也看（養）洋種麼？」

小溪對岸的一羣女人中間有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姑娘隔溪喊過來了。四大娘認得是隔溪的對門鄰舍陸福慶的妹子六寶。四大娘立刻把她的濃眉毛一挺，好像正想找人吵架似的嚷了起來：

「不要來問我阿爹做主呢！——小寶的阿爹死不肯，只看了一張洋種！老糊塗的聽得帶一個洋字就好像見了七世冤家！洋錢也是洋，他倒又要了！」

小溪旁那些女人們聽得笑起来。這時有一個壯健的小伙子正從對岸的陸家稻場上走過，跑到溪邊，跨上了那橫在溪面用四根木頭並排做成的雛形的「橋」。四大娘一眼看見，就丟開了「洋種」問題，高聲喊道：

「多多弟來幫我搬東西罷！這些扁，浸溼了，就像死狗一樣重！」

小伙子阿多也不開口，走過來拿起五六隻「團扁」，溼漉漉地頂在頭上，卻空着一隻手，划漿似的蕩着，就走了。這個阿多高興起來時，什麼事都肯做，碰到同村的女人們叫他幫忙拿什麼重傢伙，或

（一）老通寶鄉裏稱那圓桌面那樣大極像一個盤的竹器為「團扁」；又一種略小而底部編成六角形網狀的，稱為「篔」，方音讀如「踏」；蠶初收蟻時，在「篔」中養育，呼為「蠶篔」，「那是糊了紙的，這種紙通稱「糊篔紙」。

是下溪去撈什麼，他都肯；可是今天他大概有點不高興，所以只頂了五六隻「團扁」去，卻空着一隻手。那些女人們看着他戴了那特別大著帽似的一疊「扁」裹着腰，學鎮上女人的樣子走着，又都笑起來了。老通寶家緊鄰的李根生的老婆荷花一邊笑，一邊回頭去叫道：

「喂，多多頭回來也替我帶一點兒去！」

「叫我一聲好聽的，我就給你拿。」

阿多也笑着回答，仍然走。轉眼間就到了他家的廊下，就把頭上的「團扁」放在廊檐口。

「那麼，叫你一聲乾兒子！」

荷花說着就大聲的笑起來，她那出眾地白淨然而扁得作怪的臉上看去就好像只有一張大嘴和眯緊了好像兩條線一般的細眼睛，她原是鎮上人家的婢女，嫁給那不聲不響整天苦着臉的半老頭子李根生還不滿半年，可是她的愛和男子們胡調已經在村中很有名。

「不要臉的！」

忽然對岸那羣女人中間有人輕聲罵了一句。荷花的那對豬眼睛立刻睜大了，怒聲嚷道：

「罵那一個有本事當面罵，不要躲！」

「你管得我棺材橫頭踢一脚，死人肚裏自得知，我就罵那不要臉的鬻貨！」
隔溪立刻回罵過來了，這就是那六寶，又一位村裏有名淘氣的大姑娘。

於是對罵之下，兩邊又澆水。愛鬧的女人也夾在中間幫這里幫那里。小孩子們笑着狂呼。四大娘是考成的，提起她的「蠶筆」喊着小寶，自回家去。阿多站在廊下看着笑。他知道為什麼六寶要跟荷花吵架；他看着那「辣貨」六寶挨罵，倒覺得很高興。

老通寶揹着一架「蠶臺」從屋子裏出來。這三棱形傢伙（一）的木梗子有幾條給白螞蟻蛀過了。怕的不牢，須得修補一下。看見阿多站在那里笑嘻嘻地望着外邊的女人們吵架，老通寶的臉色就板起來了。他這「多多頭」的小兒子不老成，他知道。尤其仗他不高興的，是多多也和緊鄰的荷花說說笑笑；「那母狗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敗家！」——老通寶時常這樣警戒他的小兒子。

「阿多！空手看野景麼？阿四在後邊繫『緞頭』」（二）你去幫他！」

老通寶像一匹瘋狗似的咆哮着，火紅的眼睛一直釘住了阿多的身體，直到阿多走進屋裏去，看不見了。老通寶方纔提過那「蠶臺」來反覆審察，慢慢地動手修補。木匠生活，老通寶早年是會的；但近來他老了，手插頭沒有勁。他修了一會兒，擡起頭來喘氣，又望望屋裏掛在竹竿上的三張蠶種。

（一）「蠶臺」是三棱式可以摺起來的木架子，像三張梯連在一處的傢伙，中分七八格，每格可放一團扁。

（二）「緞頭」也是方音，是稻草紮的，蠶在上面做繭子。

四大娘就在廊簷口糊「蠶簞」。去年他們為的想省幾十文錢，是買了舊報紙來糊的。老通寶直到現在還說是因為用了報紙——不惜字紙，所以去年他們的蠶花不好。今年是特地全家少喫一餐飯，省下錢來買了「糊簞紙」來了。四大娘把那鵝黃色堅韌的紙兒糊得很平貼，然後又照品字式糊上三張小小的花紙——都是跟「糊簞紙」一塊兒買來的，一張印的花色是「聚寶盆」，另兩張都是手執尖角旗的人兒騎在馬上，據說是「蠶花太子」。

「四大娘！你爸爸做中人借來三十塊錢，就只買了二十擔葉。後天米又喫完了，怎麼辦？」

老通寶氣喘喘地從他的工作裏擡起頭來，望着四大娘。那三十塊錢是二分半的月息。總算有四大娘的父親張財發做中人，那債主也就是張財發的東家，「做好事」這纔只要了二分半的月息。期限是蠶事完後本利歸清。

四大娘把糊好了的「蠶簞」放在太陽底下曬，好像生氣似的說：

「都買了葉！又像去年那樣多下來——」

「什麼話！你倒先來發利市了！年年像去年麼？自家只有十來擔葉，三張布子（蠶種）十來擔葉，夠麼？」

「噢，噢，你總是不错的！我只曉得有米燒飯，沒米餓肚子！」

四大娘氣哄哄地回答，爲了那「洋種」問題，她到現在常要和老通寶擡槓。

老通寶氣得臉都紫了。兩個人就此再沒有一句話。

但是「收蠶」的時期一天一天逼近了。這二三十人家的小村落突呈現了一種大緊張，大決心，大奮鬥，同時又是大希望。人們似乎連肚子餓都忘記了；老通寶他們家東借一點，西賒一點。南瓜、芋芳之類也算一頓，居然也一天一天過着來。也不僅老通寶他們，村裏那一家有兩三石米放在家裏呀！去年秋收固然還好，可是地主、債主、正稅、雜捐，一層一層地剝削來，早就完了。現在他們唯一的指望就是春蠶，一切臨時借貸都是指明在這「春蠶收成」中償還。

他們都懷着十分希望，又十分恐懼的心情來準備這春蠶的大搏戰！

「穀雨」節一天近一天了。村裏二三十人家的「布子」在隱隱現出綠色來。女人們在稻場上碰見時，都匆忙地帶着焦灼而快樂的口氣互相告訴道：

「六寶家快要『窩種』了呀！」（一）

「荷花說她家明天就要『窩』了。有這麼快！」

「黃道士去測一字，今年的青葉要貴到四洋！」

（一）「窩種」也是老通寶鄉裏的習慣：蠶種轉成綠色後，就得把來貼肉搵着，約三四天後，蠶蟻孵出，就可以「收蠶」。這工作是女人做的。「窩」是方音，意即「搵」也。

四大娘看自家的三張「布子」不對！那黑芝蔴似的一片細點子還是黑沉沉，不見綠影。她的丈夫阿四拿到亮處去細看，也找不出幾點「綠」來。四大娘很着急。

「你就先『窩』起來罷！這餘杭種作興是慢一點的。」

阿四看着他老婆，勉強自家寬慰。四大娘堵起了嘴巴不回答。

老通寶哭喪着乾皺的老臉，沒說什麼，心裏卻覺得不妙。

幸而再過了一天，四大娘再細心看那「布子」時，哈！有幾處轉成綠色了！而且綠得很有光彩。四大娘立刻告訴了丈夫，告訴了老通寶，多多頭，也告訴了她的兒子小寶。她就那三張布子貼肉摺在胸前，抱着喫奶的嬰孩似的靜靜兒坐着，動也不敢多動了。夜間，她抱着那三張布子到被窩裏，把阿四趕去和多多頭做一牀。那布子上密密麻麻的蠶子兒貼着肉，怪癢癢的；四大娘很快活，又有點兒害怕。她第一次懷孕那時胎兒在肚子裏動，她也是那麼半驚半喜的。

全家都是惴惴不安地，又很興奮地等候「收蠶」。只有多多頭例外。他說：今年蠶花一定好，可是想發財卻是命裏不曾來。老通寶罵他多嘴，他還是要說。

蠶房是早已收拾好了，「窩種」的第二天，老通寶拿一個大蒜頭塗上一些泥，放在蠶房的牆腳邊；這也是年年的慣例，但今番老通寶更加虔誠，手也抖了。去年他們「卜」的非常靈驗。可是去年那「靈驗」，現在老通寶想也不敢想。（一）

現在這村裏家家都在「窩種」了。稻場上和小溪邊頓時少了那些女人們的蹤跡。一個「戒嚴令」也在無形中頒布了；鄉農們即使平日是最相好的，也不往來；人客來沖了蠶神不是玩的！他們至多在稻場上低聲交談一二句就走開。這是個「神聖」的季節！

老通寶家的三張布子上也有些「烏娘」蠕蠕地動了。（二）於是全家的空氣，突然緊張。那正是「穀雨」前一日。四大娘料來可以挨過了「穀雨」節那一天。（三）布子不須再「窩」了，小心地放在「蠶房」裏。老通寶偷眼看一下那個躺在牆腳邊的大蒜頭。他心裏就一跳。那大蒜頭上還只有一兩莖綠芽。老通寶不敢再看，心裏禱祝後天正午會有更多更多的綠葉。

終於「收蠶」的日子到了。四大娘心神不定地淘米燒飯，時時看飯鍋上的熱氣有沒有直沖上來。老通寶拿出預先買了來的香燭點起來，恭恭敬敬放在窳若神位前。阿四和阿多去到田裏採野花。

（一）用大蒜頭來「卜」蠶花好否，是老通寶鄉裏的迷信。收蠶前兩三天，以大蒜塗泥置蠶房中，至收蠶那天拿來，看蒜葉多主蠶熟，少則不熟。

（二）老通寶鄉間稱初生的蠶蟲為「烏娘」，這也是方音。

（三）老通寶鄉裏的習慣，「收蠶」——即收蠶，須得避過穀雨那一天，或上或下都可以，但不能正在穀雨那一天。什麼理由，可不知道。

小小寶幫着把燈芯草剪成細末子，又把採來的野花揉碎。一切都準備齊全了時，太陽也近午刻了，飯鍋上水蒸氣嘩嘩地直沖，四大娘立刻跳了起來，把「蠶花」和一對鵝毛插在髮髻上，就到「蠶房」裏。（一）老通寶擎着秤桿，阿四擎了那揉碎的野花片兒和燈芯草碎末，四大娘揭開「布子」，就從阿四手裏擎過那野花碎片和燈芯草末子撒在「布子」上，又接過老通寶手裏的秤桿來，將「布子」挽在秤桿上，於是拔下髮髻上的鵝毛在布子上輕輕兒拂；野花片、燈芯草末子，連同「烏娘」都拂在那「蠶篔」裏了。一張，兩張，都拂過了；第三張是洋種，那就收在另一個「蠶篔」裏。末了，四大娘又拔下髮髻上那朵「蠶花」，跟鵝毛一塊插在「蠶篔」的邊兒上。

這是一個隆重的儀式，千百竿相傳的儀式，那好比是誓師典禮，以後就要開始了一個月光景和惡劣的天氣，和惡運以及和不知什麼的連日連夜無休息的大決戰。

「烏娘」在「蠶篔」裏蠕動，樣子非常強健；那黑色，也是很正路的。四大娘和老通寶他們都放心地鬆一口氣了。但當老通寶悄悄地把那個「命運」的大蒜頭擎起來看時，他的臉色立刻變了！大蒜頭上還只得三四莖嫩芽天哪！難道又同去年一樣。

三

（一）「蠶花」是一種紙花，預先買下來的。這些迷信的儀式，各處小有不同。

然而那「命運」的大蒜頭這次竟不靈驗。老通寶家的蠶非常好！雖然頭眠二眠的時候連天陰雨，氣候是比「清明」邊似乎還要冷一點，可是那些「寶寶」都很強健。

村裏別人家的「寶寶」也都不差。緊張的快樂瀰漫了全村莊，似乎那小溪裏琮琤的流水也像
是朗朗的笑聲了。只有荷花家是例外；她們家看了一張「布子」，可是「出火」（一）只稱得二十斤；「大眠」快邊，人們還看見那不聲不響晦氣色的丈夫根生傾棄了三「蠶草」在那小溪裏。

這一件事，使得全村的婦人對於荷花家特別「戒嚴」。她們特地避路，不從荷花的門前走，遠遠的看見了荷花或是她那不聲不響丈夫的影兒就趕快躲開；這些幸運的人兒惟恐看了荷花他們一眼或是交談半句話就傳染了晦氣來！

老通寶嚴禁他的小兒子多多頭跟荷花說話——「你再跟那東西多嘴，我就告你叛逆！」老通寶站在廊簷外高聲大氣喊，故意要叫荷花他們聽得。

小小寶也受到嚴厲的囑咐，不許跑到荷花家的門前，不許和他們說話……

阿多像一個聾子似的不理睬老頭子那早早夜夜的嘮叨，他心裏卻在暗笑。全家中就只有他不大相信那些鬼禁忌。可是他也沒有跟荷花說話，他忙都忙不過來。

（一）「出火」也是方言，是指「二眠」以後的「三眠」因為「眠」時特別短，所以叫「出火」。

「大眠」捉了毛三百斤，老通寶全家連十二歲的小寶也在內，都是兩日兩夜沒有合眼。蠶是少見的好，活了六十歲的老通寶記得只有兩次是同樣的，一次就是他成家的那年，又一次是阿四出世那一年。「大眠」以後的「寶寶」第一天就喫了七擔葉，個個是生青滾壯，然而老通寶全家都瘦了一圈，失眠的眼睛上佈滿了紅絲。

誰也料得到這些「寶寶」上山前還得喫多少葉。老通寶和兒子阿四商量了：

「陳大少爺借不出，還是再求財發的東家罷？」

「地頭上還有十擔葉，够一天。」

阿四回答他委實是支撐不住了，他的一雙眼皮像有幾百斤，只想合下來。老通寶卻不耐煩了，怒聲喝道：

「說什麼夢話！剛喫了兩天老蠶，呢？明天不算，還得喫三天，還要三十擔葉，三十擔！」

這時外邊稻場上忽然人聲喧鬧，阿多押了新發來的五擔葉來了。於是老通寶和阿四的說話打斷，都出去「掙葉」。四大娘也慌忙從蠶房裏鑽出來。隔溪陸家養的蠶不多，那大姑娘六寶抽得出工夫，也來幫忙了。那時星光滿天，微微有點風。村前村後都斷斷續續傳來了吆喝和歡笑。中間有一個粗暴的聲音嚷道：

「葉行情飛漲了！今天下午鎮上開到四洋一擔！」

老通寶偏偏聽得了，心裏急得什麼似的。四塊錢一擔，三十擔可要一百二十塊呢，他那來這許多錢！但是想到繭子總可以採五百多斤，就算五十塊錢一百斤，也有這麼二百五，他又心裏一寬。那邊「捋葉」的人堆裏忽然又有一個小小的聲音說：

「聽說東路不大好，看來葉價錢漲不到多少的！」

老通寶認得這聲音是陸家的六寶。這使他又心裏又一寬。

那六寶是和阿多同站在一個筐子邊「捋葉」。在半明半暗的星光下，她和阿多靠得很近。忽然她覺得在那「捋條」(一一)的隱蔽下，有一隻手在她大腿上撐了一把。她好像知道是誰撐的，她忍住了不笑，也不聲張。她那手又在她胸前摸了一把，六寶直跳起來，出驚地喊了一聲：

「噯！」

「什麼事？」

同在那筐子邊捋葉的四大娘問了，撻起頭來，六寶覺得自己臉上熱烘烘了，她偷偷地瞪了阿多一眼，就趕快低下頭，很快地捋葉，一面回答：

「沒有什麼，我想來是毛毛蟲刺了我一下。」

(一一)「捋條」也是方言，指那些帶葉的桑樹枝條。通常採葉是連枝條剪下來的。

阿多咬住了嘴唇暗笑。他雖然在這半個月來也是半飽而且少睡，他也瘦了許多了，他的精神可還是很飽滿。老通寶那種憂愁，他是永遠沒有的。他永不相信靠一次蠶花好或是田裏熟，他們就可以還清了債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單靠勤儉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斷也是不能「翻身」的。但是他仍舊很高興地工作着，他覺得這也是一種快活，正像和六寶調情一樣。

第二天早上，老通寶就到鎮裏去想法借錢來買葉。臨走前，他和四大娘商量好，決定把他家那塊出產十五擔葉的桑地去抵押。這是他家最後的產業。

葉又買來了三十擔，第一批的十擔發來時，那些壯健的「寶寶」已經餓了半點鐘了。「寶寶」們尖出了小嘴巴，向左向右亂搥，四大娘看得心酸。葉鋪了上去，立刻蠶房裏充滿着薩薩的響聲，人們說話也不大聽得清。不多一會兒，那些「團扁」裏立刻又全見白了。於是又鋪上厚厚的一層葉。人們單是「上葉」也就忙得透不過氣來。但這是最後五分鐘了。再得兩天，「寶寶」可以上山。人們把騰餘的精力榨出來拚死命幹。

阿多雖然接連三日三夜沒有睡，卻還不見怎樣倦。那一夜，就由他一個人在「蠶房」裏守那上半夜，好讓老通寶以及阿四夫婦都去歇一歇。那是個好月夜，稍稍有點冷，蠶房裏熱了一個小小的火。阿多守到二更過，上了第二次的葉，就蹲在那個「火」旁邊聽那些「寶寶」薩薩地喫葉。漸漸兒他的眼皮合上了。恍惚聽得有門響，阿多的眼皮一跳，睜開眼來看看，就又合上了。他耳朵裏還聽得

陸陸陸的聲音和屑索屑索的怪聲。猛然一個踉蹌，他的頭在自己膝頭上磕了一下，他驚醒過來，恰就聽得蠶房的蘆簾拍又一聲響，似乎還看見有人影一閃。阿多立刻跳起來，到外面一看，門是開着，月光下稻場上有一個人正走向溪邊去。阿多飛也似跳出去，還沒看清那人是誰，已經把那人抓過來摔在地下。他斷定了這是一個賊。

「多多頭打死我也不怨你，只求你不要說出來！」

是荷花的聲音，阿多聽真了時不禁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月光下他又看見那扁得作怪的白臉兒上一對細圓的豬眼睛定定地看住了他。可是恐怖的意思那豬眼睛裏也沒有。阿多哼了一聲，就問道：

「你偷什麼？」

「我偷你們的寶寶！」

「放到那里去了？」

「我扔到溪裏去了！」

阿多現在也變了臉色。他這纔知道這女人的惡意是要沖尅他家的「寶寶」。

「你真心毒呀！我們家和你們可沒有冤讎！」

「沒有麼有的，有的！我家自管蠶花不好，可並沒害了誰，你們都是好的！你們怎樣把我當作白老

虎，遠遠地望見我就別轉了臉？你們不把我當人看待！

那婦人說着就爬了起來，臉上的神氣比什麼都可怕。阿多瞅着那婦人好半晌，這纔說道：

「我不打你，走你的罷！」

阿多頭也不回的跑回家去，仍在「蠶房」裏守着。他完全沒有睡意了，他看那些「寶寶」都是好好的。他並沒想到荷花可恨或可憐，然而他不能忘記荷花那一番話。他覺到人和人中間有什麼地方是永遠弄不對的，可是他不能夠明白想出來是什麼地方，或是為什麼。再過一會兒，他就什麼都忘記了。「寶寶」是強健的，像有魔法似的喫了又喫，永遠不會飽。

以後直到東方快打白了時，沒有發生事故。老通寶和四大娘來替換阿多了，他們拏那些漸漸身體發白而變短了的「寶寶」在亮處照着看，是「有沒有通」。他們的心被快活脹大了。但是太陽出山時四大娘到溪邊汲水，卻看見六寶滿臉嚴重地跑過來悄悄地問道：

「昨夜二更過，三更不到，我遠遠地看見那蠶貨從你們家跑出來，阿多跟在後面，他們站在這裏說了半天話呢！四阿嫂！你們怎麼不管事呀？」

四大娘的臉色立刻變了，一句話也沒說，提了水桶就回家去，先對丈夫說了，再對老通寶說。這東西竟偷進人家「蠶房」來了，那還了得！老通寶氣得直跺腳。馬上叫了阿多來查問。可是阿多不承認，說六寶是做夢見鬼。老通寶又去找六寶詢問。六寶是一口咬定了看見的。老通寶沒有主意，回家去看

那「寶寶」，仍然是很健康，瞧不出一些敗相來。

但是老通寶他們滿心的歡喜卻被這件事打消了。他們相信六寶的話不會毫無根據，他們唯一的希望是那騷貨或者只在廊簷口和阿多鬼混了一陣。

「可是那大蒜頭上的苗卻當真只有三四莖呀！」

老通寶自心裏這麼想，覺得前途只是陰暗。可不是，喫了許多葉去，一直落來都很好，然而上了山卻乾癟了的事，也是常有的！不過老通寶無論如何不敢想到這上頭去，他以為即使是肚子裏想也是不吉利。

四

「寶寶」都上山了，老通寶他們還是捏着一把汗。他們錢都化光了，精力也絞盡了，可是有沒有報酬呢，到此時還沒有把握。雖則如此，他們還是硬着頭皮去幹。「山棚」下熱了火，老通寶和阿四他們倆着腰慢慢地從這邊蹲到那邊，又從那邊蹲到這邊。他們聽得山棚上有些屑屑索索的細聲音，他們就忍不住想笑，過一會兒又不聽得了，他們的心就重甸甸地往下沉了。（一）這樣地，心是焦灼着，

（一）蠶在山棚上受到熱，就往「綴頭」柴上爬，所以有屑屑索索的聲音。這是蠶要做繭子時的第一步手續。爬不上去的，不是健康的蠶，多半不能作繭。

卻不敢向山棚上望。偶或他們仰着的臉上淋到了一滴糞尿了，雖然覺得有點難過，他們心裏卻快活。他們巴不得多淋一些。(一)

阿多早已偷偷地挑開「山棚」外圍着的蘆簾望過幾次了。小小寶看見，就扭住了阿多，問「寶費」有沒有做謫子。阿多伸出舌頭做一個鬼臉，不回答。

「上山」後三天，息火了。四大娘再也忍不住也偷偷地挑開蘆簾角看了一眼，她的心立刻卜卜地跳了。那是一片雪白，幾乎連「緞頭」都瞧不見，那是四大娘有生以來從沒見過的「好糞花」呀！老通寶全家立刻充滿了歡笑。現在他們一顆心定下來了。「寶寶」們有良心，四洋一担的葉不是白喫的，他們全家一個月的忍餓失眠總算不冤枉，天老爺有眼睛。

同樣的歡笑聲在村裏到處都起來了。今年蠶花娘娘保佑這小小的村子。二三十人家都可以採到七八分，老通寶家更是比眾不同，估量來總可以採一個十二三分。

小溪邊和稻場上現在又充滿了女人和孩子們。這些人都比一個月前提瘦了許多，眼眶陷進了，嗓子也發沙，然而都很快活興奮。她們嘈嘈地談論那一個月內的「奮關」時，她們的眼前便時時現出一堆堆雪白的洋錢，她們那快樂的心裏便時時閃過了這樣的盤算：夾衣和夏衣都在當舖裏，這可先

(一) 據說蠶在作繭以前必撒一泡尿，而這尿是黃色的。

得贖出來，過端陽節也許可以喫一條黃魚。

那晚上荷花和阿多的把戲也是她們談話的資料，六寶見了人就宣傳荷花的「不要臉，送上門去！」男人們聽了就粗暴地笑着，女人們念一聲佛，罵一句，又說老通寶家總算幸氣，沒有犯尅，那是菩薩保佑，祖宗有靈！

接着是家家都「浪山頭」了，各家的至親好友都來「望山頭」。(一)老通寶的親家張財發帶了小兒子阿九特地從鎮上來，到村裏他們帶來的禮物，是軟糕，綠粉，梅子，枇杷，也有鹹魚。小小寶快活得好像雪天的小狗。

「通寶，你是賣繭子呢，還是自家做絲？」

張老頭子拉老通寶到小溪邊一棵楊柳樹下坐了，這麼悄悄地問。這張老頭子張財發是出名「會尋快活」的人，他從鎮上城隍廟前露天的「說書場」聽來了一肚子的疙瘩東西，尤其爛熟的是「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處煙塵」，程咬金賣柴扒，販私鹽出身，瓦崗寨做反王的隋唐演義，他向來說話

(一)「浪山頭」在息火後一日舉行，那時蠶已成繭，山棚四周的蘆簾撤去。「浪」是「亮出來」的意思。「望山頭」是來探望「山頭」，有慰問祝頌的意義。「望山頭」的禮物也有定規。

「汶正經，老通寶是知道的，所以現在聽得問是賣繭子或者自家做絲，老通寶並沒把這話看重，只隨口回答道：

「自然賣繭子。」

張老頭子卻拍着大腿歎一口氣。忽然他站了起來，用手指着村外那一片禿頭桑林後面聳露出來的繭廠的風火牆說道：

「通寶！繭子是採了，那些繭廠的大門還關得緊洞洞呢！今年繭廠不開秤——十八路反王早已下凡，李世民還沒出世，世界不太平！今年繭廠關門，不做生意！」

老通寶忍不住笑了；他不肯相信。他怎麼能夠相信呢？難道那「五步一崗」似的比露天毛坑還要多的繭廠會一齊都關了門不做生意？況且聽說和東洋人也已「講罷」，不打仗了，繭廠裏駐的兵早已開走。

張老頭子也換了話，東拉西扯講鎮裏的「新聞」夾着許多「說書場」上聽來的什麼秦叔寶、程咬金。最後，他代他的東家催那三十塊錢的債。為的是「中人」。

然而老通寶到底有點不放心。他趕快跑出村去看看「塘路」上最近的兩個繭廠，果然大門緊閉，不見半個人。照往年說，此時應該早已擺開了櫃臺，掛起了一排烏亮亮的大秤。

老通寶心裏也着慌了，但是回家去看見了那些雪白發光很厚實硬古古的繭子，他又忍不住嘻

開了嘴。上好的繭子，會沒有人要，他不相信。並且他還要忙着採繭，還要謝「蠶花利市」。(一)他漸漸不把繭廠的事放在心上了。

可是村裏的空氣一天一天不同了。纔得笑了幾聲的人們，現在又都是滿臉的愁雲。各處繭廠都沒開門的消息陸續從鎮上傳來，從「塘路」上傳來。往年這時候，「收繭人」像走馬燈似的在村裏迴迴，今年沒見半個「收繭人」，卻換替着來了債主和催糧的差役。請債主們就收了繭子罷，債主們板起面孔不理。

全村子都是嚷罵，詛咒，和失望的歎息！人們做夢也不會想到今年「蠶花」好了，他們的日子卻比往年更加困難！這在他們是一個青天的霹靂，並且愈是像老通寶他們家似的，愈養得多，愈好，就愈加困難！——「真正世界變了！」老通寶捶胸跺腳地沒有辦法。然而繭子是不能擱久了的，總得趕快想法，不是賣出去，就是自家做絲。村裏有幾家已經把多年不用的絲車拿出來修理，打算自家把繭做成了絲再說。六寶家也打算這麼辦。老通寶便也和兒子媳婦商量道：

「不賣繭子了！自家做絲！什麼賣繭子，本來是洋鬼子行出來的！」

(一)老通寶鄉裏的風俗，「大眠」以後得拜一次「利市」，採繭以後，也是一次。經濟窘的人家只舉行了「謝蠶花利市」，「拜利市」也是方言，悉即「謝神」。

「我們有五百多斤繭子呢！你打算攏幾部絲車呀！」

四大娘首先反對了。她這話是不錯的。五百斤的繭子可不算少，自家做絲萬萬幹不了。請幫手麼？

那又得化錢。阿四是和他老婆一條心。阿多抱怨老頭子打錯了主意。他說：

「早依了我的話，扣住自己的十五擔葉，只養一張洋種，多麼好！」

老通寶氣得說不出話來。

終於一線希望忽又來了。同村的黃道士不知從那里得的消息，就是無錫腳下的繭廠還是照常收繭。黃道士也是一樣的種田人，並非喫斗方的「道士」，向來和老通寶最說得來。於是老通寶去找那黃道士詳細問過了以後，便又和兒子阿四商量把繭子弄到無錫腳下去賣。老通寶虎起了臉，像吵架似的嚷道：

「水路去有三十多九呢！(一)來回得六天！他媽的簡直是充軍！可是你有別的法麼？繭子當不得飯喫，繭前的債又纏緊來！——」

阿四也同意了。他幹丟借了一條赤膊船，買了幾張蘆蓆，起那幾天正是好晴，便帶了阿多，他們這

(一)老通寶鄉間計算路程都以「九」計；一「九」就是九里。「十九」是九十里，「三十多九」就是三十多個「九里」。

賣繭子的「遠征軍」就此出發。

五天以後，他們果然回來了，但不是空船，船裏還有一筐繭子沒有賣出。原來那三十多九水路遠的繭廠挑剔得非常苛刻，洋種繭一擔只值三十五元，土種繭一擔二十元，薄繭不要。老通寶他們的繭子雖然是上好的貨色，却也被繭廠裏挑勝了那麼一筐，再也不肯收買。老通寶他們實賣得一百十一塊錢，除去路上盤川，就剩了整整的一百元，不夠償還買青葉所借的債。老通寶路上氣得生病了，兩個兒子扶他到家。

打回來的八九十斤繭子，四大娘只好自家做絲了，她到六寶家借了絲車，又忙了五六天。家裏米又喫完了，叫阿四拿那絲上鎮裏去賣，沒有人要，上當舖，當舖也不收，說了多少好話，總算把清明前當在那裏的一石米換了出來。

就是這麼着，因為了春蠶熟，老通寶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債。老通寶家為的養了三張布子的蠶，又採了十多分的好蠶子，就此白賠上十五擔葉的桑地和三十塊錢的債。一個月光景的忍餓熬夜還都
不算！

火山

· 茅盾選集 · 一三八

清晨五時許，蕭蕭疏疏地下了幾點雨。有風。在昨晚上是涼快得多了。華氏寒暑表降低差不多十度。但是到了九點以後，太陽光散射了陰靈的雲氣，像一把火傘撐在半天，寒暑表的水銀柱依然升到八十多度。人們使感得更不耐的熱浪的威脅。

拿着「引」字白紙帖的吳府執事人們，身上是黑大布長褂，腰間扣着老大厚重，又長又闊，整塊白布做成的一根腰帶，在烈日底下穿梭似的剛從大門口走到作爲靈堂的大客廳前，便又趕回到大門口再「引」進新來的弔客——一個個都累得滿頭大汗。十點半鐘以前這一班的八個人有時還能在大門口的「鼓樂手」旁邊的木長凳上，尖着屁股坐這麼一二分鐘，撩起腰間的白布帶來擦面上的汗，又用那「引」字的白紙帖代替扇子，透一口氣抱怨吳三老爺不肯多用幾個人；可是一到了毒太陽直射頭頂的時候，弔客像潮水一般湧到大門口以及靈堂前的兩班鼓樂手不換氣似的吹着，吹着，打着打着，這班「引」路的執事人們便簡直成爲來來往往跑着的機器，連抱怨吳三老爺的念頭也沒有工夫去想了，至多是偶然望一望靈堂前伺候的六個執事人，暗暗羨慕他們的差使好。

汽車的喇叭叫；笛子，鎖吶，小號，混合着的「哀樂」；當差們擠來擠去高叫着「某處倒茶，某處開汽水」的呼聲；發車飯錢處的爭吵；大門口巡捕暗探趕走閒雜人們的吆喝；煙捲的辣味，人身上的

汗臭都結成一片，瀰漫了吳公館的各廳各室，以及那個佔地八九畝的園子。

靈堂右首的大餐室裏，滿滿地擠着一屋子的人。環洞橋似的一架紅木百寶櫥，跨立在這又長又闊的大餐室的中部，把這屋子分隔為前後兩間。後半間右手一排窗，望出去就是園子，緊靠着窗就有一架高大的木香棚，將綠陰和濃香充滿了這半間屋子，左首便是牆壁了，卻開着一前一後的兩道門，落後的這道門外邊是游廊，此時也擺着許多茶几椅子，也攢集着一羣吊客，在那裏高談闊論。「標金」。「大條銀」。「棉紗」。「幾兩幾錢」的聲浪，震得人耳聾，中間更夾着當差們開汽水瓶的噴的聲響。但在游廊的最左端，靠近着一道門，卻有一位將近三十歲的男子，一身黃色軍衣，長統馬靴，左胸掛着三四塊景泰藍的證章，獨自坐在一張搖椅裏，慢慢地喝着汽水，時時把眼光射住了身邊的那一道門。這門現在關着，偶或閃開了一條縫，便有醉人的脂粉香和細碎的笑語聲，從縫裏逃出來。

忽然這位軍裝男子放下了汽水杯，站起來，馬靴後跟上的鋼刺碰出叮——的響聲，他作了個立正的姿勢，迎着那道門裏探出來的一個女人的半身，就是一個六十度的鞠躬。

女人是吳少奶奶，冷不防來了這麼一個隆重的敬禮，微微一怔。但當這位軍裝男子再放直了身體的時候，吳少奶奶也已經恢復了常態，微笑點着頭說：

「呀，是雷參謀幾時來的？多謝，多謝！」

「那裏話，那裏話！本想明天來辭行，如今恰又碰出老太爺的大事，是該當來行禮送殮的了。聽說

老太爺是昨天晚上去世，那麼，吳夫人，您一定辛苦得很。」

雷參謀謙遜地笑着回答，眼睛卻在打量吳少奶奶的居喪素裝：黑紗旂袍，緊裹在臂上的袖子長過肘，裾長到踝，怪幽靜地襯出頗長窈窕的身材，臉上沒有脂粉，很自然的兩道鬢鬢的不濃也不淡的眉毛，眼眶邊微微有點紅，眼睛却依然那樣發光，滴溜溜地時常轉動着——每一轉動，放射出無限的智慧和無限的愛嬌。

雷參謀忍不住心裏一跳。這樣清麗秀媚的「吳少奶奶」在他是第一次看到，然而埋藏在他心深處已有五年之久的另一個清麗秀媚的影子——還不叫做「吳少奶奶」而只是「密司林佩瑤」——猛的浮在他眼前，而且在啃噬他的心了。這一「過去」的再現，而且恰在此時，委實太殘酷！於是雷參謀不等候吳少奶奶的回答，咬着嘴唇，又是一個鞠躬就趕快走開，從那些「標金」「棉紗」的聲浪中穿過，他跑進那大餐室的後半間去了。

剛一進門，就有兩個聲音同時招呼他：

「雷參謀來得好，請你說罷！」

這一聲不約而同的呼喚，像禁咒似的立刻奏效；正在爭論着什麼的人聲立刻停止了，許多臉都轉了方向，許多眼光射到這站在門邊的雷參謀的身上。尚在雷參謀腦膜上黏着的吳少奶奶淡粧的影子也立刻消失了。他微微笑着，眼光在眾人臉上掃過，很快的舉起右手，碰一下他的軍帽沿，又很忙

的放下，便走到那一堆人跟前，左手拍着一位矮胖子的肩膀，右手抓住了伸出來給他的一隻手，好像鬆出一口氣似的說：

「你們該不是在那裏討論幾兩幾錢的標金和花紗罷？那個，我是全然外行。」

矮胖子不相信似的挺起眉毛大笑，可是他的說話機會，卻被那位伸手給雷參謀的少年搶了去了：

「不是標金，不是花紗，也不是你最近在行的狐步舞，探戈舞，或是麗娃乘姐歌曲；我們是在這裏談論前方的軍情。先坐了再說罷。」

「哎！黃奮，你嘴裏總沒有好話！」

雷參謀裝出抗議的樣子，一邊說一邊綽一下眉頭，便擠進了那位叫做黃奮的西裝少年所坐的沙發榻。和雷參謀同是黃埔出身，同在戰場上喫過火藥，而且交情也還不差，但是雷參謀所喜歡的擅長的玩意兒，這黃奮卻是全外行；反之，這黃奮幹的什麼「工作」，雖然雷參謀也能替他守秘密，可是說起來的時候，雷參謀總是搖頭。這兩個人差不多天天見面，然而見面時沒有一次不是吵吵鬧鬧。現在當這許多面熟陌生的人們跟前，黃奮還是那樣老脾氣，雷參謀就覺得怪不自在，很想躲開去，卻又不好意思拔起腿來馬上就跑。

靜默了一剎那，似乎因為有了新來者，大家都要講究禮讓，都不肯搶先說話。此時儼集在這大餐

室前半間的另一羣人卻在嘈雜的談話中爆出了哄笑。「該死！還不打他！」夾在笑聲中，有人那麼嚷。雷參謀覺得這聲音很熟，轉過頭來看，但是矮胖子和另一個細頭長頸子的紳士遮斷了他的視線。他們是坐在一張方桌子的旁邊，背向着那架環洞橋式的百寶櫥，桌子上擺滿了汽水瓶和水菓碟。矮胖子看見雷參謀的眼光望着細頭長頸的紳士，便以為雷參謀是要認識他，趕快站起來說：

「我來介紹雷參謀。這位是孫吉人先生，太平洋輪船公司總經理。」

雷參謀笑了；他對孫吉人點點頭，接過一張明信片來，匆匆看了一眼，就隨便應酬着：

「孫先生還辦皖北長途汽車麼？一手兼縮水陸交通，佩服佩服。」

「可不是孫吉翁辦事有毅力，又有眼光，就可惜這次一開仗，皖北恰在軍事區域，吉翁的事業只得暫時停頓一下——但是，雷參謀，近來倒底打得怎樣了？」

矮胖子代替了孫吉人回答。他是著名的「喜歡拉攏」最會替人吹朋友中間給他起的譚名叫做「紅頭火柴」——並非因為他是光明火柴廠的老板，卻實在是形容他的到處「一擦就着」，就和紅頭火柴差不多。他的真姓名周仲偉，反因此而不彰。

當下周仲偉的話剛剛出口，就有幾個人同聲喊道：

「倒底打得怎樣了？怎樣了？」

雷參謀微微一笑，只給了個含糊的回答：

「大致和報紙上的消息差不多。」

「那是天天說中央軍打勝仗囉。然而市面上的消息都說是這邊不利。報紙上沒有正確的消息，人心就更加恐慌。」

一位四十來歲長着兩撇鬍子的人說，聲音異常高朗。雷參謀認得是大興煤礦公司的總經理王和甫。兩年前，雷參謀帶一團兵駐紮在河南某縣的時候，曾經見過他。

大家都點頭，對於王和甫的議論表同情。孫吉人這時搖着他的長鬚子發言了：

「市面上消息也許過甚其詞。可是這次來的傷兵真不少！敵公司的下水船，前天在浦口臨時被扣，就運走一千多傷兵，到常州，無錫一帶安插。據傷兵說，那簡直是可怕！」

「日本報上還說某人某人已經和北方默契，就要倒戈！」

坐在孫吉人斜對面的一位絲廠老板朱吟秋搶着說，敵意地看了雷參謀一眼，又用肘擊碰碰他旁邊的陳君宜，錦雲織網廠的老板，一位將近四十歲的瘦子。陳君宜卻只是微笑。

雷參謀並沒覺到朱吟秋的眼光有多少不友意，也沒留心到朱吟秋和陳君宜中間秘密的招呼。可是他有些分窘了。身為現役軍人的他，對於這些詢問常真難以回答。尤其使他不安的，是身邊還有一個黃奮素來憤放「大砲」。沉吟了一下以後，他就看着孫吉人說：

「是貴公司的船運了一千多傷兵麼？這次傷的人，光景不少。既然是認真打仗，免不了犧牲。可是

津方的犧牲一定更大！黃奮，你記得十六年五月我們在京漢線上作戰的情形麼？那時我們四軍十一軍死傷了兩萬多，漢口和武昌成了傷兵世界，可是我們到底打了勝仗。

說到這裏雷參謀的臉上閃出紅光來了，他向四周圍的聽者瞥了一眼，考察他自己的話語起了多少影響，同時便打算轉換談話的方向，卻不料黃奮冷笑着說出這麼幾句尖利的辯駁：

「你說十六年五月京漢線上的戰事麼？那和現在是很不相同的呀！那時的死傷多，因為是拚命衝鋒！但是現在大概適得其反罷。」

就好像身邊爆開了一顆炸彈，雷參謀的臉色突然變了。他站了起來，向四周圍看看，蒼地又坐了下來，勉強笑着說：

「老黃，你不要隨便說話！」

「隨便說話？我剛纔的話語是不是隨便，你自然明白。不然，為什麼你到現在還逗遛在後方？」

「後天我就要上前線去了。」

雷參謀大聲回答，臉上逼出一個苦笑。這一聲「宣言」式的叫喊，不但傾動了眼前這一羣人，連那邊——前半間的人們，也都受了刺戟。那邊的談話聲突然停止了，接着就有幾個人跑過來。他們並沒聽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只看見「紅頭火柴」周仲偉堆起滿臉笑容，拉着雷參謀的臂膊，眼看着孫百人說：

「吉翁，我們明天就給雷參謀餞行。明天晚上。」

孫吉人還沒回答，王和甫搶先表示同情：

「我和雷參謀有舊，算我的東罷！——再不然，就是三個人的公份也行。」

於是這小小的臨時談話會就分成了兩組。周仲偉、孫吉人、王和甫以及其他的三四位圍坐在那張方桌子旁邊，以雷參謀為中心，互相交換着普通酬酢的客氣話。另一組，朱吟秋、陳君宜等八九人則攢集在右首的那排窗子前，大半是站着，以黃奮為中心，依然在談論着前方的勝敗。從那邊——大發空前半間跑來的幾位，就加入這一組。黃奮的聲音最響，他叫着新加進來的一位，唐雲山，很露骨地說：

「雲山，你知道麼，雷鳴也要上前線去了。這就證明了前線確是喫緊；不然，就不會調到他。」

「那還用說！前幾天野鷄崗一役，最精銳的新編第一師全軍覆沒。德國軍官的教訓，最霸式的德國軍械，也抵不住西北軍的不怕死！——可是雷鳴去幹什麼？仍舊當參謀罷？」

「大概是要做旅長了。這次陣亡的旅團長，少說也有半打！」

「聽說某要人受了傷，某軍長戰死，——是假死，是真？」

朱吟秋突然插進來問。

唐雲山大笑，眼光在黃奮臉上一掠，似乎說：「你看消息傳得廣而且快！」可是他的笑聲還沒完，就有一位補充了朱吟秋的報告。

「現在還沒死。光景是重傷。確有人看見他住在金神父路的法國醫院裏。」

說這話的是陳君宜。他似乎深恐別人不相信他這確實的消息，既然用了十分肯定的口吻，又掉轉頭去要求這位又高又大的丁醫生出來作一個旁證：

「丁醫生，你一定能夠證明我這消息不是隨便說說的罷？法國醫院裏的柏醫生好像就是你的同學。你不會不知道。」

大家的眼光都看定了丁醫生。在先，丁醫生似乎摸不着頭腦，不懂得陳君宜為什麼要拉扯到他，但隨即他了然似的一笑，慢慢地說：

「不錯。受傷的軍官很多。我是醫生，什麼槍彈傷，刺刀傷，砲彈碎片傷，我不會不知道，我都可以分辨得明明白白；但是講到什麼軍長呀，師長呀，旅長團長呀，我可是整個兒攪不清楚。我的職業是醫生。在我看來，小兵身上的傷和軍長身上的傷，根本就沒有什麼兩樣！所以弄來弄去我還是不知道究竟有沒有軍長，或者誰是軍長？」

「噓！」靜聽着的那班人，都笑出聲來了。笑聲過後，就是不滿意。第一個是陳君宜，老大不高興地搖着頭。七嘴八舌的爭論又起來了。但是忽然從外間跑來了一個人，一身白色的法蘭絨西裝，梳得很光滑的頭髮，匆匆地擠進了丁醫生他們這一堆，就像鳥兒揀食似的揀出了一位身穿淡青色印度網長衫，嘴唇上有一撮「牙刷鬚」的中年男子，拍着他的肩膀喊道：

「壯飛，公債又跌了！你的十萬裁兵怎樣謠言太多，市場上人氣看低，估量來還要跌哪！」
這比前線的戰報更能震動人心。嘴唇上一撮「牙刷鬚」的李壯飛固然變了臉色，那邊周仲偉和雷參謀的一羣也趕快跑過來探詢。這年頭兒，凡是手裏有幾文的，誰不鑽在公債裏翻跟斗？聽說是各項公債庫券一齊猛跌，各人的心事便各人不同：「空頭」們高興到張大嘴巴笑，「多頭」們眼淚往肚子裏吞！

「公債又跌了！停板了！」

有人站在那道通到游廊去的門邊高聲喊叫。立刻就從游廊上湧進來一彪人，就是先前在那裏嚷着「標金」、「花紗」、「幾兩幾錢」的那夥人，都瞪大了眼睛，伸長了頸子，向這邊探一下，向那邊擠一步，亂烘烘地問：

「是關稅麼？」

「是綳遭麼？」

「是裁兵麼？」

「棺材邊！大家做吳老太爺哪！」

那一句即景生情的俏皮話，引得一些哭喪着臉兒的投機家，敗者也破聲笑了。此時尚留在大餐室前半間的五六位，也被這個突然捲起來的公債漩渦所吸引了。可是他們站得略遠些，是旁觀者的

態度。這中間就有范博文和孫甫的遠房族弟吳芝生，一位社會科學系的大學生，范博文閉起一隻眼睛，嘴裏喃喃地說：

「投機的狂熱喲！投機的狂熱喲！你，黃金的洪水，泛濫罷，泛濫罷！沖毀了一切堤防……」

於是他猛的在吳芝生的肩頭拍一下，大聲問道：

「芝生，剛纔跑進來的那個穿白西裝的漂亮男子，你認識麼？他是一個怪東西呢！韓益翔是他的名字，他做交易所的經紀人，可是他也會做詩——很好的詩，咳，黃金和詩意，在他身上，就發生了古怪的連絡——算了，我們走罷，找小杜和佩珊去罷，那邊小客廳裏的空氣大概沒有這裏那麼混濁，沒有那麼銅臭冲天！」

范博文不管吳芝生同意與否，拉住他就走。此時圍集在大餐室的人們，也漸漸走散，只剩下五六位——和公債漲跌沒有多大切身關係的企業家以及雷參謀，黃奮，唐雲山那樣的政治人物在那裏喝多量的汽水，談許多的話。可是他們的談話題材現在卻從軍事政治移到了娛樂——輪盤賭，鹹肉莊跑狗場，必諾浴，舞女，電影明星；現在雷參謀應得發言很自由了。

時間也慢慢地移近了正午。帛客漸少，大門口以及靈堂前的兩班「鼓樂手」現在是「換班」似的吹打着。有時兩班子都不作聲，人們便感到那忽然從耳朵邊抽去了了什麼似的異樣清寂。那時候，

「必諾浴，」「舞女，」「電影明星，」一切這些魅人的名詞，便顯得格外響亮，羞地大家的嘴巴閉住了，似乎這些赤裸裸地肉感的縱談在這猛然「清寂」的場合，有點不好意思。

唐雲山下意識地舉起手來，換他那光禿禿的頭頂向座中的人們瞥了一眼，突然哈哈大笑。於是大家也會惹似的一陣轟笑，挽回了那個出乎意料之外的僵局。

笑聲過後，雷參謀望着周仲偉，很正經的說：

「大家都說金貴銀賤，是中國振興實業推廣國貨的好機會，實際上究竟怎樣？」

周仲偉閉了眼睛搖頭。過一會兒，他這纔睜開眼來，忿忿地回答：

「我是喫盡了金貴銀賤的虧，製火柴的原料——藥品，木梗，盒子壳，全是從外洋來的；金價一漲，這些原料也跟着漲價，我還有好處麼？採購本國原料罷，好，原料稅，子口稅，釐捐，一重一重加上去，就比外國原料還要貴了。況且，日本火柴和瑞典火柴又是拚命來競爭，中國人又不知道愛國，不肯用國貨……」

但是周仲偉這套提倡國貨的大演說只好半途停止了，因為他瞥眼看見桌子上賽銀煙灰盤旁邊的火柴，卻正是瑞典貨的鳳凰牌。他不自然地「咳」了幾聲，掏出一塊手帕來，撒在他的胖臉上，拚命的揩。唐雲山笑了一笑，隨手取過那盒瑞典火柴來，又燃起一根茄立克，噴出一口濃煙，在周仲偉的肩頭上拍了一下說：

「對不起！周仲翁說句老實話，貴廠的出品當真還得改良。安全火柴是不用說了，就是紅頭火柴也不能『到處一擦就着』和你仲翁的雅號比較起來，差得遠了。」

周仲偉的臉上立刻通紅了，真像一根「紅頭火柴」。幸而孫吉人趕快來解圍：

「這也怪不得仲翁。工人太囂張，指揮不動。自從有了工會，各廠的出品都是又慢又壞。哎，朱吟翁，這話對麼？」

「就是這麼一回事！然而吉翁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拿我們絲業而論，目前是可憐的很，四面圍攻；工人要加工錢，外洋銷路受日本絲的競爭，本國捐稅太重，金融界對於放款又不肯通融，你想，成本重，銷路不好，資本短絀，還有什麼希望？我是想起來就灰心。」

朱吟秋也來發牢騷了，在他眼前立刻浮現出他的四大敵人，尤其是金融界，扼住了他的咽喉；舊歷端陽節轉瞬便到，和他有往來的銀行錢莊，早就警告他不能再「通融」。他的押款，一定要到期結清。可是絲價低落，洋莊清淡，他用什麼去結清？他嘆了一聲，憤憤地又說下去：

「從開年以來，上海一埠是現銀過剩。銀根並不緊。然而金融界只曉得做公債，做地皮，一千萬，兩千萬，手面闊得很，碰到我們廠家一時周轉不來，想去做十萬八萬的押款呀，那就簡直像是要了他們的性命；條件的苛刻，真令人生氣！」

大家一聽這話太露骨，誰也不願意多嘴。黃奮似乎很同情於朱吟秋，卻又忍不住問道：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你們的『廠經』專靠外洋的銷路那麼，中國的綢緞織造廠用的是什麼絲？」

「是呀，我也不明白呢！陳先生，你一定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雷參謀也跟着說，轉臉看着那位綿雲織綢廠的老板陳君宜。

可是這位老板不作聲，只在那裏微笑。朱吟秋代他回答：

「他們用我們的次等貨。近來連次等貨也少用。他們用日本絲和人造絲。我們的上等貨就專靠法國和美國的銷路，一向如此。這兩年來，日本政府獎勵生絲出口，絲繭兩項完全免稅，日本絲在里昂和紐約的市場上就壓倒了中國絲。」

雷參謀和黃奮跳起來大叫怪事。他們望着在座眾人的臉孔，一個一個的看過去，希望發見一些「同意」。可是更使他們納罕的是這班人的臉上一點驚異的表示都沒有。好像中國絲織業不用中國絲，是當然的！此時陳君宜慢吞吞地發言了：

「攬用些日本絲和人造絲，我們也是不得已。譬如朱吟翁的廠絲，他們成本重，絲價已經不小，可是到我們手裏，每擔絲還要納稅六十元六角，各省土絲呢，近來也跟着漲價了，而且每擔土絲納稅一百一十元六角九分，也是我們負擔的。這還是單就原料而論製成了綢緞，又有出產稅、銷場稅、通過稅，重重疊疊的捐稅幾乎是貨一動，跟着就來了稅。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什麼都有買客來負擔去，但是

銷路可就減少了。我們廠家要維持銷路，就不得不想法減輕成本，不得不攪用此價格比較便宜的原料品——噯，大家都說綢緞貴，可是我們廠家還是沒有好處！

接着是一剎那的沈默。風吹來外面「鼓樂手」的鎖响和笛子聲音，也顯得異常悲涼，像是替中國的絲織業奏哀樂。

好久沒有說話的王和甫突然站起身來，雙手一拍，開玩笑似的說：

「得了！陳君翁還可以攪用日本絲和人造絲。我和孫吉翁呢？這回南北一開火，就只好歇在上海看跑狗，逛堂子，算了罷。他媽的實業！我們還是想點什麼玩意兒來樂一下！」

他這話還沒有說完，猛的一陣香風送進了一位袒肩露臂的青年女子。她的一身玄色輕紗的一九三〇年式巴黎夏季新裝，更顯出她皮膚的瑩白和嘴唇的鮮紅。沒有開口說話，就是滿臉的笑意；她遠遠地站着，只把她那柔媚的眼光睜着這邊的人堆。

第一個發見她的，是周仲偉。嘴裏「啊」了一聲，這矮胖子就跳起來，舉起一雙臂膊在空中亂舞，嘻開了嘴巴，喊道：

「全體起立歡迎交際花徐曼麗女士！」

男人都愕然轉過身去，還沒準備好他們歡迎漂亮女子常用的那種笑臉，可是那位徐曼麗女士卻已經扭着腰，用小手帕掩着嘴唇，先在那裏吃吃地笑個不住了。這時雷參謀也站起來了，走前一步，

他伸出右手來，微笑着說：

「曼麗，怎麼到此刻纔來？一定要罰你！」

「怎樣罰呢？」

徐曼麗又是一扭腰，側着頭，故意忍住了笑似的說，同時早已走到雷參謀跟前，抓住了他的手，緊捏一下，又輕輕握着幾秒鐘，然後驀地摔開，回頭招呼周仲偉他們。

談話自然又熱鬧起來。剛纔發牢騷的朱吟秋和陳君宜也是滿臉春色。趁着徐曼麗和別人周旋時候，朱吟秋伸過頭去在唐雲山耳朵邊說了幾句，唐雲山便放聲大笑，不住的拿眼瞅着徐曼麗。這裏朱吟秋故意高聲說：

「君翁，我想起來了！昨天和趙伯韜到華懋飯店開房間的女人是一——」

徐曼麗猛的掉轉頭來，很用心地看了朱吟秋一眼，但立刻就又回過臉去，繼續她的圓熟的應酬；同時她尖起了耳朵，打算捉住朱吟秋的每一個字。

不料接着來的卻是陳君宜的聲音：

「趙伯韜做公債的，趙伯韜麼他是大戶多頭，各項公債他都扒進。」

「然而他也扒進各式各樣的女人，昨天我看見的好像是某人家的寡婦。」

朱吟秋故意低聲說，可是他準知道徐曼麗一定聽得很清楚。並且他還看見這位交際花似乎全

身一震，連笑聲都有點異樣地發抖。

雷參謀此時全神注在徐曼麗身上。漸漸他倆的談話最多，也最親熱，不知他說了一句什麼話，徐曼麗的臉上忽然飛起一片紅暈來了；很嬌媚地把頭一扭，她又吃吃地笑着。王和甫坐在他們對面，看見了這個情形，翹起一個大拇指，正想喝一聲「好呀！」突然唐雲山從旁邊閃過來，一手扳住了雷參謀的肩頭，發了一句古怪的問話：

「老雷，你是在『殺多頭』麼？」

「什麼？我從來不做公債！」

雷參謀愕然回答。

「那麼，人家擠進去的東西，你為什麼拚命想把她拍出來呢？」

說着，唐雲山自己忍不住笑了。朱吟秋和陳君宜竟拍起掌來，他放大了喉嚨笑。徐曼麗的一張粉臉立刻通紅，假裝作不理會，連聲喚當差們拿汽水。但是大家都猜測到大概是怎樣一回事，一片哄笑聲就充滿了這長而且闊的大餐室。

也許這戲謔還要發展，如果不是杜竹齋匆匆地跑了進來。

彷彿突然意識到大家原是來弔喪的，而且隔壁就是靈堂，而且這位杜竹齋又是吳府有服的親戚，於是這一羣快樂的人們立刻轉為嚴肅，有幾位連連打呵欠。

杜竹齋是照例的滿臉和氣，一邊招呼，一邊好像在那裏對自己說：

「怎麼？這裏也沒有孫甫啊！」

「孫甫沒有來過。」

有人這麼回答。杜竹齋綉起眉頭，很焦灼地轉了一個身，便在一連串的「少陪」聲中匆匆地走了。跟着是徐曼麗和雷參謀一前一後的也溜了出去。這時候大家都覺得坐膩了，就有幾位跑到大餐室後面的游廊找熟人，只剩下黃奮唐雲山和孫吉人三個，仍舊擠在一張沙發榻上密談，現在他們的態度很正經，聲音很低，而且談話的中心也變成「北方擴大會議」以及馮閻軍的戰略了。

杜竹齋既然沒有找得吳孫甫，就跑到花園裏抄過一段柏油路，走上最大的一座假山。在山頂的六角亭子裏，有兩位紳士正等得不耐煩。一個是四十多歲，中等身材，一張三角臉，深陷的黑眼睛炯炯有光；他就是剛纔朱吟秋他們說起的趙伯韜，公債市場上的一位魔王。他先看見了杜竹齋，氣咻咻地走上假山來，就回頭對他的同伴說：

「仲老，你看，只有竹齋一個，光景孫甫是不贊成罷？」

所謂「仲老」者，慢慢地撚着他的三寸多長的絡腮鬍子，卻不回答。他總有六十歲了，方面大耳，細眼睛，儀表不俗，當年「洪憲皇帝」若不是那麼匆促地就倒了臺，他——尚仲禮，很有「文學侍從」

「的資格，現在「他由官入商」，弄一個信託公司的理事長混混，也算是十分委屈的了。」

杜竹齋到了亭子裏坐下，拿出手帕來擦乾了臉上的細汗珠，這纔看着尚趙兩位說：

「找不到孫甫靈堂前固然沒有，太太們也說不知道。樓上更沒有。我又不便到處亂問。不是你們叮囑過留心引起別人的注意麼？」你們先把事情說清楚了，回頭我再和他商量罷。」

「事情就是組織秘密公司做公債多頭，剛纔已經說過了，兩天之內，起碼得調齊四百萬現款，我和仲老的力量不夠。要是你和孫甫肯加入，這件事就算定規了，不然，大家拉倒！」

趙伯勳打起他的粵腔普通話，很快地說。他那特有的炯炯的眼光從深陷的眼眶裏射出來，很留心的在那裏觀察杜竹齋的表情。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你還想做多頭。這幾天公債的跌風，果然是受了戰事的影響，將來還可以望漲，但戰事未必馬上就可以結束罷，並且隴海、平漢兩路，中央軍非常吃緊，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了，零星小戶多頭一齊出籠，你就儘量收，也擡不起票價。況且離本月交割期不過十來天，難道到期你想收貨麼？那個四百萬現款也還不夠……」

「你說的是大家的看法，這中間還有奧妙——」

趙伯勳截住了杜竹齋的議論，很神秘地微笑着。杜竹齋仰起頭來閉了眼睛，似乎很在那裏用心思。他知道趙伯勳神通廣大，最會放空氣，又和軍政界有連絡，或許他得了什麼秘密的軍事消息罷？然

而不像。杜竹齋再睜開眼來，猛的看見趙伯韜的尖利而陰沉的眼光正射在自己臉上，於是突然一個轉念在他腦筋上一跌。老趙本來是多頭大戶，交割期近，又夾着是舊歷端陽節，他一定感到恐慌，因而弄什麼多頭公司，莫非是他的「金蟬脫壳」計罷？——但是尚仲禮為什麼也跟着老趙跑？老尚可不是多頭呀？這麼自己心裏又一反問，杜竹齋忍不住對尚仲禮瞥了一眼。

可是這位尚仲老神色很安詳，翹起三根指頭，在那裏慢慢地摸鬍子。

「什麼奧妙？」

杜竹齋一面還在心裏盤算，一面隨口問他，差不多已經決定了敷衍幾句就走，決定不加入趙伯韜的「陰謀」中開了，可是趙伯韜的回答卻像一道閃電似的使他一跳。

「仲老担保，西北軍馬上就要退！本月份交割以前，公債一定要回漲。」

雖然趙伯韜說的聲音極低，杜竹齋卻覺得正像晴天一霹靂，把滿園子的嘈雜聲和兩班鼓樂子的吹打聲都壓下去了。他愕然望着尚仲禮，半心半疑地問道：

「哦——仲老看得那麼準？」

「不是看的準，是『做』的準呀！」

尚仲禮搖着鬍子低聲回答，又笑迷迷地看了趙伯韜一眼。然而杜竹齋還是不明白。尚仲禮說的這「做」字，自然有奧妙，並且竹齋素來也信託尚仲禮的「担保」，但目前這件事進出太大，不能不

弄個明白。遲疑不定的神色就很顯然地浮上了杜竹齋的山羊臉了。

趙伯韜拍着腿大笑，湊到杜竹齋的耳朵邊，鄭重地說：

「所以我說其中有奧妙啦！化了錢可以打勝仗，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化了錢也可以叫人家打敗仗，那就有幾個人想得到。——人家得了錢，何樂而不敗一仗？」

杜竹齋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想了一想，猛然站起來，伸出手來，翹起一個大拇指在尚仲禮臉前一晃，噴噴地滿口是恭維話：

「仲老真佩服，滿腹經綸！這果然奧妙！」

「那你是一定加一股了。蔣甫呢，你和他接洽？」

趙伯韜立刻逼緊一步，看他那神氣，似乎要馬上定局。

尚仲禮卻看出杜竹齋還有點猶豫。他知道杜竹齋雖然好利，卻又異常多疑，遠不及吳蔣甫那樣敢作敢為，富於魄力。於是他就故意放鬆一步，反倒這麼說：

「雖然是有人居間，和那邊接洽過一次，而且條件也議定了，卻是倒底不敢說十全九穩呀。和兵頭兒打交道，原來就帶三分免險，也許那邊臨時又變卦，所以竹翁還是先去和蔣甫商量一下，回頭我們再談罷。」

「條件也講定了麼？」

「講定了三十萬！」

趙伯韜搶着回答，似乎有點不耐煩。

杜竹齋把舌頭一伸，嘻嘻地笑了。

「整整三十萬再多，我們不肯再少，他們也不幹。實足一萬銀子一里；三十萬，就是三十里！」

尚仲禮慢吞吞地說，他那機靈的細眼睛釘住了杜竹齋的山羊臉。

經過了一個短短的沈默，終於杜竹齋的眼睛裏耀着堅決的亮光，看着尚仲禮，又看看趙伯韜，三個人不約而同的大笑起來。接着，三個頭便攢在一處，唧唧噥噥地談得非常有趣。

這時候，隔了一個魚池，正對着那個六角亭子的柳樹蔭下草地上，三個青年男子和兩個女郎也正在為了一些「問題」而爭論。女郎們並沒有多說話，只把她們的笑聲送到魚池邊，驚起了水面上午睡着的白鵝。

「算了，你們停止辯論。我就去找他們來。」

一位精神飽滿的貓臉少年說。他是杜竹齋的幼弟學詩，工程科的大學生。

「林小姐，你贊成麼？」

吳芝生轉過臉去問林佩珊。但是林佩珊裝作不曾聽得，只顧拉着張素素的手，好像打秋千似的，蕩着。范博文站在林佩珊的旁邊，不置可否地微笑。

「沒有異議，就算通過！」

杜學詩一邊叫，一邊就飛步跑向「靈堂」那邊去了。這裏，吳芝生垂着頭踱了幾步，忽然走近范博文身邊，很高興的問道：

「還有一個問題，你敢再和我打賭麼？」

「你先說出來，也許不成問題的。」

「就是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爺阿荳的性格，將來會不會起變化。」

「這個，我就不來和你賭了。」

「我和你賭，芝生，你先發表你的意見：變呢，不變？」

張素素揮開了林佩珊的手，抽進來說，就走到吳芝生的跟前。

「幹什麼呢？也是一個『不』罷？」

「如果我贏了呢？我可不願意『不』你那樣的鬼臉！」

范博文他們都笑起來了。張素素卻不笑。翹起一條腿跳着旋一個圈子，她想到吳四小姐那樣的拘束醜觀，叫人看着又生氣又可憐。阿荳呢，相貌真不差，然而神經錯亂，有時聰明，有時就渾得利害。都是吳老太爺的「太上感應篇教育」的成績。這麼想着，張素素覺得心口怪不舒服，她倒忘記了賭賽，恰好那時杜學詩又飛跑着來了，後面兩個人，一位是吳府法律顧問秋準律師，另一位便是李玉亭。

此時從對面假山上的六角亭子裏，送來了趙伯韜他們三個人的笑聲。李玉亭擡頭一看，就推着秋準的臂膊低聲說：

「金融界三巨頭！你猜他們在那裏幹什麼？」

秋準微笑，正想回答，卻被吳芝生的呼聲打斷了：

「秋律師，李教授現在要聽你們兩位的意思。——你們不能說假話！我和范博文是打了賭的！問題是一個人又要顧全民族的利益，又要顧全自己的利益，這中間有沒有衝突？」

「把你們的意見老實說出來！芝生和博文是打了賭的。這中間關係不淺！」

杜學詩也在一旁幫着喊，卻拿眼去看林佩珊，但是林佩珊裝作什麼都不管，蹲在草地上揀起一片玫瑰花瓣來擺成了很大的一個「林」字。

因為秋準搖頭，李玉亭就先發言：

「那先要看是怎樣身分的人了。」

「不錯。我們已經舉過例了，譬如說蔣甫廠裏的工人。現在廠絲銷路清淡，蔣甫對工人說：『我們的廠絲成本太重，不能和日本絲競爭，我們的絲業就要破產了，要減輕成本，就不得不減低工錢。為了民族的利益，工人們只好忍痛一時，少拿幾個工錢。』但是工人們回答：『生活程度高了，本來就吃不飽，再減工錢，那是要我們的命了。你們有錢做老板，總不會餓肚子，請你們顧全民族利益，忍痛一時，少

賺幾文罷。」——看來兩方面都有理，可是兩方面的民族利益和個人利益就發生了衝突。」

「自然餓肚子也是一件大事——」

李玉亭說了半句，就又縮住，舉起手來搔頭皮。張素素注意地看了他一看，他也不覺得全體肅靜，等待他說下去。此時魚池對面的六角亭子裏又傳過一陣笑聲來。李玉亭猛一跳就續完了他的意見：

「但是無論如何，資本家非有利潤不可！不賺錢的生意根本就不能成立！」

吳芝生大笑，回頭對范博文說：

「如何是我把教授的意見預先猜對了。詩人，你已經輸了一半！第二個問題要請你自己來說明了。」

素素留心地佩珊溜走呀！」

范博文冷冷地微笑，總沒出聲。於是杜學詩就扮着來代替他：

「工人要加工錢。老板說，那麼只好請你另就，我要另外招工人。可是工人卻又硬不肯走，還是要加工錢——這就要請教法律顧問了。」

「勞資雙方是契約關係，誰也不能勉強誰的。」

秋準這話剛剛說完，吳芝生他們又都笑起來了。連范博文自己也在內。蹲在地下似乎並沒在那裏聽的林佩珊就跳起來拔腳想跑。然而已經吳芝生和張素素攔在林佩珊面前，叫道：

「不要跑！詩人完全輸了。你該替詩人還賬，不然我們要請秋準律師代表提出訴訟了。小杜，你是

係人呢！你這係人不負責麼？

林佩珊只管笑，並不回答；機會就從張素素腋下衝了出去，沿着魚池邊的虎皮紋碎石子路向右首跑。呵！張素素喊一聲，也跟着追去了。范博文卻拉住了吳芝生的肩膀說：

「你不要太高興，係人小杜沒下公斷呢！」

「什麼話！又做係人，又兼公斷，沒有這種辦法。況且沒有預先說明。」

「說明了的。」如果秋律師和李玉亭的語語發生疑議的時候，就由小杜公斷。現在，我認為秋律師和李教授的答覆都有疑義，不能硬派我是猜輸了的。」

「都是不負責任的話，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的浮話！」

杜學詩也加進來說，他那貓兒臉突然異常嚴肅。

這不但吳芝生覺得詫異，秋準和李玉亭也莫名其妙，大家圍住了杜學詩，看着他。

「什麼民族，什麼個人，什麼勞資契約，都是廢話！我只知道一個國家。而國家的舵應該放在剛毅的鐵掌裏，重在做，不在說空話！而且任何人不能反對這管理國家的鐵掌。譬如說，中國絲不能和日本絲競爭罷，牢理『國家』的鐵掌，說應該一方面減削工人的工錢，又一方面強制資本家用最低的價格賣出去，務必要在歐美市場上將日本絲打倒！要是資本家不肯虧本拋售好『國家』就可以沒收他的工廠！」

杜學詩一口氣說完，睜出一雙圓眼睛，將身體擺了幾下，似乎他就是那「鐵掌」。

聽着的四位都微笑，可是誰也不發言。張素素和林佩珊的笑聲從池子右首的密樹中傳來，一點一點的近了。范博文向那笑聲處望了一眼，回頭在杜學詩的肩頭重重地拍一下，冷冷地說：

「好！就可惜你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工人，更不是那『鐵掌』。還有一層，你這番演說，也是『沒有說出所以然來的浮話』。請不要忘記，我剛纔和芝生打賭的，不是什麼事情應該怎樣辦，而是看誰猜對了。秋律師和李教授的意見——算了，我們這次賭賽，就此不了而了。」

最後的一句還沒說完，范博文就迎着遠遠來的張素素和林佩珊跑了去。

「不行！詩人，你想跳走麼？」

吳芝生一面喊着，一面就追，李玉亭和秋律師在後面大笑。

可是正當范、吳兩位將要趕到林佩珊她們跟前的時候，迎面又來了三個人，正是杜竹齋、趙伯韜、尚仲禮，一邊走一邊還在低聲談話。他們對這四個青年男女看了一眼，便默默地沿着池子邊的虎皮紋石子路走，到那柳蔭左近，又特地繞一個灣，避過了李玉亭和秋律師的注意，向「靈堂」那方面去了。然而李玉亭眼快，已經看得明白，他拉一下秋律師的衣角，輕聲說：

「看見麼？金融界三巨頭重要的事情擺出在他們臉上。」

「因為我們這裏剛剛發生了一隻『鐵掌』呀！」

秋準回答，又微笑。李玉亭也笑了。沈浸在自己思想中的杜學詩卻是什麼沒有聽到，什麼也沒有看見。

在「靈堂」階前，杜竹齋碰到一位新來的弔喪客——吳府遠親陸匡時，交易所經紀人，又兼大亞證券信託公司的什麼裏理。一眼看見了杜竹齋，這位在公債裏翻跟斗的陸匡時就搶前一步，拉住了杜竹齋的袖口，附耳低聲說：

「我得了個秘密消息，中央軍形勢轉利，公債馬上就要回漲呢。目前還沒有人曉得，人心總是看低。我這裏的散戶多頭，都是急於要脫手。你為什麼不乘這檔口，扒進幾十萬呢？你向來只做標金，現在乘這機會，我勸你也試試公債，弄幾文香手，倒也不壞。」

這一番話，在陸匡時也許是好意，但正在參加秘密多頭公司的杜竹齋卻怕得什麼似的，幾乎變了顏色。他一面在聽，一面心裏滾起了無數的疑問：難道是尚仲禮的計畫已經走漏了消息？難道是當真中央軍已經轉利？還是趙伯韜和尚仲禮串通了他頭上來幹新式的翻戲？再不然，竟不過是這陸匡時故意造謠言，想弄點好處麼？——杜竹齋幾乎沒了主意，回答不出話來。他偷偷地對旁邊的趙伯韜使了個眼色，不他是想嚴密地觀察一下老趙的神色，但不知怎地卻變成了打招呼的眼色了，即使老練如他，此時當真有點亂了章法。

幸而來了個救星。當差高升匆匆地跑到杜竹齋跟前說：

「我們老爺在書房裏，請姑老爺就去！」

杜竹齋覺得心頭一鬆，隨口說一句知道了，便轉臉敷衍着陸匡時道：

「對不起，少陪了；回頭我們再談。請到大餐室去坐坐罷。高升，給陸老爺倒茶！」

這麼把陸匡時支使開了，杜竹齋就帶着趙尚兩位再到花園裏，找了個僻靜地點，三個頭又攢在一處，漸漸三張臉上都又泛出喜氣來了。

「那麼，我就去找孫甫，請伯韜到大餐間對老陸用工夫。仲老回去和那邊切實接洽。」

最後是杜竹齋這麼說，三個人就此分開。

然而杜竹齋真沒料到吳孫甫是縮了眉頭坐在他的書房裏。昨天晚上吳老太爺斷氣的時候，孫甫的臉上也沒有現在那樣憂愁。杜竹齋剛剛坐下，還沒開口，孫甫就將一張紙擦給他看。

這是一個電報，很簡單的幾個字：「四鄉農民不穩，鎮上的兵力單薄，危在旦夕，如何應急之處，乞速電覆費銳。」

杜竹齋立刻變了臉色。他雖然不像孫甫那樣還有許多財產放在家鄉，但是「先人廬墓所在」之地，無論如何，不能不動心的。他放下電報，看着孫甫的臉，只說了四個字：

「怎麼辦呢？」

「那只好盡人力辦了去再看。幸而老太爺和四妹七弟先出來兩天，不然那就糟透了。日前留在

那裏的，不過是當舖，錢莊，米廠之類，雖然為數不小，倒底總算是身外之物——怎麼辦？我已打電給費小鬍子，叫他趕快先把現款安頓好，其餘各店的貨物，能移則移……或者不過一場虛驚，依然太平過去，也難說。但兵力單薄，倒底不行，我們應該聯名電請省政府火速調保安隊去鎮壓。」

吳孫甫也好像有點改常，夾七夾八說了一大段，這纔落到主要目的。他把擬好了打給省政府請兵的電稿請竹齋過目，就去按身背後牆上的電鈴。

書房的門輕輕開了。進來的卻是兩個人，當差高升以外，還有廠裏的賬房莫幹丞。

吳孫甫一眼看見莫幹丞不召自來，眉頭就繃的更堅些，很嚴厲地喊道：

「幹丞對你說過，今天不用到這裏來！照顧廠裏要緊！」

這一下叱責，把賬房莫幹丞嚇糊塗了，回答了兩個「是」，直挺挺地僵在那裏。

「廠裏沒有事麼？」

吳孫甫放平了臉色，隨口問一句，他的心思又轉到家鄉的農民暴動的威脅去了。然而真不料莫幹丞卻抖抖索索說這麼一句話來：

「就因為廠裏有些不妙——」

「什麼趕快說！」

「也許不要緊。可是，可是，風聲不好。我們還沒布告減工錢，可是工人們已經知道了。她們，她們今

天從早上起，就有點——有點怠工的樣子。我特來請示——怎麼辦？」

現在吳孫甫的臉色突然變了，僵在那裏不動也不說話；他臉上的紫疤，一個一個都冒出熱氣來。這一陣過後，他猛的跳起來，像發瘋的老虎似的咆哮着；他罵工人，又罵莫幹丞以下的辦事員：

「她們先怠工麼？混賬東西！給她們顏色看！你們管什麼的？直到此刻來請示辦法！呼，你們就會在廠裏胡調；吊膀子，軋餅頭！說不定還是你們自己走漏了減削工錢的消息！」

莫幹丞只是垂頭站在旁邊，似乎連氣都不敢透一下。看着這不中用的樣子，吳孫甫的怒火更加旺了，他右手又在腰間，左手握成拳頭，擱在那張純鋼的寫字檯邊緣，眼睛裏全是紅光，閃閃地向四面看，好像想找什麼東西來咬一口似的。忽然他發見了高升，直挺挺地站在一邊，他就怒聲斥罵道：

「你站在這裏幹什麼？」

「老爺剛纔按了電鈴，這纔進來的。」

於是孫甫方纔記起了那電報稿子，並且記起了寫字檯對面的沙發裏還坐着杜竹齋。此時竹齋早已看過電報，嘴裏斜銜着一枝雪茄，閉了眼睛，在那裏想他自己的心事。

孫甫拿起那張電稿交給高升，一面揮手，一面說：

「馬上去拍出馬上去！」

說完，吳孫甫就坐在他的純鋼轉椅裏，拿起筆來，在一張信紙上飛快地寫了一行，卻又隨手圈綳，

丟字紙麗裏提着筆沈吟。

杜竹齋睜開眼來了。看見了孫甫的躊躇態度，竹齋就輕聲說：

「孫甫，硬做不如軟來。」

「我也是這個意思——」

吳孫甫回答。現在他已經氣平了，將手裏的筆桿轉了兩下，回頭就對莫幹丞說：

「幹丞，坐下了，你把今天早上起的情形，詳細說出來。」

摸熟了吳孫甫脾氣的這位賬房先生，知道現在可以放心說話，不必再裝出那種惶恐可憐的樣來了。他坦然坐在寫字檯橫端的一張彈簧軟椅裏，就慢慢地說：

「是早上九點鐘光景。第二號管車王金貞跑到賬房間來，報告第十二排車的姚金鳳犯了規則，不服管理；當時有九號管車薛寶珠要喊她上賬房間，那裏知道第十二排車的女工就都關了車，帮着姚金鳳鬧起來——我們聽了王金貞的報告，正想出去彈壓，那裏知道就聽得一片聲叫喊，薛寶珠扭着姚金鳳來了，但是車間裏的女工也已經全都關了車——」

吳孫甫皺了眉頭，尖銳地看了莫幹丞一眼，很不耐煩似的打斷了莫幹丞的報告，問道：

「簡簡單單說，現在鬧到怎麼一個地步？」

「現在車間裏五百六十部車只有一小半還在那裏做工——算是做工，其實是糟蹋蒞子。」

聽到最後一句，吳荪甫怒吼一聲，猛的站起來；但倏又坐下，很快地問道：

「怠工的原因是——」

「要求開除薛寶珠。」

「什麼理由呢？」

「說她打人，還有，她們要求米貼。前次米價漲到二十元一石的時候，曾經要求過。這一次又是。」

吳荪甫鼻子裏哼了一聲，轉臉對杜竹齋說：

「竹齋——這絲廠老板真難做。米貴了，工人們就來要求米貼，但是絲價錢賤了，要虧本，卻沒有人給我絲貼。好幹丞，你回去對工人說，她們要米貼，老板情願關廠。」

吳幹丞答應了一聲「是」。但他的兩隻老鼠眼睛卻望着吳荪甫的臉，顯出非常為難的神氣。

「還有什麼事呢？」

「嗯，請三先生明鑒。關廠的話……現在說出來，恐怕會鬧亂子——」

「什麼話？」

「這一回工人很齊心，好像是預先有過商量的。」

「呸！你們這班人都是活死人麼？事前怎麼一點兒也不知道！臨到出了事，纔來向我討辦法！第二號管車王金貞和稽查李麻子都是領了津貼的，平常日子不留心工人的行動！難道我錢多沒處化，白

養這些狗！

此時莫幹丞忽然膽大起來了，竟敢回「三老爺」的話：

「他們兩個也還出力，他們時時刻刻在那裏留心工人的舉動；可是，好像他們面孔上刻着「走狗」兩個字，到處碰壁，一處消息也探聽不出來。三先生！工人們就像鬼迷了一般！姚金鳳向來是老實的，她此番領頭了！現在車間裏一片聲叫鬧：『上次要求米貼，被你們一泡鬼話哄過了，今番定要見過你死我活！你們還想尅減工錢麼？我們要米貼，米貼！』聽說各廠的情形都不穩，工人們都像鬼迷了一般！」

「鬼迷了麼？哈哈！我知道這個鬼！生活程度高，她們吃不飽，可是我還知道另外一個鬼，比這更大更利害的鬼！世界產業凋弊，廠經跌價……」

吳荪甫突然冷笑着高聲大喊，一種鐵青色的苦悶和失望在他的紫黯色臉皮上泛出來。然而只一剎那，他又恢復了剛毅堅決的常態。他用力一揮手，繼續說下去，臉上轉為猶笑：

「好！你這鬼！難道我們就此束手待斃麼？不！我們還要拚一下哪！但是，幹丞，怎麼工人就知道我們打算尅減工錢？一定是賬房間裏什麼人走漏了消息！」

莫幹丞猛一怔，背脊上透出一片冷汗，遲疑了片刻，他忽然心生一計，就鬼鬼祟祟地說：

「我疑心一個人，就是屠維嶽。這個小夥子近來發昏了，整天在廿九排車的女工朱桂英身上轉

念頭。有人看見他常常在朱桂英家裏進出——」

此時書房門忽開，二小姐芙蓉的聲音打斷了莫幹丞的借刀殺人的謔言：

「三弟，萬國殯儀館的人和東西都來了。可是，那個棺材，我看着不合式！」

二小姐站在門邊，一面說一面用眼看着她丈夫。

「等一會兒，我就來。竹齋，請你先去看看——」

但是杜竹齋連搖手從雪茄的濃煙中對二小姐說：

「我們就來，就來，時候還早呢！看了不對再去換，也還來得及。」

「還早麼？十二點一刻了，外邊已經開飯！」

二小姐說着也就走了。這裏吳蓀甫轉臉朝莫幹丞看了一眼，很威嚴地發出這樣的命來。

「現在你立刻回廠去出布告，因為老太爺故世了，今天下午放工半天，工錢照給。先把工人散開，免得聚在廠裏鬧亂子。可是，今天下午，你們卻不能休息。你們要分頭到工人中間去做工，分散她們的團結。限今晚上把事情弄好。一面請公安局派警察保護工廠，一面呈報社會局。還有那個屠維，叫他來見我，叫他今晚上來，都聽明白了麼？去罷！」

打發開了莫幹丞以後，吳蓀甫就站起來，輕聲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

「開什麼廠！真是洵氣當！初為什麼不辦銀行？憑我這資本，這精神，辦銀行該不至於落在人家後

面罷？現在聲勢浩大的上海銀行，開辦的時候不過十萬塊錢……

他頓了一頓，用手去摸下巴，但隨即轉成堅決的態度，右手握拳打着左手的掌心：

「不！我還是要幹下去的中國民族工業，就只剩屈指可數的幾項了！絲業關係民族前途尤大！——只要國家像個國家，政府像個政府，中國工業一定有望的！」——竹齋，我有一個大計畫。但是，現在沒有工夫細談了，我們出去看看萬國殯儀館送來棺材罷。」

「不忙，我還有事和你商量。」

杜竹齋把半枝雪茄從嘴唇邊拿開，也站了起來，挨近吳蓀甫身旁，就將趙伯韜他們的「密謀」從頭說了一遍，最後，他這麼問道：

「你看這件事有沒有風險？要是你不願意插一脚，那麼，我也打算不幹。」

「每人一百萬，今天先交五十萬麼？」

吳蓀甫反過來問，並不表示對於這件事的意見，臉色異常沉靜。

「這也是老趙他們的主張，老趙的步驟是：今天下午，就要拋出三百萬，把票價再壓低——」

「那是一定要壓低的，說不定會跌落兩三元，那時我們就補進？」

「不明天前市第一盤，我們再拋出五百萬，由趙伯韜出面！」

「哦，那就票價還要跌，老趙是有名的多頭大戶，他一出籠，散戶多頭就更加恐慌，拚命要脫手了，」

而且一定還有許多新空頭會乘勢跳落。」

「是呀！所以要到明天後市我們這纔動手補進來。我們慢慢地零零碎碎地補進，就不至於引起人家的注意，到本月份交割前四五天，我們至少要收足五千萬——」

「那時候，西北軍退卻的捷報也在各方面轟起來了！」

「不錯！那時候，散戶又要一窩蜂來做多頭，而且交割期近，又碰着舊歷端陽節，空頭也急於要補進，漲風一定很利害！」

「我們的五千萬公債就放出去，做了他們的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說到這裏，吳蓀甫和杜竹齋一齊笑起來。兩個人的眼睛都閃着興奮勝利的的光芒。

笑過了後，吳蓀甫奮然說：

「好！我們決定幹一下罷。可是太便宜了老趙！這個多頭大戶了。我們在公賬之外，應得對他提出小小的條件。我們找他去談判！」

於是吳蓀甫和杜竹齋就此離開了那書房。而那個久在吳蓀甫構思中的「大計畫」此時就更加明晰地兜住了吳蓀甫的全意識。他又渾身充滿了大規模地進行企業的野心和活力了！

騷動

就在吳老太爺遺體入殮的那天下午，離開上海二百多里水陸，雙橋鎮上，一所陰沉沉的大房子裏，吳孫甫的舅父曾滄海正躺在鴉片煙榻上生氣。這位五十多歲的鄉紳，在本地是有名的「土皇帝」。自從四十歲上，他生了一位寶貝兒子以後，他那種貪財吝嗇的天性就特別發揮。可惜他這位兒子雖然名為「家駒」，實在還比不上一條「家狗」。因此，早該是退休享福的曾滄海卻還不能優遊歲月，甚至柴米油鹽等等瑣細，都得他老人家操一份心。

而最近兩三年來，他的運氣也不行。第一幅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旂子雙橋鎮上飄揚的時候，嚷得怪響亮，怪熱鬧，又怪認真的「打倒土豪劣紳」，確使曾滄海一驚，並且為萬全計，也到上海住過幾時。後來那些嚷嚷鬧鬧的年青人逃走了，或是被捕了，雙橋鎮上依然滿眼熙和太平之盛，可是曾滄海的「統治」卻從此動搖了；另一批不吶喊着要「打倒土豪劣紳」的年青人已經成了「新貴」，並且一步一步的從曾滄海那裏分了許多「特權」去。到現在，曾滄海的地位降落到他自己也難以相信：雙橋鎮上的「新貴」們不但和他比肩而南面共治，甚至還時時排擠他呢！「真是人老不值錢了！」

曾滄海被擠緊了的時候，只能這樣發牢騷，同時用半個眼睛屬望於他的寶貝兒子家駒。這天下午，曾滄海躺在花廳裏的煙榻上生氣，卻並不是又受了鎮上「新貴」們的排擠，而是因

爲吳孫甫打來的「報喪」急電到的太遲。這封急電遞到他手裏的一剎那間，他是很高興的；想到自己無論如何是鼎鼎有名，常在上海報上露名字的吳孫甫是嫡親外甥，而且打了急電來——尤景是有要事相商，這就比平常天還是拖鼻涕的毛小子的鎮上「新貴」們很顯見得根基不同了。但當他翻譯出電文來是「報喪」，他那一段高興就轉爲滿腔怒氣。第一竟是一封不折不扣的普通報喪電，而不是什麼商量地方上的大事，使他無從揣在懷裏逢人誇耀；第二，是這電報到得豈有此理的太慢；第三，那位寶貝外甥吳孫甫也不把老舅父放在眼裏了，只來了這麼一通聊以塞責的電報，卻並沒專派一條小火輪來請他去。如果他還是往日那樣的煊威，在此時一怒之下，大概那位捆綁了他們曾吳兩府要電的本地電報局長總該倒楣的了；但現在「人老不值錢」的曾滄海除了瞪眼睛吹鬍子，更沒有別的辦法。

他霍地從煙榻上爬起來，在屋子裏踱了幾步，拏起那張電報，到光線好些的長窗邊再仔細看。愈看愈生氣了，他覺得至少非要辦一下那個「玩忽公務」的電報局長不可。但此時，他的長工阿二進來了，滿頭是汗，一身是泥。瞧着曾滄海的臉色不對，這阿二就站在一邊粗聲的喘氣。

「哦，你回來了麼？我當是七里橋搬了家，你找不到——我還打算派警察去尋你呢！留心！你再次下去，總有一天要送你到局裏去嚐嚐滋味！」

曾滄海側着頭看定了阿二，冷冷地威嚇地說。這樣的話，他是說慣了的，——每逢阿二出去辦事

的時間就擱得長久了一點，曾滄海總是這一套話語，倒並不是作真；但此時剛剛碰在他的氣頭上，加之阿二只顧站在那裏抹臉喘氣，竟不照向來的慣例，一進來就報告辦事的結果，曾滄海可就動了真氣。他提高了他那付乾啞的嗓子，蹣着脚罵道：

「畜生！難道你的死人嘴上貼了封皮麼——討來多少呢？」

「半個錢也沒有——七里橋今天傳鐸開會——」

阿二突然縮住，撩起藍布短衫的衣襟來，又抹臉兒，在他的遮黑了的眼前，立刻又湧現出那個幾千人的大會，無數的鋤頭紅旗，還有同樣紅的怕死人的幾千隻眼睛；在他耳邊，立刻又充滿了鏗鏘鏗的鐸聲，和暴風似的幾千條喉嚨裏放出來的咆哮怒吼。他的心像漲大了似的，卜卜地跳得他全身發熱氣。

可是這一切，曾滄海想也不會想到的。他看見阿二不說下去，就又怒冲冲地喝道：

「管他們開什麼屁會，你是去討錢的。你不對他們說麼？今天不解清，明天曾老爺就派警察來捉人！你不對他們那些混帳東西說麼——什麼屁會！」

「那麼，你派警察去罷，你殺我的頭，我也不去了。七里橋的人，全進了會……他們看見我，就知道我是替你討鄉賬去的，他們罵我不放我回來，還要我……」

阿二也氣冲冲地說，而且對於他的「老爺」竟也稱起「你」來了。這不是一件小事，然而一心

關念着討債不着的曾滄海卻竟忽略了這個不懂規矩，他截斷了阿二的話，拍着桌子怒喊：

「狗屁的會陳老八，他是狗屁的農民協會的委員；他自己也放印子錢，怎麼我放的債就讓鄉下人白賴呢！我倒要找陳老八去講講這個理！」
「哼！天下沒有這種理！一定是你這狗奴才躲懶，不曾到七里橋去！明天查出來要你的狗命！」

「不是陳老八的那個會。另是一個，只有七里橋的自家知道，鎮上人還沒聽得過呢！他們今天第一次傳鐘開會，幾千人，全是赤足短衣，沒有一個穿長衫的，全是道地的鄉下窮人……」

阿二忽然對於曾滄海的威嚇全沒怕懼，反而興高采烈的說起來了；但他又突然住了嘴，為的他一眼看見曾滄海臉色變成死白，手指簌簌地抖，一個踉蹌就躺在煙榻上，閉了眼睛——這平常日子威風凜凜的老爺也會像鬪敗的公雞似的垂頭喪氣，阿二在曾府做長工十年以來還是第一次看見呢！

阿二反倒沒有了主意。他是一個老實人，一眼看着曾滄海那種「死相」，一面他就想到假使嚇死了這個鴉片煙老頭子，那他的罪過可不小，上天的菩薩要不要拆他的壽，然而他是白擔愛。躺在煙榻上曾滄海猛的睜開眼來，眼是凶狠狠地閃着紅光，臉色也已經變成鐵青，他跳起來，隨手抓住了鴉片煙槍，氣吼吼地搶前一步，照準阿二的頭上就打過去，發狂似的罵道：

「你這狗奴才！你也不是好東西！你也敢造反麼？」

拍——一聲響，那枝象牙鴉片煙槍斷成兩段。可並沒打中阿二的頭。阿二揮起他的鋼鐵般的臂膀，一格，就躲去了。他渾身的血被這一擊逼成沸滾。他站住了，睜圓了眼睛。曾滄海舞着那半段鴉片煙槍，咆哮如雷，一手槍起一支錫燭台，就又劈面擲過去。燭台並沒命中，但在掉到地下的時候，燭台頂上的那支銅針卻刺着了阿二的小腿，見了血了，忿火從阿二的眼睛中射出來。「打死那盤剝窮人的老狗！」——一句從七里橋聽來的話，蒼蒼地又兜上阿二的心窩。他捏緊了拳頭，如曾滄海再逼上一步，阿二準定要幹的！

但此時忽然一片哭罵聲從花廳後面爆發了，跟着便是一個妖媚的少年女子連哭帶嚷闖進來，撲在曾滄海身上，幾乎把這老頭子撞倒在地。

「幹什麼？阿金！」

曾滄海扶着桌子氣急敗喪地喊。那時候，又一位高大粗壯的少年婦人也趕進來了！聽不清楚的嚷罵的沸聲充滿了這小小的三開間的花廳。曾滄海搖着頭，嘆一口氣，便去躺在煙榻上閉了眼睛。雖然他是遠近聞名的包攬訴訟的老手，但對於自己家裏這兩個女人——他的非正式的小老婆和他的兒媳中間的糾紛，他卻永遠不能解決，並且只能付之不聞不問。

阿二已經走了。兩個女人對罵，奶媽抱了曾滄海的孫子，還有一粗做女僕，都站在花廳前滴水簾下的石階邊聽着看曾滄海捧起另一枝煙槍，滋滋——地抽煙，一面在心痛那枝斷成兩半的象牙老

槍。一面又想起七里橋的什麼會了。現在他頗有點後悔剛才的「失態」；現在他的老謀深算走了這一個方向；共產黨煽動七里橋的鄉下人開會，大概其志不在小罷？可是鎮上有一營兵，還有保衛團，怕什麼，借此正好請公安局捉幾個來辦一下——賴債的都算當是共產黨；還有，鎮上竟沒人知道這回事，平常排擠他老人家頂利害的那幾位「新貴」也還睡在鼓中呢！——想到這裏，曾滄海的黑而且瘦的臉上浮出笑容來了。他已經想好了追還他的高利貸本息的好方法，並且又算好了怎樣去大大的揭露一下「新貴」們的糊塗混帳；他們竟還不知道七里橋有了共產黨，他們管的什麼事哪！

「好！就是這麼辦。叫他們都嚐嚐老子的辣手，哈哈！」

曾滄海想到得意處將煙槍一放，忍不住叫了出來，又連聲哈哈大笑。這枯啞的笑聲在花廳裏迴蕩，很單調地射進他的耳朵，他這才意識到兩個女子的吵鬧已經在不知什麼時候無條件終止了。他愕然回顧，這才發現阿金獨坐在煙榻對面的方桌子邊，用手帕蒙住了面孔，像在那裏哭。

「阿金！」

曾滄海低聲喚着。沒有回答，覺得為難了。曾滄海懶懶地坐了起來，正想走過去敷衍幾句，阿金卻突然露出臉來對曾滄海使一個白眼；她並沒在那裏哭，不過眼眶稍稍有點紅。

「明天我就回鄉下去，賴在這裏挨罵挨打真是賤骨頭麼？」

阿金尖着聲音說，猛的哭起來了；是沒有眼淚的乾哭。

「啊，啊，啊，什麼啊！我沒有力氣和那種婆娘吵鬧；回頭等阿駒來，叫他去管束罷！是他的老婆，應該要他去管束！——叫阿駒打她一頓，給你出氣罷。好了，好了，阿金犯不着和那種蠢貨一般見識——你去看看燕窩粥燉好了沒有。我要喫了去辦公事！」

曾滄海一面說，一面就踱到了阿金身邊，用他那染滿煙漬的大袖子在阿金面上拂了幾拂，算是替她揩眼淚。阿金把頭扭了兩扭，斜着眼睛，撲嗤一笑：

「哼！你的話，算得數麼？」

「怎麼不算數！我說要辦什麼人，就一定要辦！我做老爺的，就不用自己動手——上次你的男人吵上門來，不是我答應你重重辦他麼？後來不是就叫警察辦了他麼？不過自己的媳婦總不好送局去辦，應該叫兒子辦。回頭阿駒來了，我就叫他結結實實打那個辣婆娘！我的話，向來說出算數。」

「噯，說出算數！上月裏就答應給我一個金戒指，到現在還沒——」

「哎，哎，那另是一件事了！那是買東西，不是辦人——金戒指，究竟有什麼好戴在手上，不會叫手舒服，我把買金戒指的錢代你放在錢莊上生利息，不是好多了麼？好了，快去看燕窩粥罷。等我出去了回來，就給你一個錢莊的存摺，一百塊錢，還不好麼？」

似乎「一百」這數目確有點魔力，阿金帶幾分滿足的意態走了。這裏曾滄海暗暗匿笑，佩服自

己的外交手腕，再轉到煙榻上，精神百倍地燒起一個很大的煙泡來。

可是煙泡剛剛上了斗，還沒抽得半口，裏邊的吵鬧又爆發了。這回却還夾着一個男子的叱罵聲，是曾滄海的寶貝兒子出場了。曾滄海好像完全沒有聽得，鄭重地捧着煙槍，用足勁兒就抽，不料裏邊沸沸揚揚的嚷罵聲中，却跳出一句又尖又響的話，直鑽進了曾滄海的耳朵：

「不要臉的騷貨！老的不夠熱火，又迷上了小的，我就護了你麼！」

這是兒媳的聲音。接着却聽得阿金笑。突然又是兒子狂吼，兒媳又哭又罵。以後就是混成一片的哭罵和廝打。

曾滄海捧着煙槍忘記了抽，呆呆地在吟味那一句「老的不夠熱火」。雖說這些事不比錢財進出，他頗能達觀，然而倒底心裏有些酸溜溜地怪不舒服。此外更有一點使他老大掃興：原來兒子的肯打老婆，却不是「敬遵嚴命」，而是別有緣故。這對於兒子的威權之失墜，又使他漸漸感到悲哀了。

俄而沉重的腳步聲驚醒了曾滄海的沉思。兒子家駒，一個相貌極醜的野馬似的十九歲青年，站在曾老頭子的面前了。將手裏的一本什麼書拍的丟在一張椅子裏，這曾家駒就在煙榻旁邊的方凳上坐了，臉對着他的父親。

「阿駒，吳府上老太爺死了。你的孫甫表哥有電報來。你在鎮上反正沒有事，明天就到上海去弔喪，帶使托孫甫給你找個差使。他交游廣闊，軍界政界都有熟人。」

不等兒子開口，曾滄海就先把剛剛盤算好的主意慢慢地說了出來；可是什麼「老的，小的，煞火，」還是在他心裏糾纏不清。

「我不去！我有要緊使用，馬上給我幾十塊錢！」

「什麼！又來要錢了！哎，你不知道錢財來的不容易呀！什麼使用？先要說個明白！」

曾滄海喫驚地說，一骨碌就翻身坐起來。但是兒子並不立刻回答，先在腰間掏摸了一會兒，就掏出一小塊黑色的硬紙片來，一直送到他老子的鼻子邊，很傲慢地喊道：

「什麼使用！我就要大請客啦！你看，這是什麼東西！」

曾滄海眼快，並又心靈，一瞧那黑色硬紙片，就知道是「中國國民黨黨證」；這一樂非同小可，他一手奔過來，揉了揉眼睛，湊在煙燈上仔細再看，可不是當真！「某省某縣第某區黨員證第二十三號，」上面還粘貼着曾家駒的小影——「還是第二十三名呢！」老頭子欣欣然自言自語的說，從煙盤裏拏過那付老光眼鏡來戴好了，又仔細驗着那印在黨證上面的黨部關防的印文。末了，這纔恭而敬之的踱到兒子跟前交還這證書，連聲鄭重囑付：

「收藏好了，收藏好了！」

接着他又呵呵大笑，拍着兒子的肩膀說：

「這就出山了！我原說的，虎門無犬種——自然要大請客囉！今晚上你請小朋友，幾十塊錢怕不

夠罷？回頭我給你一百。明晚，我們的老世交，也得請一次。慢着，還有大事！——抽完了這筒煙，再說。」

于是老頭子興沖沖地爬上煙榻，呼呼地用勁抽煙；曾家駒滿臉得意，却揀不出話來，吹，便也往煙榻上一橫。他當真很小心地，把黨員證藏在內面衣服的口袋裏。但他這重視黨證的心理和曾滄海就有點不同；他知道有了這東西，便可以常常向老頭子逼出大批的錢來，放開手面化用。

曾滄海一口氣抽完了一筒煙，拿起煙盤裏的茶壺來，嘴對嘴汨汨地灌了幾口，放下了茶壺，輕聲說道：

「阿駒！我探得了一個重要消息，正想上公安局去報告。現在就派你去罷！你剛進了黨，正要露露臉，辦一件大事，掛一個頭功！——哈，機會也正湊巧，今天是雙喜臨門了！」

聽就是要他到公安局去辦什麼事，曾家駒就楞住了。他瞪出一對圓眼睛，只顧呆呆地對着他父親。顯然是他對於這件事十二分的不踴躍，並且也不知道怎樣去和公安分局打交道。

「噯——還有幾分上場法！」

曾滄海又愛惜又責備似的說，接連搖了兩次頭；於是他突又轉口問道：

「阿駒，你知道鎮上的私煙燈共有多少？前街雜貨店裏的三姑娘做的那幾戶客人還有卡子上一個月的私貨漏進多少？」

曾家駒又是瞪目不能對答。他原也常逛私娼，例如前街的三姑娘之類；可是要問他某某私娼做

的幾戶客人或是私烟燻有多少，漏稅的私貨有多少，那他是做夢也沒想到。

曾滄海拍着大腿呵呵地笑了。

「怎麼到底年青人不知道隨時隨地留心。噯，阿駒，你現在是黨老爺了，地面上的情形一點不熟，你這黨老爺怎麼幹得下去呀！你自己不去鑽縫兒，難道等着人家來請麼？——不過，你也不用發愛，還有你老子是『識途老馬』，慢慢地來指撥你罷！」

小曾的臉現在紅起來了。也許是聽了老子的「庭訓」，有點慚愧；但也許是一百塊錢尚未到手，有點不耐煩。他堵起了嘴，總不作聲。恰好那時候，他的老婆抱着小孩子進來了，滿臉的不高興，將小孩子放在一張椅子上，用一支臂膊扶着，轉臉就對她的丈夫看，似乎有什麼話要講。

但是小孩子不讓她開口，哇哇地哭起來了；同時一泡尿直淋滿滿了一椅子，又滴到地上，淅淅作響。

曾家駒皺了眉頭，臉上的橫肉一條一條都起了稜，猛的一跳就從烟榻上坐起來，正想吃罵他的老婆，却瞥眼看見撒了一泡尿的小孩子的腳下有一本書——正是他剛才帶來的那一本，小孩子的兩隻腳正在這書面亂踢亂踏。

「嘿！小畜生！」

曾家駒一聲怒吼，縱步跳到孩子身邊，粗暴地從孩子的腳下扯出那本書來看時，已經是又濕又

破碎，不成樣子了。孩子的身體一攪，幾乎倒撞下椅子來，但是作怪地反倒停止了哭嚷，撲在母親懷裏，只把一張小嘴張得很大。

從兒子手裏看明白了那本濕淋淋的書原來是三民主義的時候，曾滄海的臉色斗的變了。他跳起來，躁着腳，看着兒子的臉，連聲叫苦道：

「糟了！糟了！這就同前清時代的聖諭廣訓一樣的東西，應該供在大廳裏天然几上的香爐面前，才是正辦，怎麼讓小孩子撒了尿呀！給外邊人曉得了，你這腦袋還保得住麼？該死，糟了！」

此時被嚇啞了的孩子也哇的一聲哭出來了。曾家駒原也不很了然于父親的叫苦連天，但總之是覺得事情糟，而且很生氣，一手揪住了老婆就打。孩子和母親的哭聲，小曾的叫罵，混成一片，幾乎將這小花廳漲破。曾滄海搖頭嘆氣，却又猛驚想起還有大事須上公安局去一趟，便在沸鬧聲中抖抖衣服走了。

街上照常熱鬧。這雙橋鎮，有將近十萬的人口，兩三家錢莊，當舖，銀樓，還有吳孫甫獨力經營的電力廠，米廠，油坊。這都是近來四五五年內興起來的。

曾滄海一面走，一面觀看那新發達的市面，以及種種都市化的娛樂，便想到現在掙錢的法門比起他做「土皇帝」的當年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如果這兩三年的他，不走黑運，那麼，在這繁華的

局面下，怕不是早已撈進十萬八千麼？雖說現在已經有了捲土重來的希望，他仍然不免有點悵悵。他的脚步就慢起來了。到得太白樓酒館的前面，因為人多，他簡直站住了。

忽然人叢中有一位拉住了曾滄海，劈頭問道：

「這個時候你上那裏去呀？」

曾滄海回頭一看，認得是土販李四；在某一點上，和這李四原是不拘形跡的密友，但此時在衆目昭彰的大街上，這李四竟拉拉扯扯直呼「你」，簡直好像已經和曾滄海平等了，這常在以「鼎鼎望族」自誇的曾滄海委實是太難堪了。但是又不便發作。跟着雙橋鎮的日漸都市化，這李四的潛勢力也在一天一天澎湃有「土」斯有「財」，便也有「實力」。老地頭蛇的曾滄海豈有不知道？因此他雖然老大不高興，却竭力忍住了，反倒點頭招呼微笑着回答：

「到公安局去有點公事。」

「不用去了！今天是一去一件，擱一件的了！」

李四很賣弄似的說，並且語氣中還有幾分自大的意味。好像他就是公安分局長。

「為什麼難道分局長換了人麼？」

曾滄海實在忍不下去了，也用了幾分譏諷的口吻冷冷地反問。可是話剛出口，他又後悔不該得罪這位神通廣大的李四。

然而幸氣得很，李四並沒覺到曾滄海的話中有核；他一把拉着曾滄海走到太白樓斜對面冷清的地段，把嘴巴靠近曾滄海耳朵邊，悄悄地說道：

「難道你沒有聽得風聲麼？」

「什麼風聲？」

「七里橋到了共匪，今晚上要搶鎮！」

曾滄海心裏一跳，臉色也變了；但他這喫驚並不是因為聽說七里橋有共匪，而且要搶鎮；他是在痛心他的獨得之秘已經不成其為「秘」，因為他的或他的兒子的「頭功」是沒有指望了。可是他畢竟是老手，心裏一跳以後，也就立刻鎮靜起來，故意搖頭表示不相信。

「你不相信麼？老實告訴你，這個消息，現在還沒有幾個人知道。我是從何營長的小公館裏得來的。營長的姨太太已經避到縣裏去了，還是雇的王麻子的船，千真萬確！」

李四悄悄地又接着說，十分熱心關切的樣子。

現在曾滄海的臉色全然灰白了；他這才知道局勢是意外地嚴重。在先他聽得長工阿二說七里橋的鄉下人傳鐸開會，還以為不過是赤手空拳的鄉下人而已，此時才明白白當真還有槍炮俱全的共匪。他的恐懼就由被人奪了「頭功」一轉而為身家性命之危了。他急口問：

「共匪有多少鎗呢？」

「聽說有百來枝鎗罷。」

曾滄海心上一鬆，想到他的邀功計畫雖然已成畫餅，可是危險也沒有，他就笑了一笑，看着李四的鬼鬼祟祟的面孔，很坦然很大方地說：

「百來條鎗，麼怕什麼！駐紮在這裏的省防軍就有一營！」

「一營！三個月沒關餉！」

「還有保衛團呢！」

「十個裏倒有十一個是鴉片烟老槍！勸你細點，躲開一下罷，不是玩的！本來前兩天風聲就緊，只有你整天躲在烟榻上抱阿金，這才是不知道——也許沒事，可是總得小心見機。不瞞你說，我已經吩咐我的手下人都上了子彈，今晚上不許睡覺。」

這麼說着，李四就匆匆地走了。

曾滄海站着沉吟了一回兒，決定不定怎麼辦。想到一動總得化錢，他就打算姑且冒險留着；想到萬一當真出了事，性命危險，便也想學學何營長的姨太太。後來轉念到「報功」總已不成，上公安局也沒意思，便決定先回家再定辦法。

家裏却有人在那裏等。曾滄海在蒼茫的暮色中一見那人，領有一撮小鬍子，便知道是吳府總管費小鬍子費曉生。

「好了，滄翁回來了。無事不敢相擾，就為的三先生從上海來了信，要我調度十萬銀子，限三天內解去，只好來和滄翁相商。」

費小鬍子開門見山就提到了錢，曾滄海不禁呆了一下。費小鬍子却又笑嘻嘻接着說：

「我已經查過賬了。滄翁這裏是一萬二，都是過期的莊款。本來我不敢向滄翁開口，可是三先生的信裏，口氣十分嚴厲，我又湊不齊，只好請滄翁幫幫我的忙了，感謝不盡。」

曾滄海的臉色斗然放下來了。他本來就深恨這費小鬍子，據他早日揚言，費小鬍子替吳府當了幾年總管，已經喫肥了。他又說費小鬍子挑撥他們甥舅間的感情，所以他做老舅父的只能在外甥錢莊上掛這麼區區一萬多銀子的賬。現在看見費小鬍子竟擔着什麼「三先生」的牌頭來上門討索，曾滄海覺得非懲他一下不可了。當下他就冷冷地回答：

「晚生，你真是忠心。我一定要告訴蔣甫另眼看待你——說來真叫人不敢相信，我的老姊丈一到上海就去世了！我這裏來了急電，要我去主持喪事——今晚打算就動身。一切我和蔣老三面談，竟不必你費心了！」

「是。老太爺故世的消息，我們那裏也接了電報，却不知道原來是請滄翁去主持喪事。」

費小鬍子笑着說，不提到錢了，可是他那淡淡微笑中，却含着一些猜透了曾滄海心曲似的意義。他站起來正要告辭，突然被曾滄海阻止：

「不忙再坐坐罷，還有幾句話呢！」
「哎，孫老三要解十萬銀子去，想來是應急用；現在你調到多少呢？你報個賬給我聽聽。」

「不過半數。五萬塊還是大前天接到三先生的快信。」

費小翦子復又坐下，仍舊笑嘻嘻的說，可是那語調中就有對於曾滄海的盤問很不痛快的氣味。這費小翦子也是老狐狸，很知道吳孫甫早就不滿意這位老舅父，不過到底是吳孫甫的嫡親舅父，在禮貌上費小翦子是不敢怠慢的，現在看見曾滄海居然又進一步，頗有「太上主人」自居的神氣，費小翦子就覺得這位老舅父未免太不識相了。

然而曾滄海的「不識相」尚有更甚於此：

「還只有五萬！想來你沒有解出去罷？拿來，今晚上我帶了去！」

費小翦子的眉毛一跳，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摸着領下的小翦子，瞅着曾滄海的瘦臉兒。
曾滄海却堅決地又接下去說：

「馬上拿去拿來交給我。一切有我負責任！——你知道麼七里橋到了共匪，今晚上要搶鎮。這五萬銀子決不能放在鎮上過夜的。孫老三的事就和我自己的事一樣，我不能袖手旁觀。」

「哦——那個，今天一早就有這風聲，我已經打電給三先生請示辦法。萬一今晚上有什麼風吹草動，我也早已想好了辦法。這是我份內應盡的職務，怎麼敢勞動冷翁呢！」

「萬一出了事，你担的下這個責任？」

「是滄翁的美意，心領謝之！」

費小翳毅然回答，又站起身來想走。但他的眼珠一轉，忽又坐下，轉看着曾滄海，那張又恨恨又沮喪的臉孔問道：

「滄翁從那裏得的消息，今晚上一定要出事呢？」

「何營長親口告訴我的，他也是剛得了密報，而且——好像何營長也有點心慌。你知道王麻子的大船到縣裏是載的什麼人？」

「是何營長的姨太太到縣裏回拜縣長夫人。——哦，原來如此！然而滄翁恐怕還沒知道，就在今天兩點鐘的時候，何營長向商會担保鎮上的治安，他負完全責任。不過，他說，『弟兄們已經三個月沒開餉，總得點綴點綴，好叫他們起勁。』他向商會籌借三萬塊——」

「商會答應了麼？」

「自然答應，已經送去了。——呀，天黑下來了，還有要事……滄翁什麼時候動身也，也許不能夠趕到埠頭上恭送了，恕罪，恕罪！」

說着，費小翳子一揖到地，就急急忙忙的走了。

曾滄海假意送到大廳的滴水簷前，就回轉來大生氣。他咬緊了牙關，只是哼，在那座空廓落落的

大廳上轉圈子過去的三小時內，他使了多少心計，不料全盤落空了。尤其是這最後的五萬元不能到手，他把費小鬍子簡直恨同殺父之讎！

他垂頭尋思報復的計策，脚下就穿過了一條長廊，走到花廳階前了。裏面的烟榻上一燈如豆，那粒淡黃色的火焰不住的在跳，他冒冒失失地闖進，忽然一陣響動，那烟榻上跳起兩個人影來，在烟燼的昏光下，他看得很清楚，一個是他的寶貝兒子家駒，另一個便是阿金。

「畜生！」

曾滄海狂叫一聲，便覺得眼前昏黑，腿發軟，心裏却像火燒。他本能地扶住了一張椅子，便軟癱在椅子上。他的幾莖稀鬍子簌簌地抖動。

到他再能夠看清楚眼前的物象時，阿金已經不見了，只有曾家駒蹲在烟榻上像一匹雄狗，眼睛灼灼地望着他的老子。窒息似的沉默，在這花廳裏重田田地停滯了。

兒子的逆倫，阿金的無恥，費小鬍子的可惡，又是七里橋共匪的威脅：同時在曾滄海的腦子裏翻滾，正不知道怎樣咆哮發威才好。最後還是醋勁佔了優勢。曾滄海拉開他的破嗓子罵道：

「畜生！就算你嘴饒，有本事到外邊去弄幾個玩玩，倒也罷了，叫你在家里喫現成的麼！混帳！弄大了肚子，算是你的兄弟呢？算是你的兒子呀！阿金這發貨——」

可是他不得不停止了。砰！砰！砰！槍聲從遠處來，立刻愈繁愈密，像是大年夜的爆竹。曾滄海猛一

跳，就發瘋似地喊起來：

「完了！完了！糟了！糟了！——小畜生還不趕快跑出去看看，在那一方，離開多少路……」

曾家駒不作聲，反把身體更縮得緊些。忽然一個人帶哭帶嚷跑進來，頭髮披了滿面，正是阿金。一把扭住了曾滄海。這少年女子就像一條蛇似的纏在老頭子身上，哭着嚷着：

「都是少爺害了我呀！我是不肯，他——」

曾滄海用盡力氣一個巴掌將阿金打開，氣得說不出話來，這時槍聲更加近了，吶喊的人聲也聽得見了。曾家駒的老婆抱着小孩子也是啼啼哭哭的跑進來，後面跟着一長串女人、奶媽、粗做娘姨，丫頭，都是亂跳亂竄地叫着：

「強盜殺來了！強盜殺來了！救命呀！救命呀！」

只有一盞烟燈的黃豆大的光焰照着的這座花廳，頓時沸亂得不可開交：男人和女人，又和桌子、和椅凳亂撞亂碰；女人嚷叫，小孩子就哭，中間夾着曾滄海的啞而發抖的怒吼。

忽然鎗聲聽不見了，只有遠遠的轟鬧的人聲。花廳外邊梧桐樹上的老鴉拍得子撲撲地響，有幾隻還撲進花廳來。一羣女人也都不嚷叫了，只有小孩子還在哭。曾滄海覺得心頭一鬆，瞥眼看見烟榻上還擺着那本淋過孩子尿的三民主義，他就一手搶了來，高頂在頭上，撲通一聲就跪了下去，急急地禱告道：

「總理在上，總理陰靈在上，保佑，保佑你的信徒呀！」

禱告還沒完，槍聲震耳而起，比前更密更響更近了。卜卜卜卜卜卜——機關槍聲也起來了，沒有一個心不發抖。曾滄海蹣跚躍起，三民主義掉在地下。一聲不響，這老頭子沒命的就往裏邊跑。可是正在這時候，阿二跑進來，當胸一撞，曾滄海就跌在地下。阿二什麼也不管，只是氣喘喘地叫道：

「躲到後面去罷！躺在菜園裏，躺在地下，鎗珠利害，街上全是兵了！前門後門全是兵了！」

「什麼？共匪打退了麼？」

不知是那裏來的力氣，曾滄海一躍而起，拉住了阿二問。

「是兵和保衛團開火拉！兵和兵又打起來了！」

「放屁滾你的罷！」

曾滄海一聽不對頭，便又突然擺出老爺的威風來。可是猛一回頭，看見院子裏映得通紅，什麼地方起火了！卜卜卜卜卜卜——機關槍的聲音跟着又來。曾滄海料來大事已去，便喝令媳婦和奶媽等快去收拾細軟。他自己拿起那烟燈，跑到花廳右角的一張桌子邊，打開一個文書箱，把大束的田契，借據，存摺都往口袋裏塞。直到此時蹲在烟榻上不動也不作聲的曾家駒霍地一跳過來，也伸手到文書箱裏去撈摸了。忽然一片聲吶喊像從他們腳邊爆出來。曾滄海一慌，手裏的東西都落在地下。他顧不得兒子，轉身就往裏面跑，薄暗中却又劈頭撞着了一個人，一把扭住了曾滄海，尖着聲音叫：

「老爺救救我呀！我一心只跟着老爺——」

這又是阿金。同時一片火光飛也似的從外邊搶進花廳來，火光中瞧見七八個人，都是一手拿火把，一手拿大刀，阿金立刻認出其中一人，正是她的丈夫，心裏一慌，腿就軟了，不知不覺的就坐在地下，捧着頭，縮成了一團。曾滄海乘此機會，臉也不回的沒命逃走，轉瞬間就看不見了。

「不要臉沒良心的婆娘，也有這一天麼！老畜生在那裏！」

阿金的丈夫搶前一步，揪起阿金的頭髮，惡狠狠地問。阿金只是哭。另外兩個人已經捉住了曾家駒，推他到一個青年人的跟前；這人雖然也是農民打扮，却很清秀，腰間佩着手槍。

「老狗逃到後面去了！」

「進寶不用去追！我們放在後面的人都認得他！」

幾個人雜亂地嚷，他們的火把，畢畢剝剝地響，濃烟充滿了一屋子。

這時候，曾家駒的老婆披散着頭髮，從裏面衝出來，一眼看見丈夫被人捉住，便拼命撲過去。但已經有人從背後揪住了她的頭髮，猛力一掙，厲聲問道：

「幹什麼？」

「幹什麼呀！你們捉我的男人幹什麼？」

曾家駒的老婆坐在地下發瘋似的叫。突然她回頭看見阿金蹲在旁邊，她就地一滾，便抓住了阿

金，猛的在阿金肩頭咬了一口，扭成一團打起來了。

「都是你這騷貨鬧下來的禍事呀！——老的，小的，全要——打死你！」

火把和喊聲又從花廳後面來了。三個人拖着曾滄海，其中一個便是阿二。曾滄海滿身是灰，只叫饒命！阿金的丈夫趕上去對準那老頭兒的臉上就是一拳，咬緊着牙齒說：

「老狗！你也要命麼？」

「打死他！咬死他曾剝皮！」

憤怒像暴風似的捲起來了。那些人的眼睛裏都放出要喫人似的兇光。但是那位佩手槍的青年走過來攔住了衆人，很威嚴地喝道：

「不要鬧，先要審他！」

「審他！審他！老剝皮拔印子錢，老剝皮強奪我們的田地！」

「老狗強佔了我的老婆！叫警察打我！」

「他叫警察捉過我們許多人了！我們要活活地咬死他！」

「哈看來你又是國民黨！」

那位青年的聲音朗朗地在紛呶的詛駭中響了起來。

曾滄海心裏一跳，不知道憑什麼，他忽然斷定他是有了希望了；他振作起全身的精神，在熊熊的

火把光中望着那位青年的面孔，奮然說：

「不是，不是！我最恨國民黨！孫傳芳時代，我幫助他捉過許多國民黨槍斃過許多！你不信，你去調查！——眼前的阿二他就知道阿二，阿二——」

「可是你現在一定是你的兒子幹什麼的？」

青年截住了曾滄海的自辯，回頭看那個野馬似的曾家駒。

「我不是！我不是！」

曾家駒沒命的叫。可是他的叫聲還沒完，那邊打得疲倦了暫時息手的兩個婦人中的一個——阿金，忽然跳起來，發狂似的喊道：

「你是，你是，你剛才還拿出一塊黑紙片來嚇誘我，你害死人了！——進寶，饒了我呀！他們逼我嚇我，他們勢頭大！」

「臭婆娘！進寶不要理她！」

幾個聲音就夾進來。嗚嗚。那時機關槍聲又卜卜地從空中傳來。佩手槍的青年轉臉向外邊看了一眼，就拔出手鎗，提高嗓子壓住了眾人的喧嘩，發命令道：

「留兩個人在這裏看守。曾剝皮和他的兒子帶到革命審判所去！」

于是火把和腳步聲一齊往外邊去了。癡癡的坐在地下的曾家駒的老婆忽然跳起來，大哭着追

上去。却在花廳簷前被什麼東西一絆，她就跌倒了。留守的阿二和另一個農民趕上前拉起她來，好像安慰她似的粗厲地喊道：

「你發瘋了麼？不于你的事！冤有頭，債有主！到後面去罷！不許亂跑！」

當下曾滄海父子被拖着推着似的跑出曾府所在的小街，進到大街上，就看見三三五五的農民，頭間都圍着一條紅布，手裏擎着各式各樣的武器，在大街上亂跑。迎面來了一夥人，沒有鎗，也帶住一個人，却是李四。曾滄海正待拋過一個眼色去和李四打招呼，兩下裏一擦肩就過去了。曾滄海他們却是向西去。繁密的槍聲也是從西面來。機關槍聲每隔二三分鐘使卜卜卜地怒吼着。所有的店舖和住戶都關了門，從門縫裏透出一點點的燈光，勁風挾着黑煙吹來，有一股焦臭，大概是什麼地方又起火了。

轉了一個灣，過不去了。前面不遠就是宏昌典當的高牆。曾滄海父子和押着他們的七八個人被圍裹在一大羣雜色的隊伍裏了！有擎着各式各樣武器的農民，也有頭間束着紅布條的兵，都擠在這街角。忽然從宏昌典當的高牆上放出一條紅光來，卜卜卜卜卜卜——那火繩一樣的東西向四面掃蕩地，這「火繩」掠近曾滄海父子們所在的那個街角了！

「散開！放鎗！」

有一個聲音在人堆裏怒喊。管押着曾滄海父子的人們也趕快躲到街邊的簷下，都伏倒在地上，

步鎗聲從他們身邊四周起來了。曾滄海已經像一個死人，只是眼睛還睜得很大。他的兒子驚惶地飛的望着前面的機關槍火光。這時候，宏昌當的後面忽然捲起一片猛烈的槍聲，一縷黑煙也從宏昌當的更樓邊沖上天空，俄而紅光一亮，火頭就像活的東西，從濃煙中竄出來。宏昌當裏起火了！卜卜卜——機關槍的火繩就掃向那邊去。有猛烈的槍聲，有火燒的那邊！但同時一片聲震耳的吶喊，突然從這邊爆起來。

「街鋒呀！街鋒呀！踏平宏昌當！」

無數的人形，從地上跳起來，從街角的掩蔽處，從店鋪的簷下，衝出來。像一陣旋風，向着前面不遠的宏昌當滾過去。拍拍！拍拍！手溜彈的爆裂聲！卜卜卜卜——機關槍的火繩又掃過來了！然而街鋒的人們已經逼近了宏昌當的牆邊，在那一股沖天直上的大火柱下，看得很明白。而這火柱又在很快地擴大，將要和機關槍吐出來的火舌相連接了。機關槍還在卜卜卜地狂放。但比這卜卜卜地更響，簡直要震倒了一切似的，現在是街鋒的吶喊，和火中木材爆裂的聲音了。

管押着曾氏父子的幾個人也已經衝上前去。但立刻又退下兩個來，身上都帶著傷。他們拖住了曾氏父子向後退，可是還不到十多步遠，宏昌當高牆上的機關槍最後一次又掃射過來，四個人都仆倒了。又一羣農民和兵的混合隊伍從後面飛奔而來，在這四個人身上踏過，直撲向宏昌當那方面。

機關槍聲漸漸稀薄了。

曾家駒伏在地上，最初以為自己是死了；後來試把手腳動一下，奇怪！手腳依然是好好的，身上也沒覺到什麼痛。他坐起來看看他的身邊，兩個農民都沒有聲息。曾滄海蜷曲着身子，半個臉向上，嘴巴張得很大，嘴裏淌出血來。曾家駒呆了一會兒，忽然跳起來，撒腿就跑。

他慌慌張張跑進了一條冷僻小巷的時候，腳下絆着什麼東西，他就跌倒了。可是像彈簧似的他又立刻跳了起來。他下意識地回頭向宏昌當那方面看：火焰直冲高空，半邊天都紅了。槍聲還是斷斷續續地響，夾着一陣一陣的吶喊。似乎意識到是怎麼一回事，並且將要有怎樣的結果，他的心跳了。正在沒有計較，他的腳又碰着了橫在地下的那個東西。他本能地看了一眼。原來是一個死人，頸間束着紅布條，手裏還抓住了一支手槍。一個好主意忽然在曾家駒心頭展開。他趕快從死人頸間解下那紅布條，縮在自己頸子上，又從死人手裏撈得了那支手槍，仗再向前跑。

現在槍聲差不多沒有了，只是那呼呼呼的火燒宏昌當的聲音，木材的爆裂，以及嘈雜的人聲，從遠遠傳來。這條小巷子却像死的一樣，所有的人家都閉緊了大門，連燈光都沒有一點。曾家駒一面走，一面像覓食的野狗似的向左右邊看。將近巷底的時候，他突然站住了。前面有一所樓房裏閃着燈光，他躊躇了一會兒，便上前去打門，眼裏射出兇光來。

「你回來了麼？阿彌陀佛！店裏怎樣？」

一個青年女子的聲音出來開門了。但當她看見是一個不相識者滿臉殺氣，舉起手槍對準她，狂

喊一聲，她就往裏邊跑。曾家駒追進去，一句話不說，追過了一院子。在點着燈火的屋子前，那婦人就跌倒了。曾家駒也不管她，飛快地闖進屋子，迎面又看見一個老婦的驚慌的鵝臉在他眼前一攔，似乎還哼了一聲「啊呀！」這老婦人倒退幾步，就縮在屋角裏，索索地在那裏發抖。

曾家駒像鬼趕在背後似的又衝上樓去。跑進一間臥室，也點着燈，床上白布帳子低垂。曾家駒一手撩開帳子，就看見紅噴噴的小孩子的臉兒，露在綠綢的夾被外邊。他旋風似的將這綠綢夾被扯了一下，突然又旋風似的趕到床前的衣櫥前，打開櫥門，伸手就在櫥裏掏摸。

「媽呀！媽呀！」

床上的小孩子忽然哭着叫起來了。這聲音使得曾家駒一跳。他糊裏糊塗舉起手槍對床上放射了。劈——槍聲在這小房間更顯得慘厲可怕。曾家駒自己也猛一驚，手槍就掉在樓板上了。可是床裏的小孩子却哭得更利害。同時，房外樓梯上腳步聲音響了，帶哭帶嚷的青年婦人奔進房來。她撲到床上，抱起那孩子偎在懷裏，便像一尊石像似的靠在床前的停火小桌子旁邊，癡癡地對着曾家駒看。

曾家駒下意识地拾取那手槍來，再對準那婦人和孩子；他的臉鐵青，他的心卜卜地跳而且漲大。但此時那老婦人也抖索索地跑進來，撲通跪在樓板上，喃喃地說：

「老爺，大王饒了命罷……饒了命罷……首飾錢……」

「掣來掣來」

曾家駒迸出這麼兩句來，他自己也似乎心定了，手鎗口便朝着樓板。

青年婦人懷裏的小孩子又哭出聲音來，把頭鑽在婦人的胸口，低聲叫「媽」了。直覺到自己的小寶貝還是活着，那青年婦人的慘白的臉上忽然浮出一絲安慰的微笑。

曾家駒心裏又是一跳。從這可愛的微笑中，他忽然認出眼前這婦人就是大街上錦華洋貨店的主婦，是他屢次見了便引動邪念的那個婦人！一股慾火便燒得全身的血都發熱。他看看這婦人，又看看自己手裏的手鎗，走前一步，飛快地將這婦人掀倒在床上，便撕她的衣服。被這意外的攻擊所驚悸，那婦人只是啞口地抗拒着；懷抱中的小孩也放開了，她雙手護着她的下體，在那裏翻滾，在那裏掙扎。她的眼睛直瞪着，無表情地看着曾家駒的兇邪臉孔。小孩子爬在床角，驚怖到哭不出聲音來。

「大王！大王！饒命！饒命呀！饒了她罷！做做好事呀！」

老婦人抖着聲音沒命地叫，跌跌撞撞的跑了來，抱住了曾家駒的腿，拚命地搖；一些首飾和銀錢豁拉拉地掉在樓板上了。

「滾開！」

曾家駒怒吼着，猛力一腳踢開了老婦人。同時，嗤——的一聲，年青婦人身上的薄衣服也已經撕下，露出了雪白的肉體。也就在這時候，青年婦人下死勁一個翻滾，又一挺身跳起來，忘記了自己似的，亦條條地站着，發狂似的喊道：

「我認得你的！認得你的！你是曾剥皮的兒子！我認得你的！」

曾家駒突然臉色全變了。他慌慌張張拾起那支擱在床沿上的手鎗，就對準那年青婦人開了一響。鎗聲過後，只聽得那婦人苦悶地哼了一聲，身體一歪，倒在床腳邊，從她的雪白的胸脯上骨都都地冒出了鮮血。

接着是剎那間死一樣的沉默。然後像是覺醒了似的，曾家駒扔下手鎗，胡亂地從樓板上撈起幾件首飾和銀錢，一溜煙逃走了。

詩與散文

一

青年丙再向桌上的鮮花睇了一眼，嘴邊浮出個滿意的微笑，繼續在房中踱着。他的眼光注在自己的脚尖，跟着那黃皮靴的狹長的亮頭忽起忽落。他彷彿看見靴尖的每一翹送，便飄起了一朵彩霞，一朵粉紅色的鮮花，正是表妹送來的現在擱在書桌上的那樣的鮮花。

他忍不住又醉醺醺地微笑了，因為他看見脚尖上飄浮出來的花朵現在也幻出迷人的笑靨來；他立刻辨認得這可愛的笑靨却就是佔據了他的全心靈的表妹的容貌。佔據了他的全靈「全」——心靈麼？青年丙此時是毫無愧怍地自信着。兩星期前初次遇見表妹的時候，他使在心裏對自己說：「到底來了，一個抓得住我的心靈的女子！」那時，他像煩渴到眼中冒火星的人驟然暢飲了清泉，像溺水的人抓得了一塊木板。「靈魂洗了個澡！」他用這句話來形容自己心境上的甜美清快。而冰雪聰明的表妹也似乎早已窺見他的隱衷，所以今天送來鮮花的時候，她那微風振幽篁似的可愛的聲音對他說：

「丙哥，你喜歡這些白玫瑰麼？希望你只看見潔白芬芳的花朵，莫想起花柄上的尖利的刺罷！人生的路上，有潔白芬芳的花，也有尖利的刺，但是自愛愛人的人兒會忘記了有刺，只想著有花！」

那時他的眼睛也溼了，他的心裏膨脹着銘感，他的喉頭被快樂擠滿，竟說不出一句話。如果不是這樣端麗溫柔的表妹，他一定要直前擁抱了，用無數的親吻來代替回答，然而在天女樣的表妹跟前，他只能噙着眼淚，送感激的熱忱。他時時覺得在表妹前他便變成了高尚聖潔些，似乎他的隱秘的罪責也減輕了壓迫了。

這剎那的閃電似的回憶，使他止步在書桌前；他惘然低下頭去，在那束白玫瑰上輕輕地印了一個吻，然後轉身對一面大衣鏡看着。

在鏡子裏對他展笑的，是一個修短合度，半韻瀟灑的少年；一對不大不小的眼睛，凝睇時盪漾出幽波，瞬動時燃熾着情熱；玲瓏的口輔，便是不語的時候也像有溫柔絮語在低低傾訴。

青年丙忍不住獨自笑出聲來。像他這樣的俊偉的人物該算是不辱沒了表妹罷，並且亦惟有像他這樣的人物纔能懂得什麼是女性的精神美罷？他自己真難自信曾有一時竟會顛倒於一個徒有肉體的女子！他想來那該是一個夢。清醒的他，是決不會那樣庸劣卑污的罷！

突然他看見鏡子裏的他的身後探出個人頭來了。黑而多的頭髮，長的眉毛和長的眼睛，眉目之間的紅暈，半開的笑口，都像電流似的通過他全身，使他震了一下。他本能地退後一步，同時心裏說：「自然只是幻覺而已。難道會是真的她，又來了麼？」然而鏡子裏的人頭亦引前一步，半嗔半怒的目光從鏡子裏射定了他。這宛如一道烈火，燒燬了他的空想的網，又引燃了他的憤怒。他霍地轉過身來，使

和一位身材苗條的婦人面對面了；他皺了眉，睜大了眼睛，似乎是氣得說不出話來。

二

「我知道你的心已經變了，我知道你十分討厭我——十分，正好像你從前十分的愛我；可是我不肯放鬆你。你們那些新名詞，我全不懂；我沒有學問，沒有思想，沒有你們那些的新思想，我是被你們所謂紳士教育弄壞了的人；可是我知道有我自己。如果我不是樂意從前你休想近我的身體，如果我還是樂意你，現在你也休想一脚踢開我，我不能讓你睡在別個女人的懷裏！」

這是從玫瑰一般可愛的嘴唇裏吐出來的尖針似的話語。青年丙禁不住心頭發抖。他的挑釁的眼光現在萎縮了，偷偷地從長眉毛間滑下去，輕過了蹣跚猶媚的小口，彎彎的下頰，半袒露的白緞子似的胸頭，終於停留在薄紗衫下輕輕地跳動的一對小阜的尖頂。於是別有一滋味的顫抖驀地兜上了心頭。

「哎，何必多說這些廢話呢？」

青年丙希求和解似的說，同時在心裏打了個寒噤。他自恨這一次又被抓住了。他無論如何掙不脫身。他近來纔意識到自己的脆弱；即使他已經澈骨地恨着眼前這個迷人的女子，却没有能力抵禦她的魅惑。在背後時，他幾次決意要丟開她，甚至不惜演悲劇；但是一見了面，他就只剩得「但願她莫再來惹我」的苟安而惶惑的心情了。再經過幾分鐘，他又將無助地倒在她脚下，像一個可憐的俘虜。

他現在唯一的道路是不看見她。又有個渺茫的希望則是想從表妹那裏得些力量；「該是表妹的聖潔的靈魂來將我拔出這可怖的煩惱罷？」他常常這麼想。

「廢話？我想來我應該多使用我的舌頭纔好呢。可是不許你多說話！我不是空話喫得飽的。我要實實在在的事兒！就是你第一次要求我的時候所說的實實在在的事兒。」

這尖媚的聲浪打斷了青年丙的悵惘的思索。女子一面說，一面微微笑着，用左手攬住了青年丙的肩胛，隨即伸過猩紅的小口去，在他頰上啄了幾下。

大衣鏡映出這一對偎倚着的人兒的面容：男子臉上有「沒奈何」的神氣，女子嘴角浮着勝利的微笑。

「怎麼你總是這幾句話？」丙軟弱地企圖抗議了。「桂，這些話從你的嘴裏說出來，多少總有點不相宜罷。」他慢慢地撫弄桂的頭髮，接上去說：「你怨我變了心，你怨我沒有從前那樣的待你親熱，你甚至說我已經十分討厭你，桂，你這些猜測究竟對不對，我不願意多分辨，但是桂，你也得自己知道，你近來確已變了，大大的變了。你是一天一天的肉感化，一天一天的現實化，一天一天的粗淺化，哎，桂，你是太快地進了平凡醜惡的散文時代了。」

回答是長聲的蕩人心魂的冷笑。

「男女間的關係應該是『詩樣』的——『詩意』的；永久是空靈，神祕，合乎旋律，無傷風雅。這

種細膩纏綿，詩樣的感情本來是女性的特有品。可是桂，不知你怎地喪失了這些美點了；你說你要『實實在在的事兒』，你這句話，把你自己裝扮成十足的現實，醜惡，散文一樣——用正西字眼來說，就是淫蕩……」

丙的議論不得不中途停止了。小小的清脆的「拍」的一聲，報告桂的肥手掌正落在丙的嘴巴上，而且乘勢握着那兩片紅脣，不讓牠們再鼓動了。丙似乎突然一驚，但隨即坦然自若地把眼光斜到右邊，看一下書桌上的玫瑰花；他心裏盼望有一場惡鬧——一場可使他們倆不能再晤見，不好惹思再晤見的惡鬧，同時却亦未始不感得溫軟的胸脯的慰貼，又是難以割捨，徘徊在這矛盾的情緒間，他不敢正視桂，只偷偷地向大衣鏡瞥了一眼。然而大衣鏡中映出來桂的面容，並沒有生氣，她反而得意地笑着，更緊緊地抱住了丙。她很嫵媚然而又威嚴地說：

「不許你再開口了！為的，你太會說謊。」

「什麼謊？可是你也不能不承認你近來自己的變相！」

「你說的什麼變相？我不承認。我只知道心裏要什麼，口裏就說什麼。你呢，嘴裏歌頌什麼詩樣的男女關係，什麼空靈，什麼神祕，什麼精神的愛，然而實際上你見了肉就醉，你顛狂於肉體，你喘息垂涎，像一條狗！我還記得，就同昨天的事一樣，你曾經怎樣崇拜我的乳房，大腿，我的肚皮！你的斯文，清高，優秀，都是你的假面具。你沒有胆量顯露你的本來面目，你還想教訓我，你真不怕羞！」

「恐我纏住了你不放手，你剛才竟說我是淫蕩了！不差，淫蕩我也承認，我也毫沒羞怯；這都是你教給我的。你教我知道青春快樂的權利是神聖的，我已經遵從了你的教訓，這已成為我的新偶像。在這新偶像還沒破壞以前，我一定纏住了你，我永不放手！」

更沒有回答了。和她的宣言一致，桂現在是取了更熱烈的旋風似的動作，使青年丙完全軟化，完全屈服。

黑暗漸漸從房子的四角爬出來，大衣鏡却還明晃晃地蹲着，照出桂的酡紅的雙頰，耀着勝利之光，也照出丙的力疾喘氣的微現蒼白的嘴角。

三

電燈亮時，青年丙頹然躺在床上，光着眼看帳頂。苗條身材的女子已經去了，然而書桌角上，和玫瑰花並排地，還留着一方淺綠色的印花手帕，很驕蹇地躺在那裏，似乎就是女主人的代表，又像是監視青年丙的坐探。

多色的輕煙和飄浮無定的金星，尚掛在青年丙眼前，像東洋式的烟火。他覺得身下的床架還是在漸漸地漸漸地向上浮；他又覺得軟癱無力的四肢還是沉浸在一種所謂暈眩的奇趣裏。同時也有個半自覺的意念在他的甜醉的胸膜上掠過；比從前何如？近來他每次和桂有了沾染時，總忍不住要發生這個感想——妥當些說是追問他在暈眩的奇趣中也常常半意識地這樣自問。然而每次都使

他出驚的，是永不會有過否定的消極的答案。他委實找不出理由來說今不如故；他不能不承認每次的經驗都和第一度同樣地耐美，同樣地使他酥軟，使他沉醉。所不同者，第一度時還有些新鮮的驚喜的探險的意味，因而增加了說不明白的神秘的美感。這在第二度時已經褪落至於幾乎沒有，現在則自然完全消失了。每次追想到這一點，他總不免有些惆悵，他稱這第一度為「靈之顫動」，稱以後的為「肉的享宴」。

「再給我一次靈之顫動罷——如果能夠再有那樣一次，夠多麼好！」

這樣的話，青年丙也曾對桂說過。現在他已經企圖要在表妹處覓取所謂「靈之顫動」了，但是間或想起了桂不無歉然的時候，他仍舊自以為假使桂能夠給他「靈之顫動」像第一度那樣，或者他未必「多此一舉」再舍近而求遠罷。

青年丙的眼光落在書桌角的玫瑰花上：一陣惶恐的情緒驀然兜上心來了，玫瑰的蓓蕾好像就是表妹的笑靨；而花柄上的刺，也彷彿就是表妹笑中的譏訕。他趕快轉過臉去，暗暗噙了口氣。「我的行為是不道德的麼？」他忍不住自問。他的在此等時的第一念大都是屬於桂。他覺得既然已經全心靈愛着表妹，就不應該再和桂有往來；仍舊接受桂，便是欺騙了桂。「以前的事，自可不論，但現在還和她沾染，至少是太欺負了她罷？」青年丙十分真誠地懺悔。此時他不但沒有憎恨桂的惡意，反倒可憐她了；他痛罵自己是墮落到極頂的懦夫，他承認自己的態度是兩面欺騙。

他自暴自棄似地翻過身去，把臉孔對着牆壁。他的心頭像是壓着一塊鉛，他的眼眶有些紅了。他痛苦地承認，像他這樣的人，果然不配愛表妹，也不配被桂所愛。他認識了自己是如何的脆弱；沒有向善的決心，也沒有作惡的勇氣。他直覺到自己將來的不可避免的失敗；他恍惚看見表妹冷冷地掉頭自去，他又看見桂怒容戰指向着他。

青年丙矍然一跳，兩眼睜得大大地，什麼幻象都沒有了。他慢慢地用手背來拭去了額上的幾滴冷汗，較為鎮靜地反省着。暫時怔了半晌，空蕩蕩地毫無感念；然後他拾起了愁思的端緒。他從桂的「怒容戰指」想了桂近來的情意以及他自己對於桂的態度。他在心裏分辨說：「從前愛她，現在不愛她，這在道德上成問題麼？說是現在既不愛她，就不應該再和她有沾染麼？不錯，然而她自己要來苦苦地纏住我，又有什麼辦法？說我擁抱她的時候却在想念別人，便是欺騙的行為麼？但是她却賴有此欺騙而感到快樂呢！如果能使人幸福，便是欺騙也該不算壞事罷。而況不是我居心要欺騙她。這是她迫得我不能不欺騙呀！」於是青年丙覺得眼前一亮，心頭也輕鬆了許多。他翻過身去，突然那豔麗服眼的玫瑰花束又引起了他的不安；一大串問題像亂箭似的攢在他心頭了：「可是這豈非成了欺騙？表妹麼？這該不會使表妹也感到快樂罷？欺騙在桂那方面即使不算是壞事，但在表妹這方面，至少不能算是好事罷。」於是他覺得已經損害了表妹的什麼權利；似乎他從表妹那裏偷了什麼東西轉給了桂了。

他反覆自問又自己作答，他剛以為自己的一切行動並沒損害了誰，但轉念又一想，覺得這實在是主觀的自解嘲，別人家決不會如此存想的，再過一會兒，他又勇敢地確信自己的不錯，並且以為別人家的如何看法是大可不管了。他迷惘地機械地想着，儘繞着一正一反的圈子，直到後來不再能思索，只有「正」「反」兩個觀念在腦膜上霍霍地閃爍。

忽然彈指聲輕輕地從門上來了；輕輕地，然而像地震似的撼動人心。青年丙趕快跳起來開了門。門外是一片黑暗。對照着房裏的光亮，使這門口宛如個無底的深洞。頗長的一個白的人形，直立在黑洞中央，凝然不動。青年丙驚愕了幾秒鐘，便悄悄地上前一步，牽引那白的人形從黑洞口到光線下。他的全身細胞都在快活地發跳，然而他的舌頭蜷伏着不敢搖動；他疑惑只是一個快意的好夢。

默然相對了半晌，還是他先掙扎出一句話：

「桂妨妨！聽候您的吩咐！」

回答是幽然的一聲低嘆；可是長眉毛梢也淡淡地引起了紅暈了。

這都像電流那樣快，那樣有力，通過了青年丙的全軀，從腦海以至最渺小的腦神經纖維，都在發脹，都在憂憂地跳躍。他伸出左手去輕輕地圍繞了她的腰；他畏怯地企圖要使那軟綿綿高突的只有一層輕紗罩護着的胸脯貼到他自己的心頭；他的被醉意醱朦朧了的眼睛看見無數小金星從她的眉目間，鼻孔裏，口輔邊，乃至頸髮髮梢，泡沫似的浮出來，飛滿了全房子。他又看見同樣的泡沫在他

自己身上迸射出來，也耀着金光。然後他又聽得裊裊的管弦和鐘鐃的金鼓在不知什麼地方響出來，也充滿了全房子。

「生命的舞蹈呀！靈魂的舞蹈呀！」

在陶醉中，他這樣想。然而他也沒有忘却問一句要緊話：

「白天我已經失望了！你是那樣的峻拒！」

「你怨不怨？」

「但現在是感多於怨了。」

他不知道怎樣纔能表示他的感激，他的愉快，他的興奮；他發狂似的汲取感官的快樂。然後，在旋風樣的官能刺戟的頂點，忽然跌入了無底的深坑……

他驚跳着醒過來，第一眼便看見並排地蹲在書桌角的綠手帕和玫瑰花。他呆地望着了半晌，然後低聲噓一口氣。他想：「便是好夢，也去得太匆匆！不可再得的靈之顫動；只能在夢中再現了；然而夢亦去得太匆匆呀！」

夢中詩樣的情趣，金色的泡沫，全都消散了，只有灰暗沉重的現實，壓在他的心靈。

四

玫瑰花束已經萎了，綠手帕依舊並排地蹲在旁邊。再過去是一封已經撕開了口的信，很偏促沮

喪地斜躺在左側，似乎不曾受到任何樣的歡迎。

房裏沒有人。太陽從西窗裏進來，獨自在花褥單上跳舞。

忽然房門輕輕地開了。青年丙昂起了頭進來，頗有些自得的神氣。他剛從一個朋友那邊來，帶的半天歡喜在心裏。朋友是舊同學，現在正當「裘馬輕肥」對青年丙說了許多「借重」的話。論到用世的才調，青年丙是當仁不讓的；現在他向大衣鏡立正。對鏡中人微微頷首一笑，便宛然是縱橫捭闔，手揮目送的風雲的姿勢。他看看鏡中人的挺得直直的胸膛，便想到朋友身上的斜皮帶。他扭轉身子向左右顧盼了一會兒，他忍不住那躊躇滿志的微笑浮上眉梢。

然而他的眉頭條地皺緊了。他看見那影子似的首條女子的面容又出現在鏡子裏了。她又跟着釘着來了！青年丙盛氣轉過身去，斜眼破了一下，摹仿他的朋友看勤務兵時的神氣。

「噯，何必生氣呢？也犯不着生氣呀！」

意外地俏媚溫柔的口吻使他臉上的皮不得不放鬆了一些些。雖然此時他有老朋友的一番「借重長才」的話頭在心窩支撐，因而也就出奇地鎮定些，但是慣了的惟恐又被抓住的畏怯，又已經像薄霧似的展布開來了。

「我是來請罪的。我今天想明白了。丙少爺，直到今天我纔明白呢！」
接着是極嫵媚地一笑。青年丙茫無頭緒地看着她。

「昨天我說了些什麼話呢？我真是發瘋罷？那些話，都不是我應該說的。現在我明白過來了。我是個「未亡人」，沒有什麼活人的快樂幸福可說的，可是丙少爺，你給了我一個月光景的快樂，這大概已經是太多了。再不知足，再要釘住你，就是太不自量了罷？今天我是想明白過來了。」

現在青年丙的臉紋完全展平了。一絲的慚愧，從他心深處搖曳而上，漸漸到了腦膜，可是未及在兩頰上表白出來，就被老朋友「借重」格住了，並且慢慢地被壓了下去。

「哦，哦，那個——」

他只能含糊地回答，看着桂的發粉光的圓臉和烏溜溜的俏眼睛，便覺得更其迷惘，難置答詞。同時，那種意外遇赦的驚喜交併的情緒，確也壓住了他的舌頭。

「所以今天我是來請罪。今天是最後一次到這房裏。今天，再讓我最後一次叫你丙，以後是——仍然是丙少爺了。我也希望最後一次聽你叫我桂。」

聲音是簡直有點迷人了。過去的最珍貴的時間，突又復活在青年丙心上了；他又看見金色的泡沫從桂身上翻騰着飛出來，他又覺得自己全身的細胞都在跳動了。他驀地繞住了桂的細腰，把嘴湊上她的。

「不，不能再這樣了。已經太多了！」

桂扭轉頭去說，同時拔開了腰間的丙的手臂。

「這也是最後一次都不行麼？」

青年丙顫着聲問，依舊把手纏到那熟習的腰間去。他心裏的感想很複雜，但沒有一個浮現到他意識上，所以他只是單純的跟着血的衝動。

「自然不行！」

「一次也不能再多麼？」

「已經嫌太多時，便是半次也不行！況且，你如果想着了桌子上的玫瑰花是什麼人的，那就知道半次的半次也不能再有了。你看，玫瑰花已經焦了；你不應該讓牠們枯死的呀！」

很敏捷地脫離了丙的扭纏，桂斜倚在門楣，把右手托住了下頰。她的胸脯微微波動，她的眼睛有些紅，她的小嘴唇却變了白。這一切，青年丙都沒注意到。他的眼光正跟着桂的話聲轉到書桌角，於是那個怪可憐相地躺着的信封映進了他的眼簾。他立刻認出這是表妹的信！是攔了過來時，看見封口已破，便不自覺地舉眼望着桂一瞧。

「丙少爺，再會了。」

桂異樣地笑了一笑，就和影子似的退出房外，隨手將門帶上。

一個感想霍霍地在丙心上閃動。他恍然於桂今天的態度轉變的原因了；他斷定是桂先拆開了他的信，他又斷定是信中的消息使桂不得不放棄了死纏住的妄想。對於桂的竟去，他原有幾分不捨，

然而亦未始不感到釋去重荷似的爽快。他微笑地抽出信紙來，看了兩行，忽然臉色變了。信是很簡短：「表哥：明天要跟父親到北平去了。行色匆匆，不能面辭為歉。請你也不必來送。因為從此刻起，就有許多事要辦，並且還有幾處地方要去辭行。」

表妹啓。」

信箋是掉落在地上了，青年丙默坐在床上，癡癡地看着大鏡子。

鏡子映出房門慢慢地開了一條縫，桂的惡意的但是迷人的笑臉，端端正正嵌在縫中間，對着床上。青年丙像觸電似的直跳起來，一步跳到門邊，想捉住了這迷人的笑容。但是門已經關了。只有吃的豔笑聲被關進在房裏。這笑聲像一條軟皮鞭，一下一下的打在青年丙的心窩。他再不能支持了，腳下一挫，就讓書桌抵住了背脊。

房門又意外的很快地開了。同時房裏的電燈也亮了出來。桂莊嚴地站在門框中，電燈光落在她的頭髮上和嘴唇上，閃閃地耀着。電燈光又透過了薄紗，映出一對熟透櫻桃似的乳頭的顫動。

「什麼時候也到北京去呢，丙少爺？」

回答是撲到門前抱住了她。這一回，她並沒拒絕，只是吃然立着。臉上冷冷地沒有一些表情。青年丙不覺嗒然垂下手去。

「散文該不再是你所希罕的罷？我也不想再演喜劇做丑角呢！」

隨着這冷冷的聲音，桂飄飄然去了。

青年兩愧喪地把兩手掩了面孔。他不知道怎樣纔好，他覺得地板在他脚下搖動。然後，一個新理想撞上了他的心。他慢慢走到大衣鏡前，立正，兩眼疾向前一望，便很神氣的舉手到額角，行一個軍禮。他似乎是第三者的評判人，對鏡子裏的自己微微一笑，「尚稱滿意」地點一下頭。同時，從他的嘴角流出了下面的幾個字：

「還不如到老同學處，「幫」他的「忙」罷——那便是「史詩」的生活呢！」

一九二八，一二，一五。

都市文學

中國第一大都市，「東方的巴黎」——上海，一天比一天「發展」了。

這發展在什麼地方看出來的呢？

喏！您看調查戶口的紀錄不是說上海有三百萬人口麼？人口密度高，這是上海發展的第一徵象。

還有地產價格也在飛漲呀！上海的西區地價漲的多麼快！梵皇渡以西，快到北新涇，可說完全是「鄉下」了，現在每畝荒地也值到三千兩，不現在廢兩改元了，那就是四千二百元罷！近大西路的地皮，一萬元一畝還是頂便宜，大家要搶。

再看建築罷。且不說二十幾層高的四行儲蓄會一類的大廈，單看預備小家庭居住的新式住宅。公共租界越界築路的西區以及法南區，常年的在建造住宅，從前是荒地，現在都是新式的什麼村什麼坊了。

銀行到處開着支店或辦事處，家家有儲蓄部，而且家家的儲蓄部生意熱鬧。

海關每天的稅收是關金三十萬光景。

這一切都是上海發展的真憑實據，一點不撒謊！

然而，然而兩年前上海有一百〇六家絲廠，現在開工的只有十來家。「五卅」那時候，據說上海工人總數三十萬左右，現在據社會局的詳細調查，也還是三十萬掛點兒零。上海是「發展」了，但發展的不是工業的生產的上海，而是百貨商店的跳舞場電影院咖啡館的娛樂的消費的上海！上海大發展了，但是畸形的發展，生產縮小，消費膨脹！

這畸形的現象也反映在那些以上海人生為對象的都市文學。

消費和享樂是我們的都市文學的主要色調。大多數的人物是有閒階級的消費者，闊少爺，大學生，以至流浪的知識分子；大多數人物活動的場所是咖啡店，電影院，公園，跳舞場的爵士音樂代替了工場中機械的喧鬧，霞飛路上的牙子代替了碼頭上的忙碌。

自然也有參加生產的勞動者在我們的都市文學中出現。可是很少。並且這些勞動者的出現並不在他的機器旁邊，甚至不在他所工作的工場，卻寫成爲一個和生產組織遊離的單獨的勞動者了。我們有很多坐在咖啡杯旁的消費者的描寫，但是站在機器旁邊流汗的勞動者的姿態卻描寫得太少；我們有很多的失業知識分子坐在亭子間裏發牢騷的描寫，但是我們太少了勞動者在生產關係中被剝削到只剩一張皮的描寫。

雖然畸形發展的上海是生產縮小，消費膨脹，但是我們的都市文學如果想作全面的表現，那麼，這縮小的「生產」也不應該遺落。從這縮小的生產方面，不是可以更有力度地表現了都市的畸形發

展，表現了畸形發展都市內的勞動者加倍的被剝削，而且表現了民族工業的加速度沒落麼？

然而都市文學新園地的開拓必先有作家的生活的開拓。我們目前的都市文學實在也是作家一部分生活的反映。到作家的生活能夠和生產組織密切的時候，我們這畸形的都市文學纔能夠一新面目。

一九三三，三，二二。

• 選自茅盾散文集 •

我們這文壇

我們這文壇是一個百戲雜陳的「大世界」。有「洪水猛獸」，也有「鴛鴦蝴蝶」；「新時代的」前衛，「唱粗獷的調子，舊骸骨的」「迷戀者」；低吟着平仄仄仄，唯美主義者高舉藝術至上的大旗，人道主義者致緘哭老鼠的悲歎，感傷派噴出輕煙似的微哀，公子哥兒沈醉於妹妹風月。

我們的文壇又是一個旗幟森嚴各顯身手的「播臺」。三山五岳的好漢們各引着同宗同派，擺開了陣勢，拚一個你死我活。今天失手了，在看客的哄笑聲裏溜走了，明天換一個花樣再來。反正健忘的看客也記不清那麼多的臉。

紅臉的，白臉的，黑臉的，藍臉的，黃臉的，雷公臉的，長嘴大耳朵的，晦氣色臉的，都在這「播臺」上串進串出。金瓜鎚，方天戟，青龍刀，梨花槍，八卦衣，鵝毛扇，飛鏢，袖箭，前鎗槍，紅衣大礮，三八步鎗，迫擊礮，水旱機關鎗，飛機，坦克，人類一千年來的武器同時並見。

我們這「播臺」的文壇打了有十多年了，還沒分個決定的勝敗！

我們這「播臺」的文壇也有若干各宗各派的評判員。有的捧着高頭講章，詩韻合璧，有的戲着牌頭，聖培章，泰納，托爾斯泰，瑪里納帶，蒲列汗諾夫，白璧德；有的更使用着新式的天平，「意德沃洛基」。

誰也都是百分之百的合理，而別人是百分之百的沒出息。
誰都自稱是嫡派祕授，而別人是冒牌貨，野狐禪。

我們這「播臺」的文壇上的評判員也這樣進行着萬花撩亂的混戰！

我們這「播臺」的文壇背後還有許多後備軍的青年作家。他們中間正起着變化：或者已經拜了山門，成了宗派；或者尚在徬徨，覺得什麼都不好；或者遠道慕名，卻不知道他所崇拜的好漢早已搖身一變，或者拾起了巨子們從前的玩意兒當做法寶，大做其「身邊瑣事」的描寫，「即興小說」，「文藝自傳」。

他們中間也有些倔強的，打算自己找路走；也有些膽小的，經不起一聲斷喝，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能力；也有些糊塗的，左看看也好，右看看也好，在那裏打磨旋。

可是他們大多數不肯向後轉，他們想做新時代的「第一燕」！
我們這「播臺」的文壇背後就擠滿了這許多有志的後備軍的青年！

朋友！這就是我們文壇的「卡通」！朋友！這就是我們那錯綜動亂的社會所反映出來的文壇上的奇觀！

朋友！這不是苦了看客，然而也不然。看客們也不是一個印板印出來，看客們的嗜好各殊鹹酸；是爲的這些看客們各趨所好，這纔三山五岳的好漢們能穀雄踞插臺的一角，暫時弄成了各不相下。

他們看客纔是真正的最有權威的評判員。他們的掉頭不顧是真正的一聲「銀笛」任何花言巧語的宣傳所挽回不來！

朋友！你也且莫擔心着他們看客的口味是那樣的龐雜！朋友，也許你不相信，但是你將來一定會看見生活的緊箍咒會把這些各殊鹹酸的看客們的口味漸漸弄成了一律！

三山五岳的好漢們誰能穀緊緊地抓住了看客他們的心弦，彈出了他們的苦痛，他們的需求，鼓動了他們的热血，指示了他們的出路，誰就將要獨霸這文壇的「插臺」；任何欺騙，任何威脅，任何麻醉，都奈何他不得！

朋友！現在我們不妨來作一回「夢」了。我們來「夢」一回最美滿的文壇的將來，我們來「夢」一回將是怎樣的狂風烈火將這大垃圾堆的文壇燒一個乾淨而且接着秀挺出壯健美麗的花朵。朋友！不遠的將來，從我們這裏連年的戰火，饑荒，水災，旱災，外患，一切等等所造成的罡風將吹燃了看客他們心頭星星的火焰，變成了烈火滔天，燒穿了一切煙霧，一切面具，一切玩意兒的花鳥，他們看客將同聲要求一些爲了他們的，是他們的，屬於他們的。

朋友在這時候，鴛鴦蝴蝶也許仍在雙雙戲舞，可是沒有人看；唯美主義的大旗將要掛在書房裏，感傷的詩人琴弦將要迸斷，公子哥兒將要再沒有閒心情沈醉在妹妹風月。朋友！在那時候，只有生活的悲壯的史詩能鼓引起看客他們的傾聽，震動他們的心弦！

但是朋友，我們文壇上那些自命為站在時代前線的三山五岳的好漢們以及青年的後備軍在這歷史的一幕前卻也不能不自強不息。尤其那些「前衛」們，不能仍然那麼狂妄地以為文壇的大任將「匪異人任」地必然地落到他們身上！

虛心的艱苦的學習，是必需的！

生活本身是他們的老師，看客大眾是他們的不容情的評判員！

朋友！天亮之前有一時間的黑暗，龐雜混亂的新時代史前不可避免的階段，幼稚粗拙是壯健美妙的前奏曲，‘The beautiful agony of Birth!’，據說這就是辯證法的進展，是鐵一樣的規律！

只有竹子那樣的虛心，牛皮筋那樣的堅韌，烈火那樣的熱情，纔能產生出真正不朽的藝術。

朋友！我們毫不客氣地說：我們唾棄那些不能鼓反映社會的「身邊瑣事」的描寫；我們唾棄那些「戀愛與革命」的結構；「宣傳大綱加臉譜」的公式；我們唾棄那些響壁虛造的「革命英雄」的羅曼司；我們也唾棄那些印板式的「新偶像主義」——對於羣衆運動的盲目而無批判的讚頌

與崇拜；我們唾棄一切只有「意識」的空壳而沒有生活實感的詩歌，戲曲，小說！

將來的真正壯健美麗的文藝將是「批判」的：在唯物辯證法的顯微鏡下，敵人，友軍，乃至「革命自身」，都要受到嚴密的分析，嚴格的批判。

將來真正壯健美麗的文藝將是「創造」的：從生活本身，創造了開爭的熱情，豐富的內容，和活的強力的形式；轉而又推進着創造着生活。

將來的真正壯健美麗的文藝因而將是「歷史」的：時代演進的過程將留下一個真實鮮明的印痕，沒有誇張，沒有粉飾，正確與錯誤，赫然並存，前人的歪斜的足跡，將留與後人警惕。

將來的真正壯健美麗的文藝，不用說，是「大眾」的：作者不復是「大眾」的「代言人」，也不是作者「創造」了大眾，而是大眾供給了內容情緒，乃至技術。

朋友！這不是「夢」，這和「一加一等於二」那樣的不可強辯！

但是朋友，眼前我們卻還只有龐雜混亂，幼稚粗拙！時代的大題材有有多少還沒帶上我們那些作家的筆尖！時代的大步突飛猛進，我們這文壇落後了，異樣的「牛步化」！沒出息朋友！可是你也不須悲觀，時代的輪子將碾碎了一些脆弱的，狂妄自誇的，懶惰不學好的，將他們的屍骸遠遠地拋出了。進化的軌道！剩下那有希望的，將攀住了飛快的時代輪子向前！

他們必須艱苦地虛心地跟「時代」學習！
生活本身是他們的老師，看客大眾是他們的不容情的評判員！
朋友！這不是「夢」，這和「一加一等於二」那樣的不可強辯！

一九三二，一一，二八。

· 選自茅盾散文集 ·

封建的小市民文藝

一九三〇年，中國的「武俠小說」盛極一時。自江湖奇俠傳以下，拳傲因襲的武俠小說，少說也有百來種罷。同時國產影片方面，也是「武俠片」的全盛時代。火燒紅蓮寺出足了風頭以後，一時以「火燒……」號召的影片，恐怕也有十來種。

這些小說的讀者大部分是小市民——即所謂小資產階級；而這些影片的看客更無例外地是小市民，特別是小市民層的青年（小學生和店員）夢魂中也念念不忘於金羅漢和紅姑（兩個都是火燒紅蓮寺裏的重要俠客）。

這種「武俠狂」的現象不是偶然的。一方面，這是封建的小市民要求「出路」的反映，而另一方面，這又是封建勢力對於動搖中的小市民給的一碗迷魂湯。小市民痛恨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於是武俠小說或影片中也得攻擊貪污土劣，但同時卻也捧出了清官廉吏，有土而不豪，是紳而不劣，作為對照，替統治階級辯護。小市民渴望「出路」，於是小說或影片中就有了「為民除害」的俠客，並且這些俠客一定又依靠着什麼聖明長官，公正士紳，並且另一班「在野」的俠客一定又是壞蛋，無惡不作。俠客是英雄，這就暗示着小市民要解除痛苦還須仰仗不世出的英雄，而不是他們自己的力量。並且要做俠客的唯一資格是忠孝節義，而俠客所保護者也只是那些忠孝節義的老百姓，這又在穩

定了小市民動搖的消極作用外加添了積極作用：培厚那封建思想的基礎。

另外還有加味的作料：非科學的神怪的武技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定命論。

這樣，本來就有封建意識的小市民就無論如何跳不出封建思想的手掌了。他們中間血性差些的，就從書頁上和銀幕上得到了「過屠門而大嚼」的滿足；他們中間血性剛強的人就要離鄉背井入深山訪求異人學道。這畫家學道的一幕也許會使若干家庭發生擾亂，然而社會上卻太太平乎少了搗亂份子了。

所以從各方面看，武俠小說和影片是純粹的封建思想的文藝。陶希聖曾說火燒紅蓮寺一方面也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意識的反映（大意如此，原文記不清楚了）恐怕他沒有把火燒紅蓮寺從頭看過罷。火燒紅蓮寺雖然中間有一段「反清」的故事，近乎民族思想，可是這一段在結構上前後沒有密切的關係，是硬繫上去的，而且材料也太歷史的，很覺沉悶，看客顯然不歡迎，不感動（其他的武俠小說也有這麼加上了「反清」的結構的。）因此我們不能不說紅蓮寺的主要材料是封建思想，主要作用是傳播封建思想。

火燒紅蓮寺對於小市民層的魔力之大，只要你一到那開映這影片的影戲院內就可以看到。叫好，拍掌，在那些影戲院裏是不禁的；從頭到尾，你是在狂熱的包圍中，而每逢影片中劍俠放飛劍互相鬥爭的時候，看客們的狂呼就同作戰一般。他們對紅姑的飛降而喝采，並不是因為紅姑是女明星。

胡蝶所扮演，而是因為那紅姑是一個女劍俠，是火燒紅蓮寺的中心人物，他們對於影片的批評從來不會是某某明星扮演某某角色的表情那樣好那樣壞，他們是批評崑崙派如何，崆峒派如何的，在他們，影戲不復是「戲」而是真實！如果說國產影片而有對於廣大的羣衆感情起作用的，那就得首推火燒紅蓮寺了。

從銀幕上的火燒紅蓮寺又成為「連環圖畫小說」的火燒紅蓮寺實在是簡陋得多了，可是那風魔人心的效力依然不減。看過火燒紅蓮寺影片的小市民青年依然喜歡從那簡陋的「連環圖畫小說」上溫習他們夢想中的英雄好漢。他們這時的心情完全不是藝術的欣賞而是英雄的崇拜，是對於超人的生活 and 行爲的迷醉嚮往了。在沒有影戲院的內地鄉鎮，此種「連環圖畫小說」的火燒紅蓮寺就代替了影片。

然而中國社會並非是單純的封建社會，中國統治階級的意識也不是單純的封建意識。因此純粹封建思想的火燒紅蓮寺在既成為有力的煽動工具以後，一方面固然為統治階級所樂意，而另一方面卻也有許多點為統治階級所不喜，尤其是把小市民層青年的憤激的情緒導入了僅僅消極作用的「入山學道」。在普封建時代，這樣消極的引導大概已經夠弭亂消災，而在不是單純封建的現代中國，此種消極的引導就不夠且不經濟。小市民層要求「出路」的憤激心情可以使之轉換方向，成為對於統治階級積極有利。這是意大利、德國、日本的法西斯蒂黨行之而有成效的，怎樣穩定

小市民層，現在實已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大問題，特別在中國。怎樣奪取小市民層，又是現在大大小小在朝在野各政團所關心焦慮的一大事件。他們中間既然大家都沒有三山五岳的劍客，他們更不取落後的畫符持咒的黃中的辦法（那是山東新近破獲的妖匪天皇地皇人皇幹的），於是神怪的封建的「起人主義」的火燒紅蓮寺就無功而有罪了！這結果就是火燒紅蓮寺的禁止映演！

這就是火燒紅蓮寺的一重公案。可是封建的小市民文藝並不因此而絕跡。神怪色彩較淡的武俠影片仍在演映，武俠小說也還有潛勢力。一方面「連環圖畫小說」的火燒紅蓮寺代替了影片而深入到窮鄉僻壤。

小市民文藝另有一種半封建的形式，那就是啼笑因緣。這部小說既攝製為電影，又編排為舞台劇，為彈詞，——就只還沒有改製成「連環圖畫小說」。這部小說的讀者大部分是小市民層中的成年人。並且對於羣衆心理的作用上，啼笑因緣和火燒紅蓮寺也截然不同。啼笑因緣是感傷的氣分多，因而血氣方剛的青年人就覺得遠不如火燒紅蓮寺那樣對勁了。

關於啼笑因緣。我們將來再討論罷。

一九三二，一二，一三。

· 選自茅盾散文集 ·

「連環圖畫小說」

上海的街頭巷尾像步哨似的密佈着無數的小書攤。雖說是書攤，實在只是兩塊靠在牆上的特製木板，貼着藥似的密排着各種名目的板式一律的小書。這「書攤」——如果我們也叫牠書攤，旁邊還有一只木條櫬，誰化了兩個銅子，就可以坐在那條櫬上租看那攤上的小書二十本或三十本，要是你是「老門檻」或者可以租看到四十本五十本，都沒一定。

這些小書就是所謂「連環圖畫小說」。這些小書攤無形中就成為上海大眾最歡迎的活動圖書館，並且也是最厲害最普遍的「民眾教育」的工具！

現在我們先來看看這些小書是怎樣的內容。

大多數是根據了舊小說（如水滸封神傳）的故事而改製成的節本。那文學的一部分我們不妨稱為「說明」，通常是印在每頁書的上端，像是舊書的「眉批」。此外約佔每頁書的六分之五的地位就是「圖畫」。我們不妨稱為「連環圖畫」的部分。這些圖畫的體裁正像從前新聞報上快活林內的諷刺畫，除有十數字說明那圖中人物的行動外，又從每個人的嘴邊拖出兩條線，線內也寫着字，表明這是那人所說的話。大概舊小說中一回書要畫成二十幅乃至三十幅的連續的圖畫，訂為一本，譬如七十回的水滸做成「連環圖畫」就有七十本，——每本約三寸見方，都凡一百四十幅或者

二百十幅連續的圖畫

至于那一說明，本身就是一部舊小說的縮本，文字也就是舊小說的白話文。程度淺的讀者，看不懂這一說明，一就可以看那些連環圖畫，反正圖畫上也有更簡略的說明。所以這種「連環圖畫小說」主要的是圖畫，而文字部分不過是補助，意在滿足那些識字較多的讀者。

現在凡是神怪的武俠的舊小說，不論好歹，差不多全已有了「連環圖畫」的本子；其次如火燒紅蓮寺一類的電影片子（連環圖畫小說本子的火燒紅蓮寺是根據了火燒紅蓮寺的影片改製而不是根據那小說江湖奇俠傳）；這兩項都是同一種書有兩三個不同的連環圖畫本。又次是時事，例如蔣介石北伐，十六省大水災，馬占山演義等等，却就種類很少，而且一般的小書攤上大都不備，原因是沒有神怪武俠的成分就不大有人歡迎。

這些「連環圖畫小說」的讀者，大部分是十歲左右的小學生，其中果然有小商人的子女，却也有體力勞動者在學的兒子，也有家裏自備汽車的資本家的兒女們。但坐在那書攤旁邊的木櫬上化兩個銅子租看的，却大都是十五六歲的學徒，間或也有成年的勞工。

這些讀者就決定了「連環圖畫小說」的內容必須有神怪而武俠。因為十歲以至十五六歲的孩子，無階級的分別，都喜歡看一些神怪的武俠的冒險的「羅曼司」——至少在我們這社會裏如此。製造「連環圖畫小說」的書店老板子是在盡取神怪的武俠的中國舊小說加以「連環圖畫化

「而外，又胡謔了許多新的，例如有小水滸，則替水滸中的一百另八位好漢各生一個兒子，不另取名，就叫做小宋江，小吳用等等；又有什麼飛行俠盜，夜行飛俠，則剽竊三俠五義以及七劍十三俠諸書改頭換面雜湊而成。甚至于把外國影片片宮寶盒，俠盜查祿之類也改製成「連環圖畫小說」。這一類胡謔的，或中國以外的材料，就我所見到的，已有三四十種之多！

記得是五六年前罷，上海這些街頭巷尾的小書攤上主要的還是些時事蘇滯，時事五更調之類的唱本；「連環圖畫小說」絕無僅有。到現在，則從前居於主要地位的唱本已經退居於一角，有些攤子上簡直沒有。這一變遷，也指出上海一般民衆的閱讀能力在這五六年來已經有了這很大的進步；唱本不能滿足他們，他們要求「散文」了！同時因為喜歡看「連環圖畫小說」的小學生竟有那麼多，也指出現在供給兒童看的讀物實在太貧乏。

不用說，「連環圖畫小說」的內容都有毒。但是「連環圖畫小說」對於一般大眾以及兒童的勢力却值得注意。並且我們也不能否認現在那些「連環圖畫小說」的形式——六分之四的地位是附加簡單說明的圖畫，而六分之二的地位却是與那些連續的圖畫相配合的自己可以獨立的小說節本——確是很可以採用。因為那連環圖畫的部分不但可以引誘識字不多的讀者，並且可以作為幫助那識字不多的讀者漸漸「自習」的看懂了那文字部分的階梯。

這一種形式，如果很巧妙地應用起來，一定將成為大眾文藝的最有力的作品。無論在那圖畫方

面，在那文字的說明方面（記好！這說明部分本身就是獨立的小說）都可以演進成為「藝術品」而且不妨說比之德國的連續版畫還要好些。

一九三二，一二，九。

· 選自茅盾散文集 ·

第二天

雖然醫生叮囑我晚上不宜看書，可是那一夜的十二點左右，我尚在閱讀寇丁氏英譯的波蘭作家顯克微文的歷史小說殺人放火（With Fire and Sword。）突然，轟轟地兩聲，沖破了午夜的寂靜。全神都貫注在書上的「殺人放火」的我，略旋起眼睛看一下那緊閉的玻璃窗，便又再看書。早幾天，我就聽說聞北形勢緊張，中日兩方面的士兵隔沙袋鐵絲網布防，並且當天旁晚我也看見了租界當局臨時戒嚴的布告，但聽得了不很分明的轟轟兩聲的那時，我當真沒有轉念到這便是中日兩方軍隊開火。然而轟轟聲音又接連而起。我放下手裏的書了。辨認出這就是炮聲。我開了玻璃窗，又開了玻璃窗外面的百頁窗，夜的冷氣使我微微一噤。我看天空，沒有什麼異樣。但炮聲是更加清晰，還夾雜著機關鎗的聲音。無疑的是打仗，而且無疑的是中日軍隊。一種異樣的興奮就充滿了我全身。我心裏說：

「嚇，到底來了！可惜外邊戒嚴，禁止通行！」

書是不看了，我在房裏踱著，設想那開火的結果。平常在街上看見的餓得很壯健的小腿肚就像大陽啤酒瓶粗的日本海軍陸戰隊的形像，對照着那些瘦黃短小的我們的「粵軍」都一齊在我眼前出現了。「不抵抗主義」又在旁邊冷笑。我幾乎要斷定那轟轟的炮聲以及卜卜的機關鎗聲只

是單方面的進攻——日本軍過陰歷年「送灶」。到一點鐘左右，槍炮聲已經沉寂，我就簡直斷定「送灶」已完，我非常失望了。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方才醒來，就聽得飛機的聲音在天空中響。「還沒完麼？」我一面這樣想，就抓起了本天的報紙來看，一行大標題：昨晚日軍犯開北失敗！我急急吞完了那密排的詳細報告，方才知道我昨晚上的假定是不對了；原來上海畢竟不同於東北，而且瘦小的廣東兵也畢竟和關外大漢是兩個爺娘養的。

於是接連地來了許多十口相傳的「戰報」：日本海軍司令部已經被我方佔領了，上海義勇軍下緊急命令了，上海全市罷市了，罷工了，開北大火燒……：記也記不清的許多可信可疑的消息。只有一件事是無可置疑的，在我們頭上飛翔示威的五六架飛機全有紅圈兒的太陽記號。有了海陸空軍總司令又有海陸空軍副司令的我們中國光景只有十九路軍還「抵抗」一下。

非出去看一看一下不可了。午後一時我跳上了公共汽車。說是「站數」已經縮短，只能開到四川路橋，郵政總局門口了。我大為驚愕。設想到四川路橋以北大概是巷戰的戰場了，我忍不住笑起來。然而却又意外：郵政總局以北，居然如平常一樣；只不過商店都關上了排門，行人道上有許多人無目的地走着，馬路上擁擠着裝滿箱籠包裹的各式車子，疾馳而來的卡車滿載日本兵，都挺着鎗，似乎在戰場上衝鋒，而日本飛機的警聲又在我頭上來了；一架，兩架，三架，儘在那裏兜圈子。

到了蓬路，只有朝南走的人，我一個人朝北走，人家都注目。到海甯路轉角，瞥見沿馬路的一堵牆上有手寫的「大日本海軍陸戰隊」的佈告。幾十人站在海甯路轉角處朝北張望。我也擠了進去。前面馬路上靜蕩蕩地只有幾個便衣的西洋人在那裏來回地踱。我們面前也有幾個便衣的西洋人阻止任何人朝北再走一步路。附近時時傳來劈拍劈拍的聲響。一個西洋人對我們揮手，說了一個字：「Don't go!」我不相信日本的鎗彈有眼睛，會剛剛找到了我；但是那幾位好像是便衣巡捕的西洋人却真有眼睛，不任何中國人再往北一步。

我只能轉入海甯路的西段了。這時我方覺到有些小小的東西在空中飛。有一片飛到我身上。是紙灰。海甯路上有一堆一堆的人都仰臉看著。我也學他們。正北天空，沖起三處黑煙，象象地在擴大。日本飛機鑽進了那煙陣，又飛出來，只在那裏循環地繞圈子。旁邊有一個憤憤地說：

「又在那裏擲炸彈了！東洋赤老的飛機！」

我問明白了那三處黑煙是北站，商務印書館等三處大建築的火燒，我也就明白了為什麼天空中滿是小小的黑色的紙灰。我想了許多方法，走了許多路，企圖從海甯路的每一道到華界的街道走進開北區；可是各處全被阻止，不是租界上的巡捕或萬國商團，就是中國兵。同樣的理由是「危險不能過去！」

天漸漸黑下來了，三處的黑煙却越見紅！我只好回去。到南京路浙江路轉角看見生活週刊的號

外，大書張某某率義勇軍尚在北車站抗戰，下關日本軍艦砲轟南京，商務印書館全部燒燬，而日本飛機又是三架一隊地在租界「領空」盤旋示威。

大美晚報跟着萬家燈火一齊來了。有一點似乎無可置疑：日本軍的進攻過着了抵抗，而且大敗，但沒有被追租界的尊嚴的「中立性」使得打敗的日本陸戰隊能夠回去喫飯睡覺休息準備今天晚上再動手。可是晚上「休息」著的日本飛機今天却放硫磺彈燒了閘北最繁盛的寶山路。這回中國兵是抵抗了，但只是「抵抗」而已！我覺得一般小市民的憂憤的臉色似乎都透露了這樣的失望與忿忿。

可是他們只能忿忿一下兒。新歷史的舞台上，他們早不是主角兒呀，背裏咒詛公婆而又死心塌地地看着公婆臉色的童養娘似的他們！

· 選自茅盾散文集 ·

冥屋

小時候在家鄉，常常喜歡看東鄰的紙紮店糊「陰屋」以及「船橋庫」一類的東西。那紙紮店的老板戴了闊銅邊的老花眼鏡，一面工作一面和那些靠在他櫃檯前捧着水煙袋的閒人談天說地，那態度是非常瀟灑。他用他那熟練的手指頭折一根篾，撈一朵漿糊，或是裁一張紙，都是那樣從容不迫，很有藝術家的風度。

兩天或三天他糊成一座「陰屋」。那不過三尺見方，兩尺高。但是有正廳，有邊廂，有樓，有庭圍；庭圍有花壇，有樹木。一切都精細，很完備。廳裏的字畫，他都請教了鎮上的畫師和書家。這實在算得一件「藝術品」了。手工業生產制度下的「藝術品」

牠的代價是一塊幾毛錢。

去年十月間，有一家親戚的老太太「還壽經」。我去「拜揖」，盤桓了差不多一整天。我於是看見了大都市上海的紙紮店用了怎樣的方法糊「陰屋」以及「船橋庫」了！親戚家所定的這些「冥器」，共值洋四百餘元，「那是多麼繁重的工作！」——我心裏這麼想。可是這麼大的工程還得當天現做，當天現燒。並且離燒化前四小時，工程纔得開始。女眷們驚訝那紙紮店怎麼趕得及，然而事實上恰恰趕及那預定的燒化時間。紙紮店老板的精密估計很可以佩服。

我是看著這工程開始，看著牠完成，用了和兒時同樣的興味看著。

這仍然是手工業，是手藝，毫不假用機械；可是那工程的進行，在組織上，方法上，都是道地的現代工業化結果，這是商品四百餘元的代價！

工程就在做佛事的那個大寺的院子裏開始。動員了大小十來個人，作戰似的三小時的緊張！「船」是和我們鎮上河裏的船一樣大，「橋」也和鎮上的小橋差不多，「陰屋」簡直是上海式的三樓三底，不過沒有那麼高。這樣的大工程，從紮架到裝璜，一氣呵成，三小時的緊張！甚麼都是當場現做，除了「陰屋」裏的紙糊傢具和擺設。十來個人的總動員，有精密的分工，緊張連系的動作，比起我在兒時所見那故鄉的紙紮店老板撈一朶漿糊，談一句閒天，那種悠游從容的態度來，當與有天壤之差。「藝術製作」的興趣，當然沒有了；這十幾位上海式的「陰屋」工程師只是機械地製作著。一會兒以後，所有這些船橋庫陰屋都燒化了；而曾以三小時的作戰精神造成了牠們的「工程師」仍舊用了同樣的作戰的緊張幫忙着燒化。

和這些同時的燒化，據說還有半張冥土的房契（留下的半張要到將來那時候再燒。）時代的印痕也在這些封建的迷信的儀式上。

一九三二，一一，八。

· 選自茅盾散文集 ·

櫻花

往常只聽人豔說櫻花。但要從那些「豔說」中抽繅出櫻花的面目，却始終是失敗。

我們這一夥中間，這有一位Y君見過而且見慣櫻花，但可惜他又不是善於繪聲影的李大嫂，所以幾次從他的嘴裏也沒聽出櫻花的色相。

門前池畔有一排樹。這寒風凍雨中只剩下赤裸裸的枝條。牠沒有梧桐那樣的癩皮，也不是桃樹的骨相，自然不是楓——因為楓葉照服紅的時候，牠已經零落了。牠的一身皮，在風雪的嚴威下也還是光滑而且滋潤，有一圈一圈淡灰色的蘊紋發亮。

因為記得從沒見過這樣的樹，便假想牠莫就是櫻花樹罷！

終於暖的春又來了。報紙上已有「嵐山觀花」的廣告，馬路上電車站旁每見有市外電車的彩繪廣告牌，也是以觀花為號召。自然這花便是所謂櫻花了。天皇定於某日在某宮開「賞櫻會」，賜宴多少外賓，多少貴族，多少實業界巨子，多少國會議員。這樣的新聞也接連着登載了幾天了。然而我始終還沒見到一朵的櫻花。據說時間還沒有到。報上消息，謂全日本只有東京上野公園內一枝櫻花樹初初在那裏「笑」。

在煙霧樣的春雨裏，忽然有一天抬頭望窗外，驀地看見池西畔的一枝樹開放着一些淡紅的叢

花了。我要說是「叢花」，因為是這樣的密集，而且又沒有半張葉子。無疑地這就是櫻花。

過了一二天，池畔的一排櫻花樹都蓓蕾了，首先開花的那一株已經纒豔得像一片雲霞。到此時我方才構成了我的櫻花概念：比梅花要大，沒有桃花那樣紅，繖形的密集地一層一層級滿了枝條，並沒有綠葉子在旁邊襯映。

我似乎有些失望：原來不是怎樣好奇的東西，只不過鬧烘烘地惹眼罷了。然而又想到如果在青山綠水間夾着一大片櫻花林，那該有異樣的景象罷？於是又覺得嵐山是不能不一去了。

李大姨子在國內時聽過她的朋友周先生誇說嵐山如何如何的好。我們也常聽得幾位說：「嵐山是可以去去的。」於是在一個上好的晴天，我們都到嵐山去了。新京阪急行車裏的擁擠增加了我們幾分幻想。有許多遊客都揣着大瓶的酒，搖搖擺擺地在車子裏就唱着，很像是夢響，又像是悲呻的日本歌。

一片櫻花林展開在眼前的時候，似乎也有些興奮罷？遊客是那麼多！他們是一堆堆地坐在花下，喝酒，唱歌，笑什麼果子皮，空酒瓶，「辨當」的木片盒，雜亂地丟在他們身旁。太陽光頗有些威力了，黃塵又使人窒息，摩肩撞腿似的走路也不舒服，剛下車來遠遠地眺望時，那一股興奮就冷卻下去了。如果是借花來吸點野外新鮮空氣呀，那麼這樣滿是塵土的空氣，未必有什麼好處罷——我忍不住這樣想。

山邊有寬闊的湖泊一樣的水。大大小小的遊船也不少。我們雇了一條大的，在指定的水路中來回走了兩趟。回程是挨着山腳走，看見有一條小船蝸牛似的貼在山壁的一塊突出的岩石下，船裏人很悠閒地吹着口琴，煩渴中喝了水那樣的快感立刻凝成一句話，在我心頭掠過：嵐山畢竟還不差，只是何必櫻花節呵！

歸途中，我和惠得到了的結論是：這濃豔的雲霞一片的櫻花，只宜遠觀，不堪諦視，很特性地表示着不過是一種東洋貨罷了。

五月十五日

· 選自茅盾散文集 ·

「自殺」與「被殺」

今天讀了本刊所載郁達夫的「說死以及自殺情死之類」就想起了我在日本報上所見他們的自殺事件。那是三年以前罷，我在日本京都看見大阪每日新聞上登載了一段驚人的自殺事件。死者是一個有家室有財產的人，不為戀愛失敗，也不為投機破產，徒因身體有病，自覺得不能活潑潑地做一個健康的人了，他就取了自殺這一手段。先殺了妻和一子一女（妻的自殺大概是同意的），這位身患痼疾者就鎖了家門，到銀行裏提取了一部分的存款，漫遊了一個月，然後再打電話給他的在東京外務省當差的哥哥，說明了他全家的「慘劇」，於是他自己也就自刎在妻和兒女的屍邊。

這是一種變態心理的自殺，然而在變態心理的背後，我們却看見一個健康的心在那裏跳躍：這就是對於人生態度的嚴肅認真，絲毫不肯苟且！既然不能活潑潑地做一個健康的人，既然不能克盡健康的人們應盡的義務了，那就不如自殺了罷！——是這樣可感的不肯虛度浮生的意志驅使這位有家室有財產的痼疾者走上了自殺這條路！

我是詛咒自殺的，然而對於這位痼疾者的自殺，我却只有感動了！難道我們能夠非讓這樣嚴肅的人生態度麼？假使他没有那不可醫的痼疾，那他一定是非常勇敢的生活鬥爭的戰士罷？假使一個

民族有那樣嚴肅的人生態度，這民族一定是不可侮的罷？

有這種嚴肅認真的人生態度的，也不僅是日本民族；我不過隨手舉了一個日本人的例。並且我們也不可以誤會日本帝國主義的蠻橫的武力侵略就和日本人民此種嚴肅的人生態度有什麼因果關係。不是的！那完全是兩件事！但是反過來說，沒有此種嚴肅的人生態度的國民却免不了弄成受人侵略而不敢抵抗，常常呼號國恥而只有五分鐘的熱度。我們社會內號稱中堅份子的一般中等階級就是最缺乏那樣嚴肅認真的人生態度！所以復興北災區的資金要用獎券的方法來募集，所以救濟東北難民要開游藝會，要用電影明星舞女名妓來號召！所以在冰天雪地中對日本帝國主義抵抗的，只有向來被賤視的窮苦老百姓了！

嚴肅認真，絲毫不肯苟安的人生態度！不能夠堂堂地做一個於社會於人類有用的人，那還不如死了罷！不能夠堂堂地過合理的人的生活，那還不如拚了命罷！這應該是我们們的旗幟，我們的信條！

因為醉生夢死的人即使他不肯「自殺」，遲早要「被殺」！

血戰後一週年

如果說「九一八」的淞陽事變好像晴天一霹靂，那麼「一二八」的上海血戰光景就是暴風雨罷？現在離「一二八」又是一週年了，全中國固然是蜜雲未雨前的黑暗沉悶，全世界也是加緊武裝待機爆發。戰神在痛哭！

我們回想上海血戰的當時，大火燒燬繁盛的閘北，砲彈掃平了江灣，吳淞大場，租界內傷兵難民滿坑滿谷，資產者憂慮着公債庫券變成廢紙，憂慮着閘北地皮永遠跌價，內地的小商人為了上海「錢莊不通」而愁眉蹙額，沿鐵路線的農民忍痛看着自己的田地被圍作飛機場，被挖掘了戰壕，大人先生忙着布置陪都，陸都行都，恨不得一步跨上了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峯。我們現在一閉眼就喚回了去年此時可歌可泣可嘆的時代交響曲！

但是一週年以後的上海怎麼呢？救濟東北難民游藝會在「花選」的歡呼中閉幕了，復興閘北災區的獎券正以頭彩三十九萬圓大事號召，天堂的租界裏新開了幾家影戲館，大減價的百貨商店顧客潮擁，梅博士來上海奏藝，許多人買不到票，新妝的短大衣，新妝的更長的旗袍，繁華的上海依然那樣繁華，不，更加繁華！如果不是愛多嘴的新聞紙頻傳熱河告急，山海關頭砲響，誰又肯信我們的國難仍是未已，我不犯人，人却犯我，而所謂「長期抵抗」事實上乃是長期「不」抵抗！

上海實在是太平世界了。却是蒙在鼓心裏的上海小市民還沒忘記去年此日的教訓，看見虹口的日本海軍陸戰隊要舉行「檢閱式」，於是又恐慌，又紛紛搬家。可敬而又可憐的小市民呀！你們不要慌！難道你們沒聽說英法對日有密約，日本不再來騷擾上海，那交換條件就是英法默認日本在熱河榆關的軍事行動？有錢人比我們聰明得多了，他們知道上海是太平世界。不見他們朝朝暮暮耐歌醉舞麼？

九一八週年

「九一八」又到了。我想來一定有許多人替「九一八」做「週年」而且是各式各樣的「週年」——從放假，下半旗，開會，停止娛樂一天，報紙上紀念號，七言絕句，五言古風，名人要人題字，等等，以至於七七四十九天的時輪金剛法會之類。

同時，一定另外有些人的「紀念週年」是做不成的，例如東北義勇軍想攻佔瀋陽而軍火苦不足，士兵們想殺賊而上官命令「鎮靜」……

而同時日內瓦也許要來一個「週年」承認了「滿洲國」是事實上的存在，國聯他老人家管不了，華盛頓也許要來「週年」重申九國條約，再給高等華人空心湯圓，而且又同時日本人也來「週年」日俄形勢險惡，或者熱河喫緊，平津恐慌。

只有日內瓦，華盛頓，東京的「週年」如何做法，我們不能十分斷定，因為我們還不很明白他們幕後的談判已經到了怎樣的程度。

幾分可以預料的，是我們國內放假一天下半旗之類的「週年」並且從「攘外必先安內」以至「述祖德」式的捧捧古代抗日英雄戚繼光之類的詩古文辭，也是可以預料的。

只有无片翻身的时候，我們然後可以有另一樣的「週年」但預言家洩漏天機是犯罪的，還有

什
麼
話
說！

• 茅盾選集 • 二五二

• 選自茅盾散文集 •

學生

五四、五卅運動的時候，青年學生真乃出足了風頭。當時對於學生的看法，顯然有兩極端：一是讚頌，讚頌之甚者大有希望學生把國家興衰巨任整個兒擔負了去的意思；又一是詛咒，詛咒之極致則為痛哭流涕，長太息於「國家不幸，乃有妖孽之學生」。

後來，學生這一名號漸漸不受人注意，因為據說國家大事倒底不能付託給青年學子，仍須奔走革命數十年的老革命黨繼續努力才行。到了孫傳芳部下大刀隊在上海屠殺青年那時候及其以後，學生這一名號就霎到極頂。這時候一般人對於學生的看法也不不同了：學生倒底不中用！

然而滄陽事變來了。三天工夫內，東北三省淪於敵手。正當「不抵抗」呀，「鎮靜」呀，「聲訴國聯」呀，鬧得不亦樂乎的時候，突然又以「學生運動來了」告警！南方的學生到首都請願，北方的學生也要南下。那種火拉拉熱惹惹的情形，委實叫人看了覺得比東北失陷還要嚴重些。但這時的學生批評却頗不美。這時的學生只落得了「狂躁妄動，被人利用」的惡名。即使是最寬恕的論調也以為學生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一二八上海戰事以後，我親耳聽得一位老先生忿忿然說道：「都是學生鬧出來的！可是東洋兵來了，學生早又跑得精光，叫老百姓頂罪！」這句話實在代表了許多可憐的忠厚人對於學生的批評。近來許多責備學生「也要逃難」的命令和輿論實在骨子裏也就和上述某

老先生的話一身孔出氣。他們不是把學生看成搗亂分子，就是把學生看成三頭六臂不怕刀槍的天人。

似乎學生是智識分子，不是兵，這樣粗淺的事實，竟有許多人還不很懂！於是在這「不懂」下面，學生這一名號又再度曇到極頂。

阿Q相

想來讀過「阿Q正傳」的人永遠不能忘記阿Q的思想意識罷！阿Q正傳」的精髓就在這種「阿Q相」的有力的揭發。

「阿Q相」的要點，約可撮舉如下：

事實上失敗或屈伏的時候，便有「精神上的勝利」聊自安慰，於是「反敗為勝」，睡覺也甜甜了。阿Q的名言，所謂「被兒子打」，所謂「我的祖宗比你強」，就是他「精神勝利」的哲學。

趙太爺或趙秀才的大棍子打將來時，照例是不敢抵抗；假洋人的小手杖打將來時，也是無抵抗；但在阿Q視為平輩或低一輩的王鬍小D之類像朋友似的走近阿Q的時候，阿Q便要拿身份，甚至想建立他的威權了，雖然結果常常只有「精神的勝利」，可是阿Q的「壯志」永遠不會銷沉。

這便是所謂「阿Q相」，就是數千年來身受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嫡傳教育的中華大多數國民的普遍相！

「阿Q正傳」出世以後，「阿Q相」很受人譏笑了；但是譏笑儘管譏笑，「阿Q相」依然流露在芸芸大千的社會現象中。特別在「九一八」國難以後，「阿Q相」的「精神勝利」和「不抵抗」總算發揮得淋漓盡致了。

那麼「阿Q相」也可以說是中國民族的民族性罷？此又未必然！因為同是黃臉孔的中國人不盡是那樣子，不見東北義勇軍過去一年來的浴血苦戰麼？這原因大概就在那些校身義勇軍的東北老百姓們沒有受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孺傳的心法。

在這一點上，「阿Q相」的別名也就可以稱為「聖賢相」或「大人相」。

漢奸

「九一八」以後，咱們中華民國的特產品是漢奸。而出產漢奸最多的，首推官商兩界。上海戰事發生後，據說有些江北苦力也當漢奸，現在熱河「大戰」聲中，據說熱河的老百姓也當漢奸，有報為證：「湯玉麟主熱敵，橫征暴斂，任意宰割，怨聲載道，民不堪命……是以日軍進犯，非特不得後方民衆之協助，動輒發生阻礙。」（申報三月十四日北平通信熱河淪陷原因。）另據列報則熱河的老百姓簡直襲攻熱河軍隊的後方，而且為日本軍作嚮導，所以自開魯至赤峯，不下千里，日本軍走了五六天就到了。

此種熱河老百姓漢奸之發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由此可見今回「全盤抵抗計畫」之失敗，第一應負責任的，是熱河的老百姓。現在「輿論」界都指熱民的甘作漢奸是湯玉麟任意宰割的結果，言下大有開脫熱民之意。然而不然。因為第一，做了老百姓就應當忍受橫征暴斂，任意宰割，第二，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做漢奸賣國原是大人先生們的專利品。並且湯玉麟不過是學人家的榜樣而已。現在一古腦兒推在他身上，豈得謂公平？

從熱河的漢奸，我又想到上海血戰一月而退到第二道防線的時候，還發現過一種漢奸。據說是正當大軍全師而退的時候，有些搗亂的份子煽動前線的士兵繼續堅守，這明明是要破壞「長期抵

「抗討畫」了，所以是漢奸，聽說當即抓住了幾個，軍法從事。可惜這一件事未見報載，真相不明，不然，我們也可以知道漢奸有種種不同的方式，不肯協助國軍抗日的，固然是漢奸，硬要幫着抗日的，也是漢奸，因為或抗，或不抗，或只抗一月，或希望能抗一月，都是「長期抵抗」政策之巧妙的運用，有敢不服從者，自然是漢奸無疑。

我希望有人來編一部「何謂漢奸」，庶幾將來古北口或者平津的老百姓不至於像去年上海那幾個傻瓜似的糊裏糊塗做了漢奸，又冤冤枉枉送了性命。

五月三十日的下午

這是一個悶熱的下午，這是一個暴風雨的先驅的悶熱的下午！我看見穿着豔冶夏裝的太太們，凭着滿意的紅噴噴大面孔的紳士們；我看見「太太們的樂園」依舊大開着門歡迎牠的主顧；我只看見街角上不多幾個短衣人在那裏切切議論。

一切都 very 自然，很滿意，很平靜，——除了那邊切切議論的幾個短衣人。

誰肯相信半小時前就在這高聳雲霄的「太太們的樂園」旁曾演過空前的悲壯熱烈的活劇？有萬千「爭自由」的旗幟飛舞，有萬千「打倒帝國主義」的呼聲震盪，有多少勇敢的青年濕他們的熱血要把這塊灰色的土地染紅！誰還記得在這裏竟曾向密集的羣衆開放排鎗！誰還記得先進的文明人曾卸下了假面具露一露他們的狠毒醜惡的本相！忘了，一切都忘了；可愛的馴良的大量的市民們紳士們體面商人們早把一切都忘了！

那邊路旁不知是甚麼商鋪的門檻旁，斜躺著幾塊碎玻璃片帶着鎗傷。我看見一個纖腰長裙金黃頭髮的婦人蹣跚著那碎玻璃，珊珊地走過，嘴角上還浮出一個淺笑。我又看見一個鬢戴粉紅綉花的少女倚在大肚子紳士的臂膀上也蹣跚著那些碎玻璃走過，兩人交換一個了解的微笑。

呵，可憐的碎玻璃片呀！可敬的鎗彈的犧牲品呀！我敬禮你！你是今天爭自由而死的戰士以外唯一的被犧牲者麼？麼？麼？自由的戰士呀！你們為了他們而犧牲的，也許只受到他們微微的一笑和這些碎玻璃片一樣罷？微笑！惡意的微笑！卑怯的微笑！永不能忘卻的微笑！我覺得我是站在荒涼的沙漠裏，只有這放大的微笑在我眼前是；我惘惘然拾取了一片碎玻璃，我吻牠，迸出了一句話道：「既已一切醫院都拒絕我去敬禮受傷的死的戰士，我對於你——和他們死者傷者同命運的你，致敬禮罷！」我捧着這碎片狂吻。

忽地有極漂亮的聲音在我耳邊響道：「他們簡直瘋了！他們想拚着頭顱撞開地獄的鐵門麼？」我斗的轉過身去，我看見一位翹着八字鬚的先生（許是什麼博士罷？）他正斜着眼睛看我，他好生面熟；我努力要記起他的姓名來。他又衝着我的面孔說道：「我不是說地獄門不應該打開，我是覺得犯不着撞碎頭顱去打開——而況即使拚了頭顱未必打得開。難道我們沒有別的和平的方法麼？況這很有過激化的嫌疑麼？我們是愛和平的民族，總該用文明手段呀。實在最好是祈禱上蒼，轉移人心於冥冥之中。再不然，我們有的是東方精神文區區的肉體上的屈辱何必計較——哈，你想不起我是誰麼？」

實在抱歉，我聽了這一番話，更想不起他是誰了，我只有向他鞠躬，便離開了他。

然而他那番話，還在我耳旁作怪地踰踰地響；我又恍惚覺得他的身體放大了，很頑強地站在我面前，擋住我的去路；又看見他幻化為數千百，在人叢裏亂鑽；終於我看見街上熙熙攘攘往來的，都是他的化身了，而張牙舞爪的吃人的怪獸卻高踞在他們頭上竊笑！突然幻象全消，現出一片真景來：那邊站滿「華人」的水泥行人道上，跳上一匹馬，馱了一個黃髮碧眼的武裝的人，提着木棍不分皂白亂打棍子碰着皮肉的回音使我聽去好像是「難道我們沒有別的和平的方法麼……我們有的是東方精神文明，區區肉體上的屈辱何必計較！」和平方方法呀！這未嘗不是一個好名詞。可惜對於無條件被人打被人殺的人們不配挨打挨殺的人們嘴裏的和平方方法有什麼意義？人家不來問你和平，你有什么辦法呢？和平方方法是勢力相等的辯交涉時的漂亮話，出之於被打被殺者的嘴裏是何等卑怯無恥呀！人家何嘗把你當作平等的人。愛談和平方方法的先生們呀，你們臉是黃的，髮是黑的，鼻樑是平的，人家看來你總是一個劣等民族，只有人家高興給你和平，沒有你開口要求的份兒哩！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信奉這條教義的漢罕默德的子孫們現在終於又挺起身子了！這纔有開口向人家講和平方方法的資格呵！像我們現在呢，也只有一个辦法：「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不甘心少，也不要多！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兩句話不斷地在我腦海裏迴旋；我在人叢裏忿怒地推擠，我想找幾

個人來討論我的新信仰。忽然疎疎落落的下起雨來了，暮色已經圍抱着這都市，街上行人也漸漸稀少了。我轉入一條小街，雨下得更密了。路燈在雨中放着安靜的冷光。這還是一個悶熱的黃昏，這使我滿載着鬱怒的心更加煩躁。風挾着細雨吹到我臉上，稍感着些涼快；但是隨風送來的一種特別聲浪忽地又使我的熱血在顛顛部血管裏亂跳；這是一陣歌吹聲，竹牌聲，譁笑聲！他們離流血的地點不過百步，距流血的時間不過一小時，竟然歌吹作樂呵！我的心抖了，我開始詛咒這都市，這污穢無恥的都市，這虎狼在上而豕鹿在下的都市！我祈求熱血來洗刷這一切的強橫暴虐，同時也洗刷這卑賤無恥呀！

雨點更粗更密了，風力也似乎勁了些。這許就是悶熱後必然有的暴風雨的先遣隊罷？

我的小傳

我以中日戰爭後一年，即一八九六年四月，生於浙江省桐鄉縣屬一個四千多人口的小鎮。是一個大家庭中的長房兒子。我的父親在當時是「維新派」，所以我在家塾中讀的書就是涇東學堂的字課圖說和正蒙必讀裏抄下來的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那一類「新書」。——當時人也就稱為「洋書」。這幾本書給我幼小的腦筋以許多痛苦，想來不下於我的叔叔們所讀的大學，中庸大約是八歲那年，我們鎮上初辦學校，我就進了小學，讀的是文明書局當時出版的修身教科書和歷史教科書，還有禮記作為選文讀的，是古文觀止。

十歲上，父親死了，留一個遺囑，希望我將來進學校學工藝，並諄囑不可誤解自由平等之義。

這個遺囑，我當時不很懂得，只知父親希望我學實業，而要走此道，則算術是重要科目，而我對於算術恰是低能。我的父親是喜歡算術的，自修到微積分。（他自修的工具，先是數理精蘊，後來是謝洪貴編的代數，幾何，微積分等。）但我自小就最怕算術，所以自從父親死後，我在奉行遺囑的母親的嚴格管理之下，——希望我做工業中人，——看小說之類的事情是禁止的。（雖然我的母親自己却非常愛看小說，到現在年紀老了還是什麼都愛看。）

不用說，我後來並不遵照父親的遺囑去用心在「實科」。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學校只要國文英

文可以通過，就給我升班，而我的母親對於「實科」到底是外行之至，看見我升班，也就不嚙嚙。再者，我的祖父是樂天派，對於兒孫的事，素來抱了「自然主義」，任憑我愛什麼就看什麼。

我換過三個中學校，都是在「年份上並不喫虧」這條件之下得了母親的同意的。至於我所以要換學校的原因，並非為的學校好壞，而是為了很不相干的可笑而稚氣的事；第一次換學校為的要避開一個古怪的同學（這件事，我想將來我如果做一篇自敘傳的小說再可以詳細寫出來）第二次為的做歪詩諷刺一個不得人望的學監，後來並且跟同學們乘酒興打了那學監的臥室。

十八歲從中學畢業後進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這第一類，將來是進文法商三科的。這時我的不能遵照父親遺囑立身，就是母親也很明白曉得的了。但她也默認了，大概她那時也覺得學工業未必有飯喫，轉而盼望我在教育界混飯喫了。還有一層，父親的遺囑上（寫於他死前一年，是光緒三十年），預言十年之內，中國大亂，後將為列強瓜分，所以不學「西藝」，恐無以餬口；可是父親死後不到十年，中國就起了革命，「不流血」地改成共和國，依然開學校，並且需要更多的學校教員，而「瓜分」一事，也似乎未必竟有，所以我的母親也就不很拘拘於那張遺囑了。

但是文法商三科何者更能解決生活問題呢？我的母親不很了然，且亦不能決定。我自己是學了祖父的自然主義。到預科三年期滿，這事果然自然解決。母親因為經濟日窘，不主張我再讀書，而恰好我的一位說戚又給我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辦事。

然而父親的遺囑，到底常在我母親的系念之中。所以當我的弟弟畢業了中學，而由我們兄弟倆決定了去考南京的河海工程專門學校並且考取了以後，她老人家似乎很高興。不過以後我的弟弟到底不能完滿河海工程那又不是她老人家所能預料的了。

在二十五歲以前，我過的就是那樣的在母親「訓政」下的平穩日子。此後直到現在這十年間，朋友的影響就很大。我成為完全不是父親所希望的我，並且我有時還疑惑如果父親尚在，我們中間會不會演「父與子」的衝突呢！這十年來的事情，我想此處可以不多贅了。朋友們大概知道，讀者們至少也知道一些。

從一九二七年秋開始寫小說以來，有收在蝕裏頭的幻滅等三部中篇及寫了一半的長篇虹。此外有兩部短篇集野草和宿莽。另二個單行的中篇三人行和路。（不久在光華書局出版。）此刻將完成的，有長篇小說子夜。此後我大概還是繼續寫小說，很希望我能夠寫成更像樣些的作品，如果神經衰弱和胃病不至於逐漸加深。

· 選自文學週報 ·

